

人类行为的逻辑结构

Michael Starks

从决策研究

	处理情况 *	情感	记忆	感知	欲望	PI **	IA ***	行动/ 词
升华效应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协会/ 基于规则	Rb	阿奥布	A	A	阿奥布	Rb	Rb	Rb
上下文依赖/ 抽象	A	CD/A	Cd	Cd	CD/A	A	CD/A	CD/A
串行/并行	S	SP	P	P	SP	S	S	S
热/ 分析	A	H/A	H	H	H/A	A	A	A
工作需要 记忆	是的	不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一般情报依赖	是的	不	不	不	yesp. no	是的	是的	是的
认知负荷 抑制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促进或抑制	I	F/I	F	F	I	I	I	I

Reality Press Las Vegas

©版权所有©迈克尔·斯塔克斯 (2020)

Isbn : [978-1-951440-62-6](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details/9781951440626)

第一版2020年2月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作者明确同意, 不得复制、分发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

在美国印刷和绑定。

前言

"懂得的人对形而上学的贡献会比骆家辉大很多" 查尔斯·达尔文

1838笔记本 m

这本书是关于人类的行为 (就像任何人关于任何事情的书一样), 等等, 关于最近有一个猴子血统 (根据观点有八百万年或更少) 和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框架内表现出言行的局限性心理学, 在意图的表中提出。正如著名的进化论者理查德·莱基所说, 重要的不是要记住我们是从类人猿进化出来的, 而是要记住, 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都是类人猿。如果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真正的理解, 这 (即, 人类生态和心理学实际上给他们对自己的一些控制), 也许文明会有机会。然而, 由于事物是这样的, 社会领袖对事物的把握并不比选民多, 因此陷入无政府主义和独裁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概述高阶人类行为的逻辑结构, 即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 (思想、语言、理性、个性、意图), 或跟随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戏, 以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发现为出发点, 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塞尔的一些主要发现进行了批判性的调查--所有真正的 '哲学' (即高阶心理) 问题都是一样的--混乱关于如何在特定上下文中使用语言, 因此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相同的--研究如何在有争议的上下文中使用语言, 以便其真实条件 (满意条件或 COS) 是明确的。基本的问题是, 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说, 但不能意味着 (状态明确 cos 为) 任何任意的话语和意义只有在非常具体的背景下才有可能。我从现代的角度对这两种思想体系进行了分析, 采用了新的意图表和新的双重系统命名。

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试图描述 (而不是像维特根斯坦坚持的那样解释) 行为。我首先简要回顾了理性的逻辑结构, 它为语言的描述 (心灵、理性、个性) 提供了一些启发式, 并就这与社会行为的演变有了何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这围绕着我发现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展开,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塞尔, 我把他们的想法结合在双重系统 (两种思想系统) 框架内, 在最近对行为的理解以及思考和推理研究中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正如我所指出的, 在我看来, 哲学与更高层次的高层次上讲, 与学科有关的持久问题和更高层次思想 (行为) 的描述性心理之间, 基本上是完全重叠的。一旦你抓住了维特根斯

坦的洞察,即只有语言游戏是如何玩的问题,他就决定了满意的条件(是什么让一个陈述真实或满足等),这就是讨论的终点。

由于哲学问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学的结果,或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由于语言缺乏敏锐性,它们贯穿于人类的话语和行为中,因此,不仅在人类身上,对哲学分析的需求是无穷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文学、宗教等科学,但在物理学、数学和生物学的"硬科学"中。将语言游戏问题与真正的科学问题混合在一起,是普遍的,什么是经验事实。科学主义是存在的,大师已经把它摆在我们面前很久了,即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W)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蓝色和布朗书开始。

"哲学家们不断地看到科学的方法在他们眼前,并不可抗拒地诱惑以科学的方式提问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并导致哲学家进入完全的黑暗。(BBB p18)

然而,对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以及因此对我们的心理学如何运作的真正理解,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才刚刚开始传播,这尤其是由于 p. m. s. 黑客(以下简称H)和 Daniele 莫亚尔-夏洛克(以下简称DMS),但也对许多其他人,其中一些更突出的,我在文章中提到。

霍维奇给出了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总结,那就是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给了我们什么。

"不得试图解释我们的语言概念活动(PI 126),如弗雷格的将算术简化为逻辑;没有尝试给它认识论基础(PI 124)和在先验知识的意思基于帐户;没有试图将理想化的形式(PI 130)定性为意义上的逻辑;没有试图改革它(PI 124, 132)在麦琪的错误理论或杜米特的直觉主义;没有试图精简它(PI 133),因为在奎因的帐户的存在;没有试图使它更加一致(PI 132),因为在 Tarski 的反应对说谎的矛盾;而且没有试图使它更完整(PI 133),因为在奇怪的假设"远程传输"场景中解决个人身份问题。

虽然有无数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书籍和文章,在我看来,只有几个最近的(DMS, H, 科利瓦等)接近对他的充分欣赏,没有人认真尝试将他的作品与其他现代行为天才之一联系起来,约翰·塞尔(以下简称S),也没有人将强大的两种思想框架应用于哲学问题。进化论心理学的观点。我试图在这里这样做。

我对维特根斯坦和塞尔的一些主要发现进行了严格的调查, 这些发现是关于意图(思想、语言、行为)的逻辑结构的, 我的出发点是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发现--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是相同的--关于如何在特定上下文中使用语言的困惑, 所以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研究如何在有争议的上下文中使用语言, 以便其真实条件(满意条件或 COS)是明确的。基本的问题是, 人们可以说什么但你不可能意味(状态清楚 COS 为)任意话语和意思是仅可能的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上下文。我从这两种思想体系的角度分析了它们的各种著作, 采用了新的意图表和新的双重系统命名。

几年前, 当我读到《关于确定性》的时候, 我在一篇评论中把它描述为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石, 也是理解行为的最基本的文件, 大约在同一时间, DMS 正在写文章, 指出它已经解决了几千年的问题老认识论问题, 我们如何可以知道任何肯定的事情。我意识到 W 是第一个掌握现在被描述为两个系统或双重思想系统的人, 我产生了一个双系统(S1 和 S2)术语, 我发现它在描述行为方面非常有力。我拿了 John Searle (以下简称 S)一直在使用的小表, 对它进行了极大的扩展, 后来发现它与目前各工人在思考和推理研究中使用的框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由于它们是单独出版的, 我一直试图使书评和文章尽可能独立, 这说明了重复的各个部分, 特别是表和它的解释。我首先用一篇简短的文章, 介绍了意图表, 并简要介绍了它的术语和背景。其次, 是迄今为止最长的文章, 它尝试调查 W 和 S 的工作, 因为它涉及到表, 因此与理解或描述(不是解释, 因为 w 坚持)。

我的论点是, 这里突出的意图(理性、思想、思想、语言、个性等)表或多或少准确地描述了我们如何思考和行为, 因此它不包括只是哲学和心理学, 但其他一切(历史, 文学, 数学, 政治等)。特别要注意的是, 意图和理性, 因为我(以及塞尔, 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人)认为它, 包括有意识的审议系统2和无意识的自动化系统1行动或反应。

精明的人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系统1在起作用, 但对于动物来说, 思考或二次猜测每一个动作显然是适得其反的, 无论如何, 缓慢、大规模集成的系统2没有时间参与到不变的过程中去"我的分裂第二个'决定', 我们必须作出。正如 W 所指出的, 我们的'思想'(T1 或系统1的'思想')必须直接导致行动。

我们一切的关键是生物学, 正是对生物学的遗忘, 导致奥巴马、乔姆斯基、克林顿和教皇等数百万受过教育的聪明人士支持自杀的乌托邦理想, 这些理想不可避免地直接导致地球上的地狱。正如 W 所指出的, 最难看到的是我们眼前的东西。我们生活在有意识的审议语言系统2的世界里, 但规则的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反身系统1。这就是 Searle 将 "现象学幻象" (TPI)、平克描述为 "空白石板" 和 "空白石板" 的普遍盲目性的根源。图比和科斯米德斯作为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正如我所指出的, 现象学幻象 (遗忘于我们的自动化系统 1) 是普遍的, 不仅延伸到整个哲学, 而且贯穿于整个生命。我相信, 如果被告知他们患有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同的问题, 乔姆斯基、奥巴马、扎克伯格和教会会不相信 (或者他们在受刺激的动机中只与吸毒和性成瘾者有不同)。通过腹侧组织和细胞核输送多巴胺 (和超过100种其他化学物质) 的额叶皮质伏, 但这显然是真的。 , 而现象学家只是浪费了很多人的时间, 他们在浪费地球和他们后代的未来。

现代的 "数字错觉", 混淆了系统2的语言游戏和系统1的自动化, 因此无法区分生物机器 (即人) 和其他类型的机器 (即计算机) 。"简化主义" 的说法是, 人们可以在 "较低" 的层面上 '解释' 行为, 但什么呢 "实际上发生了一个人不是解释人类的行为, 而是一个 '站在' 的立场。因此, 塞尔的经典评论丹内特的书 ("意识解释")-"意识解释离开" 的标题。在大多数情况下, 上下文对大脑功能、生物化学或物理的更高层次紧急行为的 "减少" 是语无伦次的。另外, 对于化学或物理的 "还原", 路径被混沌和不确定性所阻挡 (混沌理论已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戈德尔的感和无法判定)。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方程来 "表示", 但当它们 '代表' 高阶行为时, 就不清楚 (也不能明确) '结果' 是什么意思。还原论形而上学是一个笑话, 但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缺乏适当的幽默感。

我原本希望把我的评论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但我逐渐意识到, 就像维特根斯坦和 AI 的研究人员所做的那样, 心灵 (和维特根斯坦所展示的语言大体相当) 是在许多背景下进化出来的不同的部分, 没有这样的整体r 理论, 除了包容性的健身, 即自然选择的进化。

最后, 就像我的90篇文章和9本其他书一样, 在我50多年来的所有信件、电子邮件和谈话中, 我总是用 '他们' 或 '他们', 而不是 '他的'、'shehe', 或者 '她' 或 '她

'的愚蠢的反向性别歧视"也许是银河系这个地区唯一这样做的人 这些普遍应用的恶劣用途的奴隶式的使用声乐当然, 这与我们心理学中产生学术哲学、民主和工业文明崩溃的缺陷密切相关, 我把这些联系的进一步描述留给读者去做。

有兴趣的人我的其他著作可能会看到会说话的猴子第二版 (2019), 哲学, 心理学, 心灵和语言的逻辑结构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塞尔3^rd(2019年), 《民主自杀2》^{恩德}(2019年) 和在21的自杀乌托邦的错觉^圣世纪4^日(2019年)。

我意识到我的工作有许多不完善和限制, 并不断修改它, 但我在12年前的65岁开始了哲学, 所以它是奇迹, 和一个雄辩的证明系统1自动机的力量, 我已经能够做任何事情。这是十年来不断的奋斗, 我希望读者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mstarks3d@yahoo.com

的逻辑结构人类行为

"如果我想怀疑这是不是我的手,我怎么能避免怀疑'手'这个词是否有任何意义呢?所以这是我似乎知道的事情,毕竟。维特根斯坦 "关于确定性" 48

"这是什么样的进展-迷人的奥秘已被删除-但没有深度被挖掘在安慰;没有任何解释、发现或调和。人们会认为多么温顺和不鼓舞人心。但是,也许,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建议的,清晰、消除神秘和真理的优点应该被认为足够令人满意"--霍维特根斯坦的优点隐喻'.

首先,让我们提醒自己维特根斯坦 (W) 的基本发现--所有真正的 '哲学' 问题 (即那些没有通过实验或数据收集来解决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关于如何在特定上下文中使用语言的困惑,等等解决方案是相同的--研究如何在有争议的上下文中使用语言,以便使其真实条件 (S 的条件) 是明确的。基本的问题是,人们可以说什么但你不可能意味 (状态清楚 COS 为) 任意话语和意思是仅可能的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上下文。因此,W 在他的最后一部杰作《关于确定性》 (OC) 中,从叙述者、对话者和评论员的3个典型角度,往往从他的3个典型角度来决定最佳用法,这些例子是 "知道"、"怀疑" 和 "肯定" 等词的不同用法。最聪明的 (COS) 的句子在每个上下文。人们只能描述相关句子的用法,这就是它的终结--没有隐藏的深度,没有形而上学的见解。"意识"、"意志"、"空间"、"时间" 等没有 "问题",但只需要保持这些词的使用 (COS) 清晰。真正令人难过的是,大多数哲学家继续把时间浪费在学术哲学特有的语言混乱上,而不是把注意力转向其他行为学科的问题以及物理、生物学和数学,因为它在哪里急需。

W 真正取得了什么成就?以下是一位著名的维特根斯坦学者对他的工作的总结:"维特根斯坦解决了几个世纪以来困扰我们主题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有时甚至是两千多年来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关于语言表达性质的问题,关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关于孤素和理想主义,自我认识和对其他思想的认识,以及关于必要真理和数学命题的本质。他耕耘了欧洲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土壤。他给了我们一系列关于心理学哲

学的小说和富有成果的见解。他试图推翻几个世纪以来对数学和数学真理本质的反思。他破坏了基础主义认识论。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哲学的愿景,它不是对人类知识的贡献,而是对人类理解的贡献--理解我们思想的形式和我们可能陷入的概念混乱。--彼得·哈克--"戈登·贝克对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很晚"

除此之外,我还要补充一点,W是第一个清晰而广泛地描述思想的两个系统的--快速的自动语言前S1和缓慢的反射语言处理S2。他解释了行为如何只有在一个巨大的继承背景下才有可能,而这种背景是判断的公理化基础,是毋庸置疑或判断的,所以(选择)、意识、自我、时间和空间将是与生俱来的只有真理的公理。他在数千页和数百页的例子中指出,我们内心的心理体验在语言中无法描述,这只能用于使用公共语言的行为(不可能使用私人语言)。他预言了辅助逻辑的效用,这种逻辑是在很久之后才出现的。顺便说一句,他获得专利的直升机设计,预计30年后使用刀片尖端喷射器驱动转子,并有离心流燃气轮机发动机的种子,设计了一个心跳监测仪,设计和监督建设一座现代主义的房子,勾勒定理的证明,后来被别人完成。他奠定了数学、逻辑、不完整和无限的心理基础。

霍维奇给最美丽的召唤Y我从来没有见过维特根斯坦的理解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不得试图解释我们的语言概念活动(PI 126),如弗雷格的将算术简化为逻辑;没有尝试给它认识论基础(PI 124)和在先验知识的意思基于帐户;没有试图将理想化的形式(PI 130)定性为意义上的逻辑;没有试图改革它(PI 124 132),因为在麦基的错误理论或杜米特的直觉主义;没有试图精简它(PI 133),因为在奎因的帐户的存在;没有试图使它更加一致(PI 132),因为在Tarski的反应对说谎的矛盾;而且没有试图使它更完整(PI 133),因为在奇怪的假设"远程传输"场景中解决个人身份问题。

他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个进化心理学家,因为他不断地解释先天背景的必要性,并演示它是如何产生行为的。虽然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描述了后来成为背后的心理沃森考试--几十年后进化心理学(EP)中使用的一项基本措施。他注意到语言的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以及社会交往的游戏性质。早在实用的计算机或塞尔的著名著作之前,他就描述并驳斥了心灵作为机器的概念和心灵的计算理论。他发明了用于逻辑和哲学的真理表。他果断地休息怀疑主义和形而上学。他表明,心灵的活动非但没有令人费解,而且摆在我们面前是开放的,此后很少有人学到这一课。

在想到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我经常想起剑桥哲学教授 c. d. 布劳德 (他不理解也不喜欢他) 的评论。"不把哲学的椅子提供给维特根斯坦就像不把物理的椅子提供给爱因斯坦一样!"我认为他是直觉心理学的爱因斯坦。虽然十年后出生,但他同样在几乎同一时间、在世界同一地区酝酿着关于现实本质的想法,和爱因斯坦一样,几乎死于一战。现在假设爱因斯坦是一个自杀的同性恋隐士,性格困难,他只发表了一个早期版本的想法,他的想法是混乱的,经常被误解,但成为世界著名的;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但在未来30年发表的更多,和他的新作品的知识,大多是乱码的形式,慢慢地从偶尔的讲座和学生笔记扩散;他在1951年去世,留下了超过 20,000 页的德语大多是手写的涂鸦,由句子或简短的段落组成,往往与判决前后没有明确的关系;这些都是从几年前写的其他笔记本上剪下来粘贴的,笔记在页边空白处,底线并划掉单词,使许多句子有多个变体;他的文学高管把这个难以消化的群体切割成碎片,省去了他们的愿望,并在艰巨的任务中挣扎,那就是捕捉句子的正确含义,这些句子传达了关于宇宙如何运作和他们如何运作的全新观点然后出版了这份材料,令人痛苦的缓慢 (半个世纪后没有完成),序言中没有对它的内容进行任何真实的解释;他变得同样臭名昭著,因为许多声明,所有以前的物理是一个错误,甚至无稽之谈,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工作,尽管数以百计的书籍和成千上万的论文讨论它;许多物理学家只知道他早期的工作,在这他做了一个明确的总结牛顿物理学说,在这样的极其抽象和浓缩的形式,这是很难决定说什么;他然后几乎被遗忘了,关于世界的本质和现代物理学的不同主题的大多数书籍和文章只有通过和通常错误的引用他,许多人完全省略了他;直到今天,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只有少数人真正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巨大后果。我声称,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情况。

有W生活在他的 80年代,他将能够直接影响塞尔 (另一个现代天才的描述性心理学),平克,图比还有科西米德斯西蒙斯,和无数其他学生的行为。如果他出色的朋友弗兰克·拉姆齐年轻时没有去世,那么一场富有成效的合作几乎肯定会随之而来。如果他的学生和同事阿兰·图灵成为他的情人,那么历史上最惊人的合作之一很可能会进化。在任何一种情况下,20世纪的知识格局都会有所不同,如果这三个人都发生了,几乎可以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相反,他生活在相对的智力孤立中,很少有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很了解他,也很少有人对他的想法有一点了解,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少数人真正掌握了他的作品。他可以当工程师、数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 (他在里面做战时研究)、音乐家 (他演奏乐器,有著名的吹口哨天赋)、建筑师 (他为妹妹设计和建造的房子)

站), 或一个企业家 (他继承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之一, 但把这一切都给了别人)。这是一个奇迹, 他幸存下来的战壕和监狱营地, 并重复ly 志愿为最危险的职责 (同时写特特拉克斯) 在一战中, 多年的自杀抑郁症 (3个兄弟屈服于他们), 避免被困在奥地利并被纳粹处决 (他部分是犹太人, 可能只是纳粹想把钱交到他们的家人身上), 他没有受到迫害因为他的同性恋和冲动自杀像他的朋友图灵。他意识到没有人明白他在做什么, 可能永远不会 (并不奇怪他是半个世纪--或者整个世纪取决于你的观点--在心理学和哲学之前, 心理学和哲学直到最近才开始接受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像我们的心脏一样进化的器官。

我首先就哲学及其与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关系发表一些意见, 《搜索》(S)、《维特根斯坦》(W)、《黑客(H)》等作品就是例证。这将有助于看到我的评论 TLP,BbbPI, oc 由 W, 和 PNC (哲学在一个新世纪), 创造社会世界 (MSW), 视事物为 "星" (STATA), Searle 的哲学与中国哲学 (SPCP), John R搜索-思考真实世界 (TARW), 和其他关于这些天才的书籍, 他们提供了一个更高阶行为的清晰描述, 在心理学书籍中找不到, 我将被称为 WS 框架。我从 W 和 S 的一些深刻的引语开始。

"心理学的困惑和贫困, 不能用称之为" 年轻的科学 "来解释;它的状态是不可比较的物理, 例如, 在它的起源。(而不是与数学的某些分支。设置理论。因为在心理学中有实验方法和概念上的混淆。(与其他情况一样, 概念上的混乱和证明方法)。实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我们有办法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虽然问题和方法通过彼此。维特根斯坦 (PI p.232)

"哲学家们不断地看到科学的方法在他们眼前, 并不可抗拒地诱惑以科学的方式提问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 并导致哲学家进入完全的黑暗。(BBB p18)。

"但我没有得到我的世界的图片, 通过满足自己的正确性, 我也没有, 因为我满意它的正确性。不: 它是继承的背景, 我在其上区分真假 "维特根斯坦公司94

"哲学的目的是在语言停止的地方筑起一堵墙。维特根斯坦哲学场合

"语言的局限性表现在它不可能描述一个与一个句子相对应的事实, 而不简单地重复

这个句子....."维特根斯坦 CV p10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词就没有严格的含义。但这不是一个缺陷。想想看,这就像在说,我的阅读灯的光根本不是真正的光,因为它没有尖锐的边界"BBB p27

"每一个标志是能够解释但它的意思不能解释。这是最后的解释"BBB p34

"有一种普遍的思维疾病,总是在寻找(和发现)"什么将被称为精神状态,从我们所有的行为春天,从水库。BBB p143

"我们在这里和在一千个类似的情况下倾向于犯的错误,被贴上了"制造"一词的标签,就像我们在句中使用的的那样:"让我们像这样使用规则的不是洞察行为",因为有一个想法,"必须让我们"做我们做什么。这又与因果关系和理性之间的混淆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必要像我们这样遵循这一规则。原因的链条有一个结束。BBB p143

"如果我们牢记一幅图片虽然正确,但与它的对象没有相似之处的可能性,句子和现实之间阴影的插值就会失去所有的意义。就目前而言,这个句子本身就可以起到这样的阴影作用。这句话就是这样一幅画,它与它所代表的东西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Bbbbp37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些哲学数学家,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证明"一词的许多不同的用法;并且他们不清楚词的用途之间的区别"种类",当他们谈论种类数字、种类证明时,好象词"种类"这里意味同样事和在上下文"种类苹果"。或者,我们可以说,当我们谈论发现五边形的构造和在另一个案例中发现南极时,他们并不意识到"发现"一词的不同含义。BBB p29

"意图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超出了现象学的范围,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现象学现实.....。因为没有意义的意义的创造是无意识的体验..。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Searle PNC p115-117

"...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基本故意关系与满足的条件有关。而命题是任何能与世界建立有意关系的東西,因为这些故意的关系总是决定满足的条件,而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东西足够要确定满意的条件,事实证明,所有的意图都是一个命题的问题。Searle

"故意状态代表其满足的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一个心理表象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使用的表示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本体论的概念。任何有满足条件的东西,都可以以一种意图的特点成功或失败,是根据定义 a 它的满意条件的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条件来分析社会现象的意图结构。Searle MSW p 28-32

"迷信只不过是因果关系的信念。TLP 5.1361

"现在,如果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果联系,那么心灵的活动就会在我们面前敞开"BBB p6

"我们认为,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生活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触及。当然,没有问题了,这本身就是答案。

TLP 6.52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因为你是在做假设,而不是简单地描述。如果你的头被这里的解释所困扰,你就忽略了提醒自己最重要的事实 "Z 220

"哲学只是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断任何东西..。人们可能会在所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之前给它起 "哲学" 的名字。PI 126

"我们越狭隘地研究实际语言,它与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越尖锐。(因为逻辑的水晶纯洁性,当然不是调查的结果:这是一个要求。PI 107

"错误的概念,我想反对在这联接是下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那是个错误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切,我们已经得到了它实际存在;我们不需要等待任何东西。我们在普通语言的语法领域做出我们的动作,这种语法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切,不需要等待未来。(说在 1930年)瓦伊斯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圈 (1979年) 第183页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哲学调查中一个显著而有特色的现象:困难---我可以说---是不是找到解决方案,而是承认为 s 解决的东西,看起来像如果它只是一个初步的。我们已经说了一切。 ---不是随之而来的,没有这本身就是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与我们错误

地期待解释有关,而困难的解决是一种描述,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考虑中给予它正确的位置的话。如果我们沉溺于它,不要试图超越它。泽特尔p312-314

"我们的方法纯粹是描述性的,我们给出的描述不是解释的暗示。BBB p125

这些引语不是随机选择的,但(以及我评论中的其他引语)是我们两位最伟大的描述性心理学家的行为(人性)概述。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牢记,哲学(严格意义上的我在这里考虑)是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这是另一个完全被忽视的明显事实--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说明任何地方。除了没有明确他们所做的是描述性心理学之外,哲学家们很少具体说明他们期望其他行为学生(即科学家)不愿意为这个话题做出什么贡献,所以在注意到W的上面之后关于科学嫉妒的话,我将再次引用黑客的话,他在这方面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传统的认识论家想知道知识是真正的信仰和进一步的条件.....或者知识是否甚至不意味着信仰..。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知识做到了,什么时候不需要说明理由。当有人说他知道一些事情时,我们需要清楚他被赋予了什么。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成就、表现、性格还是一种能力?知道或相信 p 与大脑的状态是相同的吗?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说,"他相信 p,但它我这不是情况下, p',而一个人不能说'我相信 p,但它不是这种情况下, p'?为什么有方法和手段来获得、获得或接受知识,而不是信仰(而不是信仰)?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知道,但不相信谁,什么,哪些,何时,是否和如何?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全心全意地、热情地、犹豫地、愚蠢地、轻率地、狂热地、教条主义地或合理地相信呢?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知道,但不相信,完全好的东西,彻底或详细的东西?等等--通过几百个类似的问题,不仅与知识和信仰有关,而且与怀疑、确定性、记忆、遗忘、观察、注意、认识、出席、意识、意识、意识有关,更不用说感知的众多动词和它们的同源词。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澄清的是我们的认知概念网络、各种概念的结合方式、它们的各种形式的兼容性和不兼容性、它们的观点和目的、预设和扩散不是上下文依赖的形式。自这种在连接分析、科学知识、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封的认知科学方面的令人尊敬的练习没有任何贡献。(通过自然主义的转向:奎因的文化去囊-p15(2005))。

1951年他去世时,W留下了大约20,000页的散乱藏品。除了特特拉克斯塔斯,它们没有出版,基本上是未知的,尽管有些是广泛分发和阅读的(就像他的班级中的笔记一样),

导致了广泛但基本上没有得到承认的影响。据悉,一些作品已经丢失,还有许多作品被 w 毁。这其中的大部分纳奇拉斯1968年被康奈尔大学微细拍摄,副本被极少数图书馆购买。巴德·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 (1989)-象期间的多数 W 评论员,不参考缩微胶卷。虽然大部分的纳奇拉斯是重复的,并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他后来出版的作品 (这是由 Budd 引用),许多变种文本是非常感兴趣的,有大量的材料,从来没有从原来的德语翻译,也没有出版的书籍形式。

约克·史密西斯的演讲笔记出现在 2018年,甚至现在我们都是等待什么似乎是布朗书的版本,留给他的情人弗朗西斯·斯金纳-"维特根斯坦,听写哲学弗朗西斯金纳" (斯普林格, 2019年)。1998年,卑尔根 cd 的完整纳奇拉斯出现-维特根斯坦的纳奇拉斯: 文本和传真版本: 卑尔根电子版2500国际标准书号10:0262686917。它可以通过馆际互借获得,网上也可以免费。与 W 作品的其他 Cd 一样,它也可从 InteleX (www.nlx.com)。它是索引和可搜索和主要的 W 资源。然而,我对 W 文学的广泛解读表明,很少有人费心去查阅,因此他们的作品缺乏关键因素。人们可以看到维克多罗迪奇的关于 W 的评论的文件哥德尔一个明显的例外。2000年作为一本书出版的 w 中期 (1933年) 的一项主要著作是著名的大打字本。巴德的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 (1991) 是w 更好的治疗 (见我的评论),但自从他在1989年完成这本书,既没有大类型字和卑尔根 CD 提供给他,他忽略了康奈尔大学的缩微胶卷。然而,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可以追溯到 w 的第三个时期 (约 1935年到1951年),这些都是 Budd 使用的。

Wittgenstein 的完全新颖的想法和独特的超级苏格拉底(我的任期) 和电报写作,再加上他经常孤独,几乎孤独的生活方式,并在 1951 年过早死亡,导致没有发表任何他后来的想法,在他的一生中,只是慢慢地有他的巨大*纳奇拉斯*出版了大约 20,000 页-一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今天。以德语为主的唯一完整版本*纳奇拉斯*是牛津在 2000 年首次发行的,英泰克现在出版了它,以及所有 14 本黑井英语书籍在一张可搜索的 CD 上出版。Blackwell CD 的售价约为 100 美元,但牛津 CD 的售价超过 1000 美元或 2000 美元,包括原始手稿的图像。然而,它们可以通过馆际互借获得和也,就像大多数书一样和文章,现在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libgen. io, b-o. org 和 上 p2p)。可搜索的光盘 Ihs 英语书作为以及作为整个德国人*纳奇拉斯*s,现在在网上的几个网站和卑尔根 CD 是为一个新的版本 ca.2021 年 --- <http://wab.uib.no/alois/Pichler%2020170112%20Geneva.pdf>。和 答案是肯定的,

大多数学术文章和书籍现在都在 b-o.org 和 libgen.io 上免费阅读。

此外,他的20世纪初的维也纳德语翻译成现代英语也存在巨大的问题。一个人必须是英语、德语和 W 的大师才能做到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所有的他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翻译错误,还有一些更微妙的问题,人们必须了解他后来哲学的全部主旨才能翻译。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人,除了丹妮尔莫亚尔-夏洛克 (DMS) 已经掌握了她后来作品的全部含义(但当然,她最近发表了广泛的文章,许多人现在都知道她的观点),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W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赞赏。即使是或多或少都很好-知道理解之间的关键区别 '萨茨"作为"句子"(即,什么可以被视为在许多情况下a S1 话语)与 "命题" (即,在许多情况下a意义S2 话语满足条件) 在各种情况下通常会漏掉通知。

很少有人注意到 (Budd p29-32, Stern 和 DMS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是罕见的例外) w 预感 (几十年前混乱和复杂性科学的出现), 建议一些心理现象可能源于混乱过程中的混乱过程大脑,例如,没有任何对应于记忆痕迹。他还多次建议,因果链有一个结束,这可能意味着,这两个只是不可能 (无论科学的状态) 进一步追踪它,而 "事业" 的概念不再适用于某一点以上 (第34页)。随后,许多人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没有任何想法, W 滑稽几十年来他们 (事实上一个多世纪现在在少数情况下)。

有了 DMS, 我认为 W 的最后一本书《关于确定性》(OC) 是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石。这并不是一本真正的书,而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在死于前列腺癌、几乎无法工作的情况下做的笔记。他的主要动机似乎主要是认识到通用电气的简单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所有哲学的核心--如何能够意味着、相信、知道任何事情,而不是能够怀疑它。任何人所能做的就是详细地检查 "知道"、"肯定" 和 "怀疑" 的语言游戏的工作,因为它们被用来描述我们大脑的原始的自动语言前系统 (S1) 功能 (我的 K1, C1 和 D1) 和先进的审议语言系统二 (S2) 功能 (我的 K2、C2 和 D2)。答案是肯定的,W 不使用这两个系统术语,这两个术语y 来到了前面心理学在他去世大约半个世纪后,还没有渗透哲学,但他从30年代开始就在所有的作品中都清楚地掌握了这两个系统框架 ('语法'),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阴影在他最早的作品。

在相对被遗忘了半个世纪之后,最近在摩尔、W 和 On 确定性 (OC) 上写了很多东西。例如,见安娜丽莎科利瓦的"摩尔和维特根斯坦" (2010), "扩展的合理性" (2015), "自我

Knowledge'(2016 的多样性), 布雷斯的 '探索 Certainty'(2014) 和安迪·汉密尔顿的 '路线哲学指南书维特根斯坦和确定性 ',和丹尼莱的许多书籍和文件莫亚尔-夏洛克 (DMS) 和 Peter Hacker (PH), 包括黑客最近出版的3卷《人性》。DMS 和 PH 是后来 W 的著名学者, 在过去的十年里, 他们各自写或编辑了六本书 (许多是我评论过的) 和许多论文。然而,掌握我们高阶心理学的基础知识的困难, 即语言 (正如 W 向我们展示的那样, 与心灵大致相同) 的工作原理是如何证明的科利瓦他是当代最聪明、最多产的哲学家之一, 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了自己的言论, 文章中说, 经过多年的紧张工作, 她对后来的 W 似乎没有抓住他解决了描述人类行为的最基本的问题正如 DMS 所表明的, 人们甚至不能连贯地表达对我们基本心理运作的疑虑 (W 的 '较链'; 我等同于 S1), 不会陷入不连贯。DMS 注意到这两个工人 (所有学生共同的行为的限制) 在她最近的文章, 其中 (如那些科利瓦和黑客) 是免费提供的网络上。

正如 DMS 所说: "..... 构成的笔记在确定性革命的概念的基本信念和溶解怀疑, 使他们成为纠正, 不仅对摩尔, 而且对笛卡尔, 休姆, 和所有的认识论。在确定性上显示维特根斯坦已经解决了他要解决的问题--占据摩尔和困扰认识论的问题--知识基础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关于确定性》中的革命性见解是, 哲学家们传统上所说的 "基本信仰"--所有知识最终都必须建立在这些信念的基础上--本身不能建立在无限倒退的痛苦之上命题信念。他开始看到, 基本的信念是真正的动物或不反思的行动方式, 一旦制定 (例如由哲学家), 看起来像 (经验) 命题。正是这种误导的出现, 让哲学家们相信, 在思想的基础上, 思想更多的是思想。然而, 尽管它们通常看起来像经验性结论, 但我们的基本确定性构成了不接地的、非-知识的命题基础, 而不是它的对象。维特根斯坦将知识的基础置于非反思的确定性中, 表现为一种行动方式, 从而找到了一个理由成为行动方式的地方。结束, 和解决了基本信念的回归问题--顺便说一维, 表明了双曲的逻辑不可能怀疑.我相信这是哲学的一项突破性成就--值得召唤《威特根斯坦》的 "第三杰作"。

几年前, 我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一般性结论, 并在书评中这样说。

她继续说: "...这正是维特根斯坦如何描述摩尔型较链确定性在确定性: 他们 '有经验命题的形式', 但不是经验命题。诚然, 这些确定性并不是描述世界必要特征的假定形

而上学命题, 而是似乎描述世界或有特征的假定经验命题。并且在里面在确定性一些新奇。关于确定性是连续的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包括特特拉克斯塔斯-因为它是在一个漫长的, 完整的尝试结束, 以阐明我们的语言游戏的语法, 从使用中的语言的语法。贝克和哈克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第二个维特根斯坦的语法解码形而上学或超经验主义命题的性质;确定性分开的是它的一些 "经验" 命题和其他命题之间的进一步明显的区别 ('我们的 "经验命题" 不形成同质的大量' (OC 213)): 一些明显的经验主义和或有命题实际上是只不过是语法规则的表达。这种认识的重要性在于, 它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洞察, 即基本信念--尽管看起来像单调的经验和偶然命题--实际上是一种行动方式, 在概念上加以阐明后, 可以被视为规则语法: 它们是所有思维的基础 (OC 401)。因此, 较链确定性 '地球已经存在多年, 是所有思想和行动的基础, 但不是作为一个命题, 立即给我们的印象是真实的;相反, 作为一种行动方式, 它是我们所做工作的基础 (例如, 我们研究地球的年龄) 和我们所说的话 (例如, 我们用过去式谈论地球): "然而, 给出理由, 为证据辩护, 就结束了;-但目的并不是某些命题立即使我们成为真实, 即它不是我们的一种看法;它是我们的表演, 这是在底部的语言游戏。(OC 204) "

"基本信仰的非命题性质阻止了困扰认识论的回归: 我们不再需要在知识的基础上提出站不住脚的自圆主张。在假设是真实的经验命题时, 彼得·黑客没有承认一个突破性的洞察, 即我们的基本确定性是行动的方式, 而不是 '某些命题打击我们.....。(OC 204)。如果维特根斯坦在 OC 所做的只是声称我们的基本信念是真实的经验命题, 为什么还要费心呢? 他只是在重复他之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说的话, 同时又在为一个无法解决的无限倒退感到惋惜。为什么不欣赏维特根斯坦已经停止了倒退呢?" (《超越黑客的维特根斯坦》)-(2013年)。

令人惊讶的是 (也是哲学和心理学之间的鸿沟有多深), 在十年的精读中,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 w 的 '语法' 和自动反身之间建立着明显的联系构成系统1的大脑功能, 并将其扩展到系统2的语言功能中。对于任何熟悉过去几十年来主导决策理论等心理学各个领域的行为的两个系统框架的人来说, "基本信仰" (或我称之为 B1) 显然是继承了 S1 的自动只真实结构, 它们通过经验延伸为真或假句子 (或者我称之为 B2) 是非哲学家所说的 "信仰"。这可能打击一些作为一个单纯的术语小事, 但我已经使用了两个系统的观点, 并在下面的表格作为一个十年的理性的逻辑结构, 并认为它是一个主要在理解高阶行为, 从而 w 或任何哲学或行为写作的进步。在我看来, 由于 S1 的原因, 未能

认识到我们行为自动化的根本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社会交往(如政治)归结于 S2 的肤浅可以被看作是工业文明的不可阻挡的崩溃。对基本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几乎普遍的遗忘导致了无休止的无果而终的尝试,通过政治解决了世界上的问题,但只是在理解包容性健身的根本作用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来实现社会的重大重组中。自动化 S1 有任何机会拯救世界。对 S1 的遗忘被《现象学幻象》、平克《空白石板》和《空白石板》称为"现象学幻象"。图比和科斯米德斯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OC 显示 W 独特的超级苏格拉底三例(叙述者,对话者,评论员)在盛开,比他的作品中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好。他在20世纪后期意识到,取得任何进展的唯一途径是看看语言是如何实际工作的--否则,一个人从第一句话就迷失在语言的迷宫中,没有丝毫希望找到自己的出路。整本书研究了"知道"这个词的各种用法,它将自己分成"知道",作为一种直观的"感知"确定性,可以没有有意义的质疑(我的 K1或 W 的无物性)和"知道"作为一种倾向的行为(我的 K2或 W 的传递),其功能与思考、希望、判断、理解、想象、记忆、信仰和许多其他处置词相同。正如我在对 W 和 S 的各种评论中所建议的,这两种用法对应于现代的两种思维框架体系,这两个系统在理解行为(头脑、语言)方面非常强大,而这(以及他的其他工作)是展示我们如何快速的第一次重大努力对于我们后来进化的、缓慢的、语言的、审议的配置心理学来说,语言前自动的"精神状态"是毋庸置疑的公理基础("铰链")。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无论是 W,还是我所知道的其他人,都没有清楚地指出这一点。毫无疑问,大多数读过 oc 的人都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这是阅读他任何作品的正常结果。

关于确定性(OC)直到1969年,也就是维特根斯坦去世18年后才出版,直到最近才开始引起严重关注。有很少提到它在 Searle(随着黑客, W 的继承人明显和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活着的哲学家s),你看到整个书在 W 几乎没有提及。然而有相当好的书在它由 Stroll,斯文森,科利瓦麦金和其他和其他许多其他书籍和文章的一部分,但最好的是丹妮尔莫亚尔-夏洛克(DMS),其2004年卷《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对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强制性的,也许是理解维特根斯坦(W)、心理学、哲学和生活的最佳起点。然而(在我看来),所有对 W 的分析都没有完全掌握他独特的革命性和革命性的进步,因为它没有把行为置于其广泛的进化和当代科学背景中,我将在这里尝试。我不会逐页解释,因为(和其他关于行为的书一样,即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法律、政治、宗教、文学等),我们不会像所有的问题一样,通过前几页这里讨论立即

出现在任何讨论的行为。

下表总结了理性的逻辑结构(高级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提供了一个框架,为这一问题 and 所有关于行为的讨论提供了框架。

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他在 W、其他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中广泛阅读,很明显,他在最后一个时期(以及他早期的工作中,以不太清楚的方式)所阐述的东西是现在被称为进化的基础心理学(EP),或者如果你喜欢,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意图,更高层次的思想或只是行为或更高的顺序动物的行为。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他的作品是一本庞大而独特的描述性心理学教科书,现在和写作的那一天一样重要。他是几乎普遍被忽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和人文科学,甚至是那些理解过他的人,也没有意识到他对 EP 和认知幻想的最新工作的期待程度(例如,快速和缓慢思维的两个自我--见下文)。约翰·塞尔(S)很少提到他,但他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W的直接扩展,虽然他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W 分析师,如贝克和哈克(B & H), Read,哈雷霍维奇斯特恩赫图托莫亚尔-夏洛克确实非常棒,但大多没有把他放在当前心理学的中心,他肯定属于那里。还应该清楚的是,只要它们是连贯和正确的,所有关于高阶行为的描述都在描述相同的现象,应该很容易地相互转化。因此,最近流行的主题"体现心灵"和"激进积极活动"应该直接从 W 的工作流动和进入(他们确实如此)。

大多数人未能充分把握 W 的意义,部分原因是确定性(OC)和他的其他3的关注有限rd期间工程已收到,直到最近,但更重要的是,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人无法理解我们对行为的看法是如何深刻的改变,一旦我们接受了进化的框架。我把框架称为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dphot--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DPHOT中使用的语言的研究--塞尔称之为理性-Isr的逻辑结构),它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道德为基础伦理、宗教、美学、文学和历史。

在19世纪末之前,进化论不再是任何正常、理性、聪明的人的理论,至少半个世纪前的达尔文也不再是理论。人们不能不通过 EP 的不可阻挡的工作将霸王龙和所有与它相关的东西融入我们只有真实的公理化背景中。一旦一个人得到了这一点的逻辑(心理)必要性,它是真正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即使是最聪明和最好的似乎没有掌握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类的生活(与帽子的尖端康德,塞尔和其他几个),这是真正的令人目瞪

口呆的被布置在非常详细在"在确定性"。顺便说一句, 逻辑方程和我们的公理化心理学是理解 W 和人性的关键 (如 Daniele)莫亚尔-夏洛克 (DMS), 但阿费克没有其他人, 指出)。

因此, 我们共同的公共经验 (文化) 大多成为我们公理化的 ep 的唯一真实延伸, 如果不威胁我们的理智, 就不能被认定为错误。足球或布兰妮斯皮尔斯不能只是从我或我们的记忆和词汇中消失, 因为这些概念, 想法, 事件, 发展出来, 并与无数其他人在真正的网络, 从出生开始, 并延伸到各个方向, 以涵盖我们的大部分意识和记忆。一个推论, 由 DMS 很好地解释, 并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由 Searle 解释, 是, 对世界和其他头脑的怀疑看法 (以及包括空白石板在内的堆积如山的其他无稽之谈) 无法真正站稳脚跟, 因为 "现实" 是非自愿快速思考公理, 而不是可测试的真假命题。

空白的行为视图的死手仍然沉重地在于, 并且是缓慢的想法意识系统2的 "第二自我" 的缺省, (没有教育) 忘记了一个事实, 即所有行为的基础在于无意识, 快速系统 1 (Searle 的 "现象学幻象") 的思想公理化结构。Searle 在最近一篇非常有见地的文章中总结了这一点, 指出意图的许多逻辑特征超出了现象学的范围, 因为没有意义的意义 (即 S2 cos) 的产生是没有意义的 (即 S1 的反射) 有意识地体验。见新世纪的哲学 (PNC) 第115-117 页和我对它的回顾。

必须掌握 W/S (Wittgenstein/Searle) fr指f, 所以我会首先提出一些意见哲学及其与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关系, 如 Searle (S) 的著作所示, 维特根斯坦 (W)、贝克和哈克 (B & H)、Read、Hetto、Daniele莫亚尔-沙洛克 (DMS) 等。铝。要掌握我简单的两个系统术语和视角, 这将有助于看到我的评论 w用例和其他关于这些天才, 谁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描述, 在心理学书籍中没有发现的高阶行为。说塞尔扩展了 W 的工作, 不一定意味着这是 W 研究的直接结果 (他显然不是一个维特根斯泰尼安), 而是因为只有一个人类心理学 (出于同样的原因, 只有一个人类心脏病), 任何人准确描述行为必须阐明 w 所说的一些变体或延伸。

然而, S 很少提到 W, 甚至在那时, 往往以一种关键的方式, 但在我看来, 他的批评 (像每个人的) 几乎总是错过的标志, 他使许多可疑的断言, 他经常被批评。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发现最近对 DMS 的批评科利瓦和黑客最相关的。然而, 他是最好的候选人, 因为 W 和我建议下载超过100视频他在网上的讲座。不像几乎所有其他哲学讲座, 他们是相

当有趣的,信息我至少听了两次

在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讨论中,一个主要主题是需要将 S1 的基因编程自动化 (我将其等同于 W 的 "铰链") 与 S2 的机械性语言配置行为分开。重新表述: 所有对高阶行为的研究都是为了区分快速系统 1 (S1) 和慢系统 2 (S2) 思维--例如,感知和其他自动化与配置。塞尔的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一个惊人的描述更高层次的 S2 社会行为,包括 "我们的意图",而后来的 W 显示了 S2 是如何基于只有真实的无意识公理的 S1,这在进化和我们的每一个个人历史发展成有意识的处置S2 的命题思维 (作用)。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一句名言,心理学的困惑和贫困不能用把它称为一门年轻的科学来解释,哲学家们像科学一样,不可抗拒地尝试提问和回答问题。他指出,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并导致哲学家进入完全的黑暗。见 BBB p18。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评论是,如果我们不关心 "原因",思想的活动摆在我们面前--见 BB p6 (1933)。同样,他的 20,000 页纳奇拉斯展示了他著名的格言问题不在于找到解决办法,而在于承认什么似乎只是初步的解决办法。看到Ihs泽特尔p-3-314。再一次,他在80年前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只能描述行为,这些都不是解释的暗示 (BBBP125)。请参阅本文其他地方的完整引文。

共同的想法 (例如,一个平克的书《思想的东西: 语言是人性的窗口》), 语言 (心灵、语言) 是我们思想的窗口, 甚至是我们思想的某种翻译, 甚至 (福多的 lot、卡拉瑟斯的 ISA 等), 它必须有其他的 "思想语言", 它是其中的一个 tr被拒绝, w, 谁试图表明, 数以百计的不断重新分析的语言在行动中的明显的例子, 语言是不是一个图片,但本身是思考或心灵, 他的整个语料库可以被看作是思想的发展。

许多人已经解构了 "思想语言" 的想法, 但在在我看来, 没有比 BBBP37 中的 W 更好的了— "如果我们牢记一幅图片虽然正确, 但与它的对象没有相似之处的可能性, 句子和现实之间阴影的插值就会失去所有的意义。就目前而言, 这个句子本身就可以起到这样的阴影作用。这句话就是这样一幅画, 它与它所代表的东西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所以, 语言问题直接来自大脑, 什么可以作为中介的证据?

W 拒绝了这样的观点, 即生理、心理学和计算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可以揭示他对语言游戏 (LG) 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所做的工作。他指出的困难是了解我们眼前的东西和捕捉

模糊--即 "这些调查中最大的困难是找到一种代表模糊的方法" (LWPP1, 347)。所以, 言语 (即口腔肌肉收缩,我们互动的主要方式)不是进入心灵的窗口, 而是心灵本身, 它是由关于过去的声爆所表达的,现在和未来的行为 (即,我们的演讲使用后来演变的游戏 (LG 的) 的秒一自己-处置这样的处置如想象、认识、意义、相信、意图等)。W 最喜欢的一些主题在他后来的第二和他的第三阶段是快速和慢思维的中介机制 (系统1和 2), 我们主观的 '精神生活' 与语言功能无关, 私人语言不可能。我们行为的基石是我们的非自愿, 系统 1, 快速思考, 只有真实的, 精神状态-我们的感知和记忆和非自愿的行为, 而进化上以后 LG 的是自愿的, 系统 2, 缓慢的思维, 可测试的真实或虚假的配置(通常是反事实) 想象,假设、意图、思考、知道、相信等。他认识到, "什么都没有隐藏"--即我们的整个心理和所有哲学问题的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生活) 中, 困难不是要找到答案, 而是像在我们面前一样认识到答案--我们只需要这样做。不要再试图深入观察 (例如, 在 LWPP1 中 "这里最大的危险是想观察自己")。

我们不是在立法科学的界限, 而是指出我们的行为 (主要是言语) 是我们心理学中最清晰的画面。FMRI, PET, TCMS,iRNA计算类似物、AI 和所有其他的方法都是引人入胜和强大的方式来描述和扩展我们天生的公理化心理学, 但他们能做的就是为我们的行为提供物理基础, 乘以我们的语言游戏, 并扩展 S2。"在确定性上" 的唯一真实公理是 W 的 (和后来的 Searle 的) "基岩" 或 "背景", 我们现在称之为进化心理学 (EP), 它可以追溯到细菌的自动只真实反应, 它的进化和操作的机制全包健身 (IF), 即, 通过自然选择。

查看最近的作品特里弗斯为一个流行的介绍 if 或伯克的精湛的 "社会进化原则" 的专业介绍。诺瓦克和威尔逊最近对进化论思想的嘲弄并没有影响到 if 是自然选择进化的主要机制的事实 (见我对《地球的社会征服》(2012年) 的评论)。

随着 W 在 OC 中的发展, 我们共同的公共经验 (文化) 大多成为我们公理化的 ep (即 S1 铰链或 S1H) 的唯一真实延伸 (即 S2 铰链或 S2H), 在不威胁我们的理智的情况下, 无法发现 "错误"--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S1 中的 "错误" (无测试) 与 S2 中的 "错误" 有深刻的不同。一个推论, DMS 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 Searle 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加以阐述, 那就是对世界和其他头脑的怀疑看法 (以及堆积如山的其他无稽之谈) 无法站稳脚跟, 因为 "现实" 是非自愿的 '快速思考' 公理的结果, 而不是可测试的命题 (正如我所说)。

我很清楚,在他的整个工作中,特别是在 OC 中, w 所占据的与生俱来的只有真理的公理,相当于快速思考或系统 1,而快速思维或系统1是当前研究的核心(例如,见 Kahneman--"快速和慢思考",但他都不是,也没有任何人阿费克,有任何想法 W 陈述了框架超过50年前),是非自愿和自动的,对应于知觉、情感和记忆的精神状态, w 一遍又一遍地注意。人们可以称之为"脑内反射"(如果用在大脑中的能量使用)。我们的缓慢或反思,或多或少"有意识"(警惕另一个网络的语言游戏!) 第二-自我大脑活动对应于 W 的特点是"存款离子"或"倾向",这指的是能力或可能的行为,不是精神状态,是有意识的、故意的和命题的(真的还是假的),没有任何明确的发生时间。

正如 W 所指出的,处置词至少有两个基本用途。一个是一种特殊的哲学用法(但毕业于日常用途),指的是直接感知和记忆所产生的仅真实的句子,即我们天生的公理化 S1 心理学("我知道这些是我的手"),最初被称为"因果关系"自引用(CSR)由 Searle(但现在在 W 的蓝色和棕色书(BBB)或反身或不瞬变,和 S2 用途,这是他们的正常用途作为处置,可以行动,并且可能变得真实或错误("我知道我的路回家")--即,他们有严格意义上的满意条件(COS),而不是企业社会责任(在 BBB 中称为传递)。现代心理学中这些术语与 W 和 S(以及这里的许多其他术语)使用的术语的方程是我的想法,所以不要指望在文学中找到它(除了我的观点书文章和评论不,不,不 n viXra.org, phisers.org, 研究网,学院。、亚马逊、libgen.io、b-o.org 等)。

虽然很少被哲学家触及,但对非自愿快速思维的调查已经彻底改变了心理学、经济学(如卡尼曼的诺贝尔奖)和其他学科的名称,如"认知错觉","启动","内隐认知","框架"、"启发式"和"偏见"。当然,这些也是语言游戏,所以将有越来越多有用的方法来使用这些词,研究和讨论将有所不同,从"纯"系统1到组合1和2(规范 W 明确,但当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大概从来没有缓慢的 S2 处置思维只,因为任何思想(故意行动)不可能发生,而不涉及许多复杂的 S1 网络的"认知模块","推理引擎","脑内反射","自动机","认知公理","背景"或"基岩"(w 和塞尔称为我们的 EP),它还必须使用 S1 来移动肌肉(行动)。

它从 W 的第三阶段的作品和当代心理学,"意志","自我"和'意识'(这是搜索笔记的前提是所有的讨论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只为真理的 S1,组成的感知,记忆和反应.,不可能(清晰)地证明(赋予)他们的谎言(赋予理智)。正如 W 多次表明的那样,它们是

判断的基础,因此无法判断。仅逼真的我们心理学的公理不是证据。正如他在 OC p94 中所说的那样--"但我并没有通过满足自己的正确性来了解我对世界的看法:我也没有它,因为我满足于它的正确性。-不:它是继承的背景,我区分真假。

句子表示一个想法(有意义),当它有明确的满意条件(COS),即公共真相条件。因此,w的评论是:"当我用语言思考时,除了口头表达之外,我的脑海里没有'意义':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而且,如果我有言语或无言语,这种想法就是我(诚实地)说的,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标准(COS)。因此w的格言(在巴德可爱的书w)-"愿望和实现满足的是语言,就像一切形而上学一样,思想和现实的和谐是在语言的语法中找到的"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注意到,w中的"语法"通常可以被翻译为EP或LSR(DPHOT--见表),尽管他经常警告反对理论和概括(为此,他经常被Searle错误地批评),但这与人们可以发现的更高层次的描述心理学(哲学)一样广泛(正如DMS也注意到的那样)。

W是正确的,没有构成意义的精神状态,Searle指出,有一种一般的方法来描述交流t的意义"演讲者的意思是...。是在抵偿条件上强加的抵偿条件"---意思是说或写一个很好的在可以是真实或虚假的上下文中表达COS的形成的句子,这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即,搜索指出在哲学在新世纪193—"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基本故意关系与满足条件有关。而命题是任何可以站在有意与世界的关系,因为这些故意的关系总是决定满足的条件,而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足以确定条件的东西。满意,事实证明,所有的意图都是命题的问题。"--命题是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公共事件--相反,这个词对S的只有真实的公理却不正当地使用1由Searle,科利瓦和其他人。因此,来自PI p217的w的著名评论-"如果上帝看着我们的思想,他就看不到我们说的是谁",他的评论说,整个表象问题都包含在"那就是他"中,"给形象的解释是它所在的道路"或s说它的COS。因此w的总和(p140 Budd)--"最后总是会遇到的情况是,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意义,他把发生的事情称为应该发生的愿望,以及在我的愿望实现之前我是否知道我的愿望是否会出现在的问题。而一些事件停止了愿望,并不意味着它实现了它。也许我不应该满足,如果我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假设有人问我--在我得到它之前,我知道我渴望什么吗?如果我学会了说话,那么我确实知道。

w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现在被称为"心灵理论",或者,正如我所喜欢的,理解代理(UA)。伊恩阿佩利,谁是仔细分析UA1和UA2(即Ua和S2)的实验,已经意识到丹尼尔

Hutto 的工作, 谁将 UA1 描述为一个幻想 (即没有 '理论' 或表示不能参与 UA1-保留给 UA2—see 我的审查 h是第一预订与Myin).然而, 像其他心理学家一样,阿佩利不知道 W 在80年前就为这事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很容易辩解的观点, 新兴的文学关于认知错觉的核心,内隐认知,自动化和高阶思想与 W 级思想兼容,可直接简化。尽管事实上,大多数上述事情已经为许多人所知了几十年 (甚至在 W 的一些教义中也是一个世纪的), 我很少看到任何接近哲学或其他行为的充分讨论的东西口述科学文本,通常几乎没有提及。

在被遗忘了半个世纪后, 意识的本质现在是行为科学和哲学中最热门的话题。从20世纪30年代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开拓性工作开始 (蓝色和布朗书) 到 1951年, 从50年代到现在, 他的继任者 Searle,莫亚尔-夏洛克, 阅读, 黑客, 斯特恩, 霍维奇, 温奇, 芬克尔斯坦等, 我已经创建了下面的表, 作为一个启发式推进这项研究。这些行显示了学习的各个方面或方法, 栏目显示了由意识逻辑结构 (LSC) 这两个系统 (双重过程) 组成的非自愿过程和自愿行为, 这也可以被视为逻辑结构理性 (LSR-Searle), 行为 (Isb), 人格 (LSP), 心灵 (LSM), 语言 (LSL), 现实 (Isor), 意图 (LSI)-古典哲学术语, 意识的描述性心理学 (DPC), 描述性思想心理学 (DPT)--或者更好的是, 描述性思维心理学 (LDPT) 的语言, 在这里和我最近的其他著作中引入的术语。

这张桌子的创意起源于维特根斯坦和一个简单得多的表由 Searle, 并与广泛的表格和图表在广泛的表格和图表在最近的三本书关于人性由 p. m. s 黑客。最后9行来自决策研究主要约翰森·圣埃文斯和他的同事修改自己。

系统1是非自愿的、反身的或自动的 "规则" R1, 而思考 (认知) 没有空白, 是自愿的或审议性的 "规则" R2 和技能 (意志) 有3个空白 (请参阅 Searle).

我建议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描述行为通过改变塞尔的 "在满足条件下强加满足条件", 以 "通过移动肌肉将精神状态与世界联系起来"--即说话、写作和行动, 以及他的 "对世界的心灵"适合的方向"和"世界到心灵的适合方向"由"起因起源于头脑"并且"起因起源于世界" S1 是仅向上因果 (世界到头脑) 和无内容 (缺乏表示或信息), 而 S2 有内容并且向下是因果的 (头脑对世界).我在这张表中采用了我的术语。

	处理情况 *	情感	记忆	感知	欲望	PI **	IA ***	行动/ 词
原因源自 ****	世界	世界	世界	世界	介意	介意	介意	介意
**** 的变化	没有	介意	介意	介意	没有	世界	世界	世界
合理的自我反省 *****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真或假 (可测试)	是的	仅限 T	仅限 T	仅限 T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满意的公共条件	是的	是的 不	是的 不	不	是的 不	是的	不	是的
描述 精神状态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不	不	是的 不	是的
进化优先级	5	4	2, 3	1	5	3	2	2
自愿内容	是的	不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自愿启动	yesp. no	不	是的	不	yesp. no	是的	是的	是的
认知系统 *****	2	1	""	1	2/1	2	1	2
更改强度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精确的持续时间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不	不	是的	是的
时间地方 (H + N, T + T) *****	Tt	Hn	Hn	Hn	Tt	Tt	Hn	Hn
特殊品质	不	是的	不	是的	不	不	不	不
在身体中本地化	不	不	不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身体表情	是的	是的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自我矛盾	不	是的	不	不	是的	不	不	不
需要一个自我	是的	yesp. no	不	不	是的	不	不	不
需要语言	是的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是的

从决策研究

	处理情况 *	情感	记忆	感知	欲望	PI **	IA ***	行动/ 词
升华效应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协会/ 基于规则	Rb	阿奥布	A	A	阿奥布	Rb	Rb	Rb
上下文依赖/ 抽象	A	CD/A	Cd	Cd	CD/A	A	CD/A	CD/A
串行/并行	S	SP	P	P	SP	S	S	S
热/ 分析	A	H/A	H	H	H/A	A	A	A
工作需要 记忆	是的	不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一般情报依赖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认知负荷 抑制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促进或抑制	I	F/I	F	F	I	I	I	I

S2 的公共满意度通常被 Searle 和其他人称为 COS、代表、真相制造者或含义 (或 COS2 由自己), 而 S1 的自动结果被指定为由其他人 (或由我自己的 COS1) 演示文稿。

* Aka 倾向, 能力, 偏好, 表示形式, 可能的动作等。

**塞尔的先前意图

***塞尔的行动意图

****塞尔的合身方向

*****塞尔的因果关系

***** (心理状态实例化-原因或自身实现)。塞尔以前称这种因果关系为自我参照。

***** Tversky / Kahneman / Frederick / Evans / Stanovich 定义了认知系统。

*****这里，现在，那里，然后

有兴趣将其与彼得·哈克最近3卷《人性》中的各种表格和图表进行比较。人们应该时刻牢记维特根斯坦的发现，在我们描述了可能的用途之后 (含义,真相制造者, 满意的条件在) 的语言中特定上下文我们已经耗尽了它的兴趣, 试图解释 (即哲学) 只会使我们离真理更远。他向我们表明, 只有一个哲学问题--在不适当的上下文中使用句子 (语言游戏), 因此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显示正确的语境。

表的解释

系统1 (即情绪、记忆、感知、反射) 大脑的某些部分存在于意识中, 是自动化的, 一般发生在不到 500 毫秒的时间内, 而系统2是在意识中表现出来的缓慢的审议行动的能力 (S2A-我的术语) 需要超过 500msec, 但频繁重复的 S2 操作也可以实现自动化 (S2A-我的术语)。有一个层次意识, 从昏迷到睡眠阶段, 再到完全意识。内存包括系统2和长的短期内存 (工作内存)-系统1的长期内存。对于兰花, 人们通常会说它们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 而不是真实或错误的。S1 是因果的自我反身, 因为我们的感知经验的描述--我们的感官向意识的表现, 只能用我们描述的世界用相同的词 (作为同一个 Cos-searle) 来描述, 我更喜欢用它来形容感知或 COS1将其与 S2 的代表性或公共 COS2 区分开来。

答案是肯定的, 不同的行和列在逻辑上和心理上是相互关联的。例如, 在真或假行的情感, 记忆和感知将是真实的, 将描述一种精神状态, 属于认知系统1, 一般不会主动发起, 是因果过高, 导致起源于世界和引起变化心灵, 有一个精确的持续时间, 强度的变化, 发生在这里和现在, 一般有一个特殊的素质, 不需要语言, 独立于一般的智力和工作记忆, 不受认知负荷的抑制, 不会有自愿的内容, 并不会有公开的满意条件等。

总是会有歧义, 因为单词 (概念、语言游戏) 不能精确地匹配大脑的实际复杂功能 (行

为),即上下文(在句子和世界中)和无限的组合爆炸"大脑状态"("数十亿神经元的精神状态或激活模式,可以对应于"看到一个红色的苹果")的变化,这是一个为什么不可能将"更高的秩序行为"减少到'法律体系';而这必须说明所有可能的背景--因此维特根斯坦对理论发出警告。而什么是"减少"呢"作为一个"法律"和一个"系统"(例如,见南希·卡特赖特)。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不可还原性更高的水平由 Searle、DMS、黑客、W 等多次解释的对低级的描述。

大约一百万年前,灵长类动物进化出了使用喉咙肌肉制造一系列复杂噪音(即原始语音)的能力,用一些初级或原始语言游戏(PLG)来描述当前的事件(感知、记忆、反身作用)。系统1由快速、自动、皮质、非代表性、因果自我反身、不传递、无信息,仅限真实"精神状态"具有精确的时间和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较高的皮质中心 S2 中进化,进一步有能力描述空间和事件时间的位移(过去和未来,往往是假设的、反事实的、有条件的或虚构的偏好、倾向或倾向 - 系统2的辅助或复杂语言游戏(SLG)是缓慢的、皮质的、有意识的、包含信息的、可传递的(有公众的满意条件-Searle的术语真相制造者或意义,我分为 COS1 和 COS2 的私人 S1 和公共 S2),代表(我再次划分为 R1 为 S1 表示和 R2 为 S2),真实或虚假的命题思维,与所有 S2 功能没有精确的时间和存在能力和而不是精神状态偏好有直觉、倾向、自动本体论规则、行为、能力、认知模块、人格特征、模板、推理、倾向、处置情绪(由 Searle 描述为激动的欲望),命题态度(正确的,只有当用于指世界上的事件,而不是命题),评估,容量,假说。一些情绪正在缓慢地发展和改变 S2 配置的结果(W - "关于心理学哲学的第 V2 p148)的评论是典型的 S1---自动和快速的出现和消失。"我相信","他爱","他们认为"是对可能的公共行为的描述,通常 d 被放置在时空。我的第一个关于我自己的人的陈述是只真实的(不包括谎言)--即 S1,而第三人称对他人的陈述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即 S2 (见我对约翰斯顿的评论《维特根斯坦:重新思考内心的东西》和《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

"偏好"作为一类有意的状态--相对于感知、反身行为和记忆--最早由维特根斯坦(W)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描述,并被称为"倾向"或"处置"。自罗素以来,它们通常被称为"命题态度",但人们经常注意到,这是一个不正确或误导的短语我相信,意图,知道记住等,往往不是命题或态度,如 w 和 Searle 所显示的那样(例如,Cf意识和语言(118)。首选项是内在的、观察者独立的公开表示(相对于系统1到系统 2-搜索意识和语言的表示或表示)。它们是在时间或空间上被偏移的潜在行为,而进化上更原始的 S1 感知记忆和反身行动总是在这里和现在。这是描述系统2的一种方法--这是继系统1—the 代

表 (国家公共 COS) 事件并认为事件发生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的能力之后, 脊椎动物心理学的第二大进步的一种方法 (Searle 的第三种反事实能力) 补充认知和意志的想象力)。S1 '思想' (我的 T1-即使用 "思考" 来指系统1的自动大脑过程) 是 S1--Searle-phil 问题 1:45-66 (1991) 的潜在或无意识的精神状态。

感知、记忆和反身 (自动) 行动可以由主要 LG 的 (PLG 的-例如, 我看到狗), 并有, 在正常情况下, 没有测试可能, 所以他们可以是真实的一次-即, 不言而喻的, 我喜欢或动物反射 w 和 DMS 描述。处置可 be 被描述为二级 LG (SLG 的-例如, 我相信我看到了狗), 也必须执行出来, 即使对我在我自己的情况下 (即, 我如何知道我相信, 思考, 感觉, 直到我行为或发生某些事件-请参阅我对众所周知约翰斯顿和巴德的 w 上的书。请注意, 当口头或书面时, 处置就会变成 "行动", 也会以其他方式执行, 这些想法都是由于维特根斯坦 (1930年代中期) 造成的, 而不是行为主义 (欣蒂卡&欣蒂卡1981年, Searle、黑客、Hetto 等人,)。维特根斯坦可以被认为进化心理学的创始人, 他的工作是对我们公理化系统1心理学的运作及其与系统2的相互作用的独特研究。在30年代初, 维特根斯坦为《蓝色和棕色书籍中的高级秩序思想的描述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后, 约翰·塞尔对《高阶思想的描述心理学》进行了扩展, 他制作了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我的桌子在这里在他的经典著作《行动中的理性》(2001年) 中。此表扩展到W 对进化心理学公理化结构的研究源于他在1911年的第一次评论, 并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关于确定性》(OC) 中得到了如此优美的阐述 (在1950-51年撰写)。OC 是行为或认识论和本体论 (可以说与语义学和语用学相同)、认知语言学或高阶思想的基石, 在我看来 (由 DMS) 是哲学中最重要的作品 (描述性的) 心理学, 因此在行为的研究。感知、记忆、反射行动和情感是原始的部分皮质非自愿精神状态, 头脑自动适应 (礼物) 世界 (是因果间自反射--searle) -- 中。毫无疑问的, 真正的, 公理化的基础, 没有控制是可能的。

偏好、欲望和意图是对缓慢思维意识的自愿能力的描述--这可以用 SLG 的描述--在这种能力中, 头脑试图适应 (代表) 世界。行为主义和我们默认的描述性心理学 (哲学) 的所有其他混乱产生, 因为我们看不到 S1 的作用, 并将所有的行为描述为 S2 的有意识的蓄意行为 (现象学幻象-TPI-SEARLE)。W理解这一点, 并以无与伦比的清晰描述, 在他的整个作品中, 用上百个语言 (心灵) 的例子来形容。原因可以访问记忆, 所以我们用有意识的明显但往往不正确的理由来解释行为 (当前研究的两个自我或系统或过程)。信仰和其他处置可以被描述为试图匹配世界事实的思想 (心灵与世界的契合方向),

而《行动》则是行动的意图 (事先意图--pi, 或行动中的意图)--la - 加号, 加上试图将世界与思想相匹配的行为--世界到心灵的契合方向--参考。 ,例如, 意识和语言页 145, 190)。

有时在推理上存在差距, 以达成信念和其他倾向。 处置词可以用作名词, 似乎描述精神状态 ("我的想法是....."), 或作为动词或形容词来描述能力 (代理人, 因为他们的行为或可能的行为-'我想..。'), 并且通常被错误地称为 "命题态度"。 感知成为记忆, 我们的先天程序 (认知模块, 模板, 推理引擎的 S1) 使用这些产生处置 — (相信、知道、理解、思考等, -实际或潜在的公共行为, 如语言 (思想、心灵), 也称为 "倾向"、"偏好"、"能力"、"S2" 的表达) 和意志, 和 没有语言 (概念, 思想) 的“私人精神状态”为思考或愿意 (即, 没有私人语言、思想或思想)。 较高的动物可以思考并将行动, 在这方面, 它们有公共心理。

P电子考试:: (X 是真的): 听, 看, 闻, 痛, 触摸, 温度

M埃均里: 记住 (X 是真的)

P资源体验我NCINSD要求:(X 可能变为 True):

第1类: P位置(真或假)公共行动 相信、判断、思考、代表、理解、选择、决定、优先、解释知道(包括技能和能力), 参加 (学习), 体验, 意义, 记住, 我倾向, 考虑, 渴望前渴望, 渴望, 希望 (一个特别类), 看见作为 (方面)。

第2类: 装饰模式-(好像, 有条件的, 假设的, 虚构的)-----

第3课: 情感: 爱, 恨, 恐惧, 悲伤, 欢乐, 嫉妒, 抑郁。 他们的功能是调整偏好, 以增加包容性健身 (预期的最大效用), 通过促进信息处理的感知和记忆, 以快速行动。 S1 的情绪, 如愤怒和恐惧, 和 S2 的情绪, 如爱, 恨, 厌恶和愤怒之间有一定的分离。 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强烈的感觉或表现出欲望。

(我希望 X 是真实的--我想改变世界适合我的想法): 渴望, 希望, 期待, 等待, 等待, 需要, 需要, 有义务做。

意图: (我将使 x 为真) 意图。

操作: (我做 x 真实): 演戏, 演讲, 阅读, 写作, 计算, 说服, 显示, 示范, 说服, 尝试, 尝试, 笑, 玩, 吃, 喝, 哭, 断言 (描述, 教学, 预测, 报告)、有希望的、制作或使用地图、书籍、图纸、计算机程序--这些都是公开的和自愿的, 并将信息传递给他人, 因此它们支配着无意识、非自愿和无意识的无信息S1 反应在行为的解释 ((现象学幻象 (TPI)、空白石板 (BS) 或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SSM)).

语言表达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不是物体的名称, 也不是单一类型的事件。人类的社会交往受认知模块的支配--大致相当于社会心理学的脚本或图式 (组成推理引擎的神经元群), 这些因素与感知和记忆一起, 导致了偏好, 导致意图, 然后采取行动。意图或故意心理学可以被认为所有这些过程或只有导致行动的偏好,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是认知心理学或认知神经科学的主题, 当包括神经生理学时, 神经化学和神经遗传学。进化心理学可以看作是对所有先前的功能的研究, 也可以看作是对产生行为的模块的操作的研究, 然后在与偏好、意图和行动的演变、发展和个人行动。由于我们心理学的公理 (算法或认知模块) 在我们的基因中, 我们可以通过给予来扩大我们的理解和增加我们的力量清楚描述它们是如何工作的, 并可以通过生物学、心理学、哲学 (描述性心理学)、数学、逻辑、物理和计算机程序来扩展它们 (文化), 从而使它们更快、更高效。Hajek (2003) 分析了作为条件概率的处置。奇是算法化通过罗特 (1999)、斯普恩等。

意图 (认知或进化心理学) 包括行为的各个方面, 这些方面天生被编程为认知模块, 创造和需要意识、意志和自我, 在正常的人类成年人中, 除了感知之外, 几乎所有的行为都被编程为认知模块和一些记忆是目的性的, 需要公开的行为 (例如, 语言), 并承诺我们的关系, 以增加我们的包容性健身 (最大预期效用或贝叶斯效用最大化)。然而贝耶西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由于严重的不确定 - 也就是说, 它可以 '解释' 任何东西, 因此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是通过支配和互惠利他主义发生的, 往往导致欲望独立的行动理由 (Searle)----我将其划分为 S1 和 S2 的 DIRA1 和 DIRA2, 并规定了满意条件下的满足条件 (Searle) - (即, 通过公共行为 (肌肉运动), 与世界相关思想, 产生数学、语言、艺术、音乐、性、体育等。从20世纪30年代到 1951年, 我们最伟大的自然心理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已经找到了这方面的基础知识, 但这一点很清楚前合可以追溯到

1911年,并由许多人进行了改进,但最重要的是约翰·塞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心理现象的一般树。我争取的不是准确性,而是整体的观点。RPP 第1卷895页, CfZ p464。很多的意图(例如,我们的语言游戏)都承认学位。正如 W 所指出的,倾向有时是有意识和深思熟虑的。我们所有的模板(函数、概念、语言游戏)在某些上下文中都有模糊的边,因为他们必须是有用的。

至少有两种思维方式(即两种语言游戏或使用配置的方式)erb "思考"--无意识的非理性和部分意识的理性,现在被描述为 S1 和 S2 的快速和缓慢的思维。将这些视为语言游戏,而不仅仅是现象是有用的(W RPP Vol2 页 129)。心理现象(我们的主观或内在"经历")是表象的,缺乏标准,因此甚至缺乏对自己的信息,因此不能在沟通、思考或心理中发挥作用。像所有的配置一样思考缺乏任何考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不像 S1 的看法)),和不包含任何信息,直到它成为一个公开的行为或事件,如在讲话,写作或其他肌肉收缩。我们的感知和记忆只有在公共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能有信息(意义上的--即公共 COS),因为只有这样,思考、感觉等才有任何意义(后果),即使对我们自己也是如此。

记忆和感知通过模块集成到配置中,当它们被处理时,这些配置在心理上变得有效--即 S1 生成 S2。发展语言是指表现出先进人类天生的能力,以取代单词(口腔或手动肌肉的细收缩)的行为(手臂和腿部肌肉的总收缩)。TOM(心灵理论)在 S1 和 S2 中被称为 Ua-ua 理解(我的术语)和 UA1 和 UA2,也可以称为进化心理学或本质--意识、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和自我,导致意图,然后通过收缩肌肉的行动--即,理解是一种处置,像思考和认识。因此,"命题态度"是一个不正确的术语,用于正常的直观审议 S2A(即系统2的缓慢审议功能)或自动 S2A(即将经常练习的系统2的语音和动作功能转换为自动快速功能)。我们看到,认知科学通过研究神经生理学来理解思维、情绪等的努力,不会比我们已经知道的更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头脑(思想、语言)如何工作(而不是大脑如何工作)的信息,因为"心灵"(思想、语言)已经在公众的视野中。任何隐藏的"现象"神经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量子力学或弦理论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无关,就像桌子是由原子组成的事实一样,原子"服从"(可以用物理和化学定律来描述),它是在它上吃午饭的。正如 W 如此著名地说的"没有什么隐藏的"。如果我们只仔细研究语言的运作方式,那么头脑(思想、语言)的所有有趣的东西都是开放的。语言(心灵、与潜在行动有关的公共言论)的演变是为了

促进社会交往, 从而促进资源的收集、生存和生殖。它的语法 (即进化心理学、意图) 自动起作用, 当我们试图分析它时, 它是极其混乱的。黑客、DMS 和许多其他国家经常解释这一点。

正如 W 用无数精心说明的例子所指出的, 单词和句子根据上下文有多种用途。我相信, 我吃有深刻不同的角色, 我做相信我相信或者我相信他也相信现在时第一人称使用倾向动词, 如 "我相信", 通常描述我根据知识预测我可能的行为的能力 (即 S2), 但也可以 (在哲学背景下) 似乎描述我的精神状态, 所以不是基于知识或信息 (W, 看到我的书的评论赫托和Myin). 在以前的 S1 意义上, 它没有描述一个真理, 而是在说真话的行为中实现了自己--即 "我相信下雨了" 就成了真。也就是说, 第一人称现在时使用的性格动词可以是因果关系自我反射--它们实例化自己, 但随后它们不是可测试的 (即不是 T 或 F, 而不是 S2)。然而过去或未来时或第三人使用--"我相信" 或者 "他相信" 或 "他会相信" 包含或可以解决由真实的信息或虚假, 因为它们描述的是或可能成为可核查的公共行为。同样, "我相信下雨" 除了随后的行动之外, 没有任何信息, 即使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但 "我相信会下雨" 或 "他会认为下雨" 是可能可核查的公共行为, 在时空中流离失所, 意图传达信息 (或错误信息)。

在没有事先意图的情况下 (我称之为 S2A—i.e, S2D 自动实践中的 "文字") 被 w 和 Daniele 称为 "作为契约" 莫亚尔-夏洛克在她的论文《哲学心理学》2000年)。

许多 所谓的倾向/位, 能力是非命题 (非命题)-反思性) 系统 1 (特弗洛卡尼曼) 的态度 (称它们为功能或能力要有用得多)。先前的意图是由 Searle 说是精神状态, 因此是 S1, 但我再次认为, 我们必须分开 PI1 和 PI2, 因为在我们的正常语言中, 我们的先前意图是 S2 的有意识的审议。感知、记忆、类型2处置 (例如, 一些情绪) 和许多类型1处置更好地称为 S1 反射, 是自动的、非反射的、非主动性的和非态度的较链 (公理、算法) 的功能。进化心理学 (莫亚尔-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夏洛克)。

我认为 W 思想的一些主要倡导者认为, 对于理解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 必须阅读这些观点是科利瓦与现在的许多学者一样, 他们的大部分作品 (通常以印前形式出版) 都在网上免费发布, 他们的作品在网上免费学院。_ph利报纸. org, 研究网, 和其他网站, 当然勤奋的人可以找到几乎一切免费在线通过洪流、p2p、libgen. io、b-o. org 等. 贝克 & 黑客被发现在他们的许多联合作品和黑客的个人页面。已故的贝克过分了一个奇

怪的精神分析和相当虚无主义的解释,这是由哈克巧妙地反驳,"戈登·贝克的后期解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必须阅读的任何学生的行为。

人们可以从 S1 的因果框架来解释 S2 的高阶思想,从而找到无穷无尽的形而上学的卡通人生观,其中卡拉瑟斯 (C), 丹妮特,丘奇兰(3 目前的领导科学主义, 计算主义或唯物主义简化主义-以下 cdc-我的首字母缩写为 (哲学) 疾病控制中心) 和许多其他追求。在 30年代, 当他注意到-- "哲学家们总是在眼前看到科学的方法, 并以科学的方式不可抗拒地诱惑地提问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来源, 并带领哲学家进入完全黑暗"-和 Searle, 阅读, Hhto, 黑客和无数其他自以后。试图 '解释' (实际上只是描述 w 明确) S2 在因果术语上是语无伦次的, 即使对 S1 来说也是极其复杂的, 不清楚是否可以适用高度多样化的 "因果关系" 语言游戏 (正如多次指出的那样) - 即使是它们在物理和化学中的应用也是可变的, 而且往往是模糊的 (是重力还是脱落层或激素, 还是风, 或者是所有这些都是苹果掉落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的)? 但正如 W 所说 - "现在, 如果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果联系, 那么心灵的活动就会在我们面前敞开"。

然而,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看到W 作为采取任何一方, 通常斯塔斯泰德, 因为他的观点是更多微妙更多的时候, 而不是让他的研究没有解决人们可能会发现它很有用从我对 W 的评论开始等, 然后学习尽可能多的阅读, 赫托, 霍维奇,科利瓦在挖掘因果关系文献和科学哲学之前, 黑客、格洛克、DMS、斯特恩等在可行的情况下, 如果发现这样做是无趣的, 那么 W 就已经命中了目标。

尽管 W 和其他人做出了努力, 但在在我看来, 大多数哲学家对语言游戏的微妙之处几乎没有把握 (例如, '我知道我的意思' 和 '我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的微妙之处), 或者是处置的本质, 许多人 (如疾控中心) 仍然把他们的想法建立在私人语言、对 "内心语言" 的内省和计算主义等概念的基础上, W 在一个世纪前就把这些观念放在了休息上。

在我读任何一本书之前,我去看索引和参考书目, 看看他们引用谁。通常, 作者最显著的成就是完全或几乎完全遗漏的所有作者, 我在这里引用。W 很容易成为讨论最广泛的现代哲学家, 主要是一本新书和几十篇文章或全利每个月都献给他。他有自己的杂志《哲学调查》, 我预计他的参考书目将超过下一位4或5名哲学家的参考书目联合。在现代人中, Searle 可能是下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在 YouTube、Vimeo、大学网站等上

进行许多讲座的人--超过100人,这与几乎所有其他哲学讲座不同,是听起来很愉快的)和赫托,科利瓦DMS,黑客,阅读等,都非常突出,有几十本书和上百篇文章、讲座和评论。但疾控中心和其他形而上学者忽视了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强大的 W/S 框架(以及基本上作为现代思维研究是完全不存在的,它所清除的所有混乱都是丰富的。如果你读了我的评论和作品希望你对这个舞台上大多数写作的看法可能会很不一样从他们的.但正如 W 坚持的,一个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工作的例子。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他的超级苏格拉底有治疗的意图。

W 对内省和私人语言的明确论点在我的其他评论中得到了注意,而且是非常知名的。基本上,它们就像饼一样简单--我们必须有一个测试来区分 A 和 B,并且测试只能是外部的和公共的。他用 "盒子中的甲壳虫" 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都有一个不能打开或 x 光检查等的盒子,把里面的东西叫 '甲虫',那么 '甲虫' 就不能在语言中扮演任何角色,因为每个盒子都可能包含不同的东西,甚至可以是空的。所以,没有只有我才能知道的私人语言,也没有对 '内心语言' 的内省。如果 X 不能公开证明,它就不可能是我们语言中的一个词。这就射下来了卡鲁瑟的ISA 的思想理论,以及他所引用的所有其他 "内在意义" 理论。我已经解释了 W 的概念,内省和处置语言 ('命题态度') 的功能,在上面和我的评论 Budd, 约翰斯顿和塞尔的几个书。见斯特恩的 "维特根斯坦" 哲学调查" (2004) 为一个很好的解释私有语言d 一切由 Read 等像少数人那样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疾控中心避免使用 "我",因为它假定存在一个 '更高的自我'。但是,写作、阅读和所有语言和概念 (语言游戏) 的行为都以自我、意识和意志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叙述是自我矛盾的生活漫画,没有任何价值 (对任何人的日常生活影响为零)。长期以来,世界和其他国家都注意到,第一人称观点只是不能被定义或可还原到第三人称,但缺乏一致性对于卡通的人生观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同样,将大脑功能或行为描述为 "计算"、"信息处理" 等,-----

试图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写作,以及许多关键术语的含义几乎是随机的,没有觉知,是分裂和无望的,但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科学和哲学书籍。有对我们行为的描述 (而不是 W 明确的解释),然后是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许多处理人类行为的人的行为将

S2 的有意识思维与 S1 的无意识自动化 (将心理学吸收到生理学中) 结合起来。我们经常被告知, 自我、意志和意识都是幻象,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术语的 '真实' 含义, 漫画的使用是有效的。也就是说, s 2 是 "不真实的", 必须纳入 S1 的科学因果描述。因此 a 从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转变的原因。请参见我对卡鲁瑟的最近的 "精神不透明" 正如黑客、贝内特和黑客、DMS 所指出的, 即使是 Searle 也是这里经常发生的罪犯。科利瓦等。

如果有人说我不能选择午餐吃什么, 他显然错了, 或者他的意思是其他的东西, 比如 '选择' 可以说是有一个因为 '或它是不清楚如何减少' 选择 '因为因此, 我们必须将其视为虚幻, 因此这是微不足道的事实 (或语无伦次), 但与我们如何使用语言和生活方式无关, 这应该被视为开始和结束这种讨论的起点。

也许人们可能会认为它是相关的, 它与 Kant 和尼采 (伟大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没有做了很多, 以解决哲学的问题), 谁被投票的最好的历史上最好的哲学, 而不是奎因, 杜米特帕特南 Kripke 或疾控中心。

人们可以看到所有哲学问题的相似之处 (严格意义上的我在这里考虑, 记住 W 的评论, 不是问题出现的一切都是一个)。我们想了解大脑 (或宇宙) 是如何做到的, 但 s 2 并不能胜任。这都是 (或大部分) 通过 DNA 在 S1 的无意识阴谋中。我们不 '知道', 但我们的 DNA 知道, 这是在大约 30 亿年时间里无数生物死亡的结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描述世界, 但往往无法就 '解释' 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一致。所以, 我们与科学作斗争, 如此缓慢地描述心灵的机制。即使我们应该我在 "完全" 的知识大脑, 我们仍然只是有一个什么神经元模式的描述 s 对应于看到红色, 但不清楚 (COS) 对其为何为红色 (即为什么存在夸利亚) 有 "解释" 是什么意思。正如 W 所说, 解释在某个地方结束了。

对于那些谁掌握了以上, 哲学部分卡鲁瑟的 "心灵的不透明" (疾控中心学校最近的一项主要工作) 主要是由导致的标准混乱组成的忽视 W, S 的工作和其他上百个它可以被称为科学主义或还原论, 否认我们更高层次的思想、意志、自我和意识的 "现实", 除非这些被赋予了完全不同和完全不兼容的科学用途。例如, 我们没有行动的理由, 只有一个导致行动的大脑等。他们试图回答没有明确意义的问题, 从而制造出想象中的问题。我们应该想到, 这些观点对那些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宣传这些观点的人的日常生活绝对没有影响。

鲁伯特·里德在他的文章《意识的难题》中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情况 — “核心问题变得越来越遥远, 我们越使思想的人性化, 如信息、感知和意图。只有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与整个人类有关的 '问题' 来面对, 在特定的时间里, 这个问题就会真正存在, 这个问题与整个人类有关, 体现在一个背景下 (不可分割的自然和社会), 等...那么它就会变得清晰, 一个没有问题。只有当一个人开始 '理论' 信息跨越人类和人类领域 (据称使用非人类动物 {通常被认为是机械} 或机器作为一个人的范式, 从而使事情回到前面), 它才开始看起来像如果有问题..。所有的 '主义' (认知主义, 还原论 (对大脑), 行为主义等等)..。离我们越来越远..。问题的概念化正是确保 "难题" 仍然无法解决的东西.....。从来没有给我们充分的理由, 让我们认为, 如果要把某种科学看作是真实的, 就一定有科学。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应该有一门意识科学, 或者思想科学, 一种社会科学, 不需要有数字科学, 也没有一个宇宙科学, 或者有一个首都城市的科学, 没有一个星座的科学, 也没有一个以字母开头的东西的科学 "b"..。我们需要从自己作为在一个世界中行动的人的体现开始, 而不是从自己作为大脑的想法开始, 头脑 '定位' 在他们身上, 或者 '依恋' 他们.....。科学不可能帮助我们进入一个 '外部' / '客观' 的描述, 说明什么是意识, 什么时候意识是真正的 "真正的礼物. 因为当标准冲突时, 当我们的机器与我们自己发生冲突时, 它不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机器首先是通过我们的报告进行校准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比如得到一个外部的观点.....。那不是因为..。这个棘手的问题是無法解决的..。相反, 我们不需要承认, 一个问题甚至已经定义了 "超验自然主义" 保证。。无限期地保持这个问题的存在。它提供了非凡的心理满足, 既一个谦虚的 (但特权) '科学' 的声明的限制的理解和, 知道 b 属于特权精英的一部分, 在陈述这些限制, 可以看到超越他们。它没有看到什么维特根斯坦在序言明确特特拉克斯塔斯. 限制可以..。只在语言中绘制, 而在限制的另一面, 什么将只是无稽之谈。

很多 w 的评论都让人想起了。他指出, 88 多年前, '奥秘' 满足了对超越的渴望,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理解的极限', 我们认为我们也能看到超越它们的极限, 我们应该在我们可以看到语言 (心灵) 的极限的事实中沉溺于这样一个事实。除非重复句子, 否则不要描述与句子相对应的事实 (见1931年写的《文化与价值》中的第10页)。我还认为经常重复他的一句话是有益的, 即 "迷信只不过是因果关系的信念"。 --写在一个世纪前的 TLP 5.1361。

也,他对心理过程 (和所有哲学问题) 的哲学问题的起源发表了著名的评论 (pi p308)。

关于心理过程和状态以及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第一步是完全逃过一劫的步骤。我们谈论过程和状态，让它们的性质还没有决定。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认为。但这正是我们承诺一个特定的方式看着这件事。因为我们对学会更好地了解一个过程意味着什么有了明确的概念。(变戏法中的决定性动作已经做出，正是我们认为相当无辜的动作。)--现在的比喻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思想分崩离析。所以我们必须否认尚未不理解在尚未探索的媒介的过程。而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否认了心理过程。自然，我们不想否认他们。

W (PI p271) 的另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评论要求我们想象一个人谁忘记了 "痛苦" 这个词的含义，但正确地使用了它--也就是说，他像我们一样使用它！同样相关的是 W 的评论 (TLP 6.52), 当所有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时，没有什么可问的，这本身就是答案。和中心到理解科学主义(即，由于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 疾控中心等人的失败是他的观察，这是一个认为有些事情必须让我们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常见的错误，这导致了因果关系和理性之间的混淆。"和错误，我们在这里，在一千个类似的情况下倾向于使被标记了词 "使"，因为我们在句子 "它不是洞察的行为，使我们使用规则，因为有一个想法," 某事必须让我们 "做我们做什么。这又与因果关系和理性之间的混淆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必要像我们这样遵循这一规则。原因的链条有一个结束。 BBB p143

他还评论说，原因链有目的，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理由有理由具体说明原因。W在他几十年的斗争中，他看到了通过找出 "生动的例子" 来澄清自己的 "语法" 的必要性，以及许多人被告知答案的徒劳。因此，他对哲学作为治疗和 "为自己工作" 的著名评论。

这么多哲学书籍 (以及整个行为科学、物理和数学中的变相哲学) 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往往没有任何暗示，认为还有其他观点--许多最著名的哲学家认为科学主义认为语无伦次。也有 t 他的事实 (很少提到), 当然，前提是我们忽略它的不连贯性，减少并不停留在神经生理学的水平，但可以很容易地扩展 (并经常) 到化学，物理，量子力学，'数学' 或只是 '想法' 的水平。究竟什么应该让神经生理学享有特权？古希腊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存在但思想和莱布尼茨著名地将宇宙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机器。最近，斯蒂芬·沃尔夫拉姆成为伪科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因为他在《一种新的科学》中将宇宙描述为计算机自动机。唯物主义、机制、理想主义、还原论、行为主义和二元论的许多伪装都不是新闻，而且维特根斯泰尼安，相当死的马，因为 W 规定蓝色和布朗的

书在 30年代,或至少自随后的出版和广泛的评论,他纳奇拉斯.但说服某人是一项无望的任务。W意识到一个人必须在自己身上下功夫--通过长期的努力,通过语言(心灵)在行动中的"生动的例子"来进行自我治疗。

物理学家詹姆斯·杰恩爵士早就(不知道)表达了一个公理化的心理学规则,以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一个词的用法是多么容易:"宇宙开始看起来更像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机器。但"思想","机器","时间","空间",因为""事件""发生"、"发生"、"继续"等在科学或哲学中没有与日常生活相同的含义(用法),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与许多新用途随意混合,因此没有意义的感觉的外观。关于行为、生命和宇宙的许多学术讨论是高喜剧(而不是低大多数政治、宗教和大众媒体的喜剧):即"喜剧处理礼貌的社会,其特点是复杂,机智的对话和复杂的情节"-(dic安蒂.com)。但哲学不是浪费时间--做得对,是花时间的最好方式。否则,我们如何才能消除行为科学的混乱,或者描述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系统2的高阶思想--最复杂、最美妙、最神秘的事情呢?

考虑到这个框架,应该很容易理解 OC,跟随 W 的例子描述我们天生的心理学如何利用系统2的现实测试来建立在系统1的确定性基础上,这样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就会获得一个世界观。无可辩驳的相互关联的经验,建立在我们的公理化基因编程的自我感知和行动的基石上,以惊人的科学和文化大厦。进化论和相对论早就从可以挑战的东西传递到了只能修改的确定性,在光谱的另一端,不可能发现没有巴黎或布隆这样的东西托索索斯。持怀疑态度的观点语无伦次。我们可以说什么但我们不能说什么

因此,有了 DMS,我把 OC 看作是理解基石的描述,也是我们心理学上最基本的文件。虽然是在他 60多岁的时候写的,精神和身体上都被癌症摧毁了,但它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精彩,改变了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上级思想的描述性心理),终于把它带到了光明中,过了三个"千年在山洞里。形而上学已经从哲学和物理学中消失了。

"这是什么样的进展-迷人的奥秘已被删除-但没有深度被挖掘在安慰;没有任何解释、发现或调和。人们会认为多么温顺和不鼓舞人心。但是,也许,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建议的,清晰、消除神秘和真理的优点应该被认为足够令人满意"--霍维特根斯坦的优点隐喻。

让我建议,从我在这里所鼓励的观点来看,W是当代哲学和心理学的中心,不是模糊的

、困难的或不相关的,而是闪烁的、深刻的、晶莹的,想念他就是错过最伟大的人之一 "智力冒险可能。

最近的一部优秀的作品,在一本关于科学和数学的书中展示了许多哲学上的困惑,是亚诺夫斯基的"外部界限原因:什么科学,数学和逻辑不能告诉我们" (2013年)(请参阅我的评论)。

W 指出,当我们走到科学评论的终点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 - 即语言如何能够被智能地使用的一种。亚诺夫斯基和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他们并不明白有两种不同的 "问题" 或 "断言" (即语言游戏或 LG) 在这里。有一些是关于世界如何的事实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是可公开观察的具有明确含义的命题 (真假) 的状态 (《满意的条件》--在 Searle 的术语中)--即科学陈述,然后是关于如何连贯地使用语言来描述这些状况的问题,任何理智、聪明、有文化的人都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很少或根本不诉诸科学事实。另一个不被理解但批评的事实是,尽管真实或虚假陈述的思维、代表、推断、理解、直觉等 (即配置心理学) 是我们缓慢的更高层次认知的函数,有意识的系统 2 (S2), 决定是否 "粒子" 纠缠, 恒星显示一个红色的转变, 定理已经被证明 (即, 涉及看到符号在每一行的证明正确使用部分), 总是由快速作出, 自动, 无意识的系统 1 (S1) 通过看到, 听力, 触摸等, 其中没有信息处理, 没有表示 (即没有 COS), 也没有决定发生在 S2 (它从 S1 接收其输入)。这两种系统的方法现在是看待推理或理性的标准方法, 是描述行为的关键启发式方法, 其中科学、数学和哲学都是特例。有大量和迅速增长的推理文献, 是研究行为或科学所不可或缺的。最近的一本书是 "人类推理和认知科学", 它详细研究了我们的实际推理方式 (即使用语言来执行操作--如 W、DMS、黑客、S 等)。施滕宁和范兰巴尔根(2008年), 尽管有其局限性 (例如, 对 w s 的理解有限和故意心理学的广泛结构), 但这是 (截至2019) 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单一来源。

W 写了很多关于数学哲学的文章, 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 "科学" 语言游戏所产生的许多类型的混乱, 而且有无数的评论, 其中许多相当糟糕。我会评论一些最好的最近的工作, 因为它是提出亚诺夫斯基。

弗朗西斯科贝托最近发表了一些尖锐的评论。他指出, W 否认了元数学的连贯性 - 即, 使用哥德尔的一个元定理 证明他的定理, 可能为他的 "臭名昭著的" 解释会计戈德尔

的定理是一个悖论, 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论点, 我认为我们被迫否认元语言、元论和元论的可理解性。这样的概念(单词、语言游戏)怎么会是元数学和元数学, 被数百万人接受(甚至被彭罗斯、霍金、戴森等人声称要揭示我们心灵或宇宙的基本真理), 只是对语言如何运作的简单误解? 难道这不是证明, 像这么多的"启示性"哲学概念(例如, 头脑和意志的幻想-丹内特, 卡拉瑟斯, 丘奇兰等), 它们没有任何实际影响?

贝托总结得很好: "在这个框架内, 不可能是同一个句子.....。结果是可表达的, 但无法判定, 在一个正式的系统..。并在不同的系统(元系统)中(在上述一致性假设下)明显真实。如果像维特根斯坦所坚持的那样, 证据确立了已证明的句子的真正含义, 那么同一句话(即具有相同含义的句子)不可能在正式系统中无法判定, 而是在不同的系统中作出决定(元系统)...维特根斯坦不得不拒绝正式系统在句法上是不完整的这一观点, 以及柏拉图式的后果, 即没有一个正式系统证明只有算术真理可以证明所有算术真理。如果证明确立了算术句子的意义, 那么就不可能有不完美的系统, 就像不可能有不完美的意义一样。并进一步"不一致算法, 即, 非古典算法基于辅助逻辑, 是当今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的理论特征与之完全吻合。与一些上述维特根斯坦尼安直觉。。。他们的不一致也使他们能够逃离戈德尔的首先是定理, 从教会的不可判定的结果: 他们, 即明显完整和可判定。因此, 它们恰恰满足了维特根斯坦的要求, 根据这一要求, 不可能有数学问题可以在系统内有意义地表述, 但系统的规则无法决定。因此, 可破译的可分性算术e抽搐与维特根斯坦保持的意见相协调思想他的哲学生涯。

w也证明了数学或语言或我们的行为一般作为一个统一的连贯逻辑'系统', 而不是由自然选择的随机过程组装的杂乱无章的件的致命错误。"哥德尔向我们展示了'数学'概念的不明确, 这表现在数学被认为是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说(相反, 几乎每个人), 是所有的哥德尔和格雷戈里沙伊廷显示。w多次评论说, 数学中的"真理"是指公理或从公理中衍生出来的定理, 而"错误"则意味着一个人在使用定义时犯了一个错误, 而这与定义完全不同om经验的问题, 其中一个应用测试。w经常指出, 要像通常意义上的数学一样可以接受, 它必须在其他证据中使用, 而且必须有现实世界的应用, 但事实也不是这样。戈德尔的不完美。因为它不可能在一致的系统中被证明(在这里佩亚诺算术, 但一个更广泛的竞技场沙伊廷), 它不能用于证明, 与PA的所有'休息'不同的是, 它不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也一样。作为维克多罗伊赫笔记"...维特根斯坦认为, 如果

一个形式的微积分在一个或有命题的系统中有一个额外的应用 (例如, 在普通的计数和测量或物理中), 它只是一个数学演算 (即数学语言游戏) ..."另一个说法是, 一个人需要一个授权令, 以应用我们的正常使用的词, 如 '证明', '命题', '真实', '不完整', '数字', 和 '数学' 的结果, 在游戏的纠结创建与 '数字' 和 '再' 和 '减' 的迹象等, 并与 "这项保证缺乏不完整。罗伊赫总结它令人钦佩。"在维特根斯坦的帐户, 没有这样的事情, 不完整的数学演算, 因为 '在数学中, 一切都是算法 [和语法], 没有任何东西是意义 [语义]....."

对于坎托的对角线化和集合论, ω 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考虑对角线程序告诉你, '实数' 的概念与 '基数' 的概念的类比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被某些类比误导, 倾向于相信" 和许多其他评论 (见罗伊赫和弗洛伊德)。

所有这些书的主要疏漏之一是多数物理学家和决策理论家大卫·沃尔伯特的惊人工作, 他证明了一些惊人的不可能或不完整定理 (1992年至2008年) - 见 arxiv.org) 的限制推理 (计算) 是如此一般, 他们是独立于设备做计算, 甚至独立于物理定律, 所以他们适用于计算机, 物理和人类的行为, 他总结了这一点: "一个人不能建立一个物理计算机, 可以保证正确处理信息的速度比宇宙更快。研究结果还意味着, 不可能有一个万无一失的通用观测装置, 也不可能有一个万无一失的通用控制装置。这些结果不依赖于无限的、/或非经典的、或服从混沌动力学的系统。即使使用无限快、密度无限的计算机, 计算能力大于图灵机, 它们也能保持。他还发表了这似乎是第一个认真的工作团队或集体情报 (COIN), 他说, 这使得这个主题有一个健全的科学基础。虽然他已经出版了各种版本的这在20多年的一些最负盛名的同行评审物理期刊 (例如, 莫菲卡 D 237:257-81 (2008)) 以及美国航天局的期刊, 在各大科学期刊上获得了新闻, 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 我在没有找到参考的情况下, 在最近几十本关于物理、数学、决策理论和计算的书籍中查阅了。

最不幸的是亚诺夫斯基而其他人对沃尔伯特没有认识, 因为他的作品是计算、思考、推理、不完整和不可判定性的最终延伸, 他通过扩展说谎者和康托的悖论来实现这一点 (就像图灵机理论中的许多证明一样)。对角线化, 包括所有可能的宇宙和所有的生命或机制, 因此可以被视为最后的词, 不仅在计算, 但在宇宙学, 甚至神。他通过使用世界线 (即它的作用而不是它是如何做的) 来划分推断宇宙, 从而使他的数学证明独立

于任何特别是物理定律或计算结构在建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推理物理极限以及所有可能的计算、观察和控制方面。他指出,即使在古典宇宙中,拉普拉斯也错误地能够完美地预测未来(甚至完美地描绘过去或现在),他不可能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非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即,不可能有万无一失的观察或控制装置)。任何通用物理装置都必须是无限制的,它只能在某一时刻如此,任何现实都不能有不止一个("一神论定理")。由于空间和时间没有出现在定义中,该设备甚至可以一直是整个宇宙。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物理模拟的不完整与两个推断设备,而不是一个自我参照设备。正如他所说,"要么我们宇宙中的哈密顿禁止某种类型的计算,要么预测的复杂性是独特的(不同于算法信息的复杂性),因为它有一个,只有一个版本可以适用于我们的整个我们宇宙。

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人不能有两个物理推理设备(计算机),它们都能被问及另一个人的输出的任意问题,或者宇宙不能包含一台可以对其构成任意计算的计算机任务,或任何一对物理推理引擎,总是有二进制的价值问题,关于宇宙的状态,甚至不能提出给其中至少一个。不能构建一台计算机,它可以在物理系统发生之前预测其任意的未来状态,即使条件来自一组可以向其提交的受限任务,也就是说,它不能比宇宙更快地处理信息(尽管这是一个与 s 和 Read 等注意的有烦恼的短语)。计算机和它的任意物理系统是计算不一定要物理耦合,它持有的物理,混沌,量子力学,因果关系或光锥的定律,甚至无限的光速。推理设备不必在空间上进行本地化,但可以是发生在整个宇宙中的非局部动态过程。他很清楚这就把沃尔夫拉姆的猜测兰道尔,弗雷德金,劳埃德等,关于 t 他的宇宙作为计算机或"信息处理"的限制,在一个新的角度(虽然他们的著作索引没有提到他,另一个显著的遗漏是,没有提到上述任何一个亚诺夫斯基也可以)。

沃尔伯特说,这表明宇宙不能包含一个推理装置,它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信息,由于他表明你不可能有完美的记忆,也不可能完美的控制,它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是完美或完全的描绘、描绘、已知或复制。他还证明,任何具有纠错码的计算机组合都无法克服这些限制。沃尔伯特还指出了观察者("骗子")的极端重要性,这将我们与人们熟悉的物理、数学和语言难题联系在一起亚诺夫斯基。再次参考弗洛伊德在 W: "他换句话说,是一种广义的对角线化形式。因此,这一论点普遍适用,不仅适用于小数点扩张,而且适用于它们的任何所谓列名或规则规定的表述;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符号标志的设备或首选的空间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的

论点没有任何图景,它本质上不是图表或代表性的,尽管它可能是有图表的,只要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论点,它的逻辑就可以正式地代表)。像图灵的论点,它是没有一个直接的领带,任何特殊的形式主义。[与沃尔伯特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与图灵的论点不同,它明确地引用了语言游戏的概念,并适用于(并以规则的概念和遵循规则的人类的概念为前提)的日常概念。上面对角线演示文稿中的每一行都被认为是一个指令或命令,类似于给一个人的顺序....."显然,沃尔伯特的作品如何完美地说明了 W 对科学或数学以及哲学(语言游戏)等不同问题的看法。

亚诺夫斯基也没有明确现在游戏理论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决策理论家和其他人之间存在(并正在迅速扩大)的主要重叠,他们都已经出现了出版几十年密切相关的证明的不可判定性,不可能,不可计算性和不完整。其中一个更诡异的是,阿曼多·阿斯里斯最近证明,在量子的相对状态公式中力学你可以设置一个零宇宙和使用纳什平衡的观察者之间的总和博弈,从这个博弈中遵循"出生规则"和波函数的折叠。哥德尔首先证明了一个不可能的结果,并(直到大卫·沃尔伯特的显着的论文-看到这里和我的评论文章),它是最深远的(或只是三嘴不连贯),但有有是其他雪崩。决策理论中最早的一个是著名的一般不可能定理(GIT),由 Kenneth Arrow 在1951年发现(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72—and 他的五个学生现在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这不是边缘科学)。它大致指出,任何合理一致和公平的投票制度(即任何将个人偏好汇总到群体偏好中的方法)都无法产生明智的结果。这个群体要么由一个人主导,所以 GIT 通常被称为"独裁者定理",要么有不可传递的偏好。Arrow 的原始论文的标题是"社会福利概念中的一个困难",可以这样说:"我是不可能制定的社交前的顺序,满足以下所有条件:非独裁;个人主权;统一;自由从无关的替代办法;集团排名的独特性。熟悉现代决策理论的人,以这一理论和许多相关的约束定理为出发点。那些不是的人可能会找到它(以及所有这些人令人难以置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职业道路,与无关上述学科的 y 。看到"在大量出版物中 Theorem"(2014)或"决策和 Imperfection"(2013)中的箭不可能。

亚诺夫斯基提到著名的不可能的结果布兰登伯格和凯斯勒(2006)为二个人比赛(但当然不限于"比赛"并且象所有这些不可能的结果它广泛地适用于任何种类的决定)这表明某种信念模型导致矛盾。对结果的一种解释是,如果决策分析师的工具(基本上只是逻辑)可以提供给 pla 在游戏中的文件,然后有声明或信念,玩家可以写下来或'

思考',但不能实际上举行(即没有明确的 COS)。安认为,鲍勃认为安认为鲍勃的假设是错误的"似乎是无可争辩的,'递归'(另一个 LG)已经假定在论证,语言学,哲学等,至少一个世纪,但他们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安和鲍勃承担这些信念。而对于1个或多人的决策情况(例如,它被分为阿罗、沃尔伯特、科佩尔和罗瑟),这种不可能的结果也在迅速增加等).对于一份好的技术论文从之间的雪崩上的 b & k 悖论,得到阿布拉姆斯基和兹维斯珀从 arxiv.org 的论文,带我们回到骗子悖论和 Cantor 的无限(作为其标题说明,它是关于"互动形式的对角线化和自我参照"),从而对弗洛伊德,罗伊赫,贝托, W 和哥德尔.这些论文中的许多引用亚诺夫克西的论文"一个普遍的方法,自我参照悖论和不动点.符号逻辑公告, 9 (3): 362-386, 2003. Abramsky (一个多面手,他尤其是量子计算的先驱)是一个朋友,等等亚诺夫斯基为他最近的《计算、逻辑、游戏和量子基础》(2013年)贡献了一篇论文。也许是最近最好的(2013年)关于 BK 和相关悖论的评论见《165p》幻灯片威斯·霍利迪和埃里克在网上免费演讲帕卡努伊特"关于知识和信仰的十个困惑和悖论"。对于一个好的多作者调查,请参阅"集体决策"(2010年)。

因为 戈德尔的著名的定理是推论柴廷的定理显示算法 "随机性" ("不完整性") 贯穿整个数学(这只是我们的另一个符号系统),它似乎不可避免地认为,思维(行为,语言,头脑)充满了不可能,随机或不完整的陈述和情况。既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看作是偶然进化而来的象征性系统,让我们的心理学发挥作用,也许应该被认为它们不"完整"并不奇怪。对于数学来说沙伊廷说 t 他的"随机性"(再次一组的 LG 的)表明有无限的定理是真实的,但无法证明--即毫无理由地真实。然后,人们应该能够说,有无限的陈述,使完美的"语法"意义,不描述实际情况,可以在该领域实现。我建议,如果考虑到 W 的观点,这些难题就会消失。他写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笔记。戈德尔的定理和他的整个工作涉及的可塑性,"不完整"和极端的上下文敏感性的语言,数学和逻辑。最近的论文罗伊赫,弗洛伊德和贝托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介绍自 W 对数学的基础以及哲学的评论。

正如所指出的,大卫沃尔伯特在图灵机理论中导出了一些惊人的定理,以及在这里非常适用的计算极限。他们几乎被普遍忽视,但不是由众所周知计量经济学家科普尔和 Rosser,谁在他们著名的2002年的论文"我不得不说的这一切已经越过你的脑海",给出了三个定理的理性,预测和控制的限制在经济学。第一个方法是使用 Wolpert 关于可计算性极限的定理来显示预测未来的一些逻辑限制。沃尔伯特指出,它可以被看作是物

理模拟戈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和 K 和 R 说, 他们的变种可以被看作是它的社会科学类似, 虽然沃尔伯特是以及知道的社会影响。K 和 R 第二个定理显示了无限维空间中贝叶斯(概率)预测的可能非收敛性。第三部分显示, 计算机不可能在代理人知道其预测程序的情况下对经济体进行完美的预测。精明的人会注意到, 这些定理可以被看作是骗子悖论的版本, 当我们试图计算一个包括我们自己的系统时, 我们陷入了困境, 这一点已经被沃尔伯特注意到了, 科普尔, Rosser 和其他人在这些背景下, 再次我们已经循环回到物理难题时, 观察者参与。K & R 的结论是 "因此, 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计算理性以外的东西的产物"。有界理性现在是一个主要的场本身, 主题数以千计的论文和数以百计的书籍。

推理是思维的另一个词, 是一种像知道、理解、判断等一样的性格。由于维特根斯坦是第一个解释, 这些处置动词描述命题 (句子可以是真的或假的), 因此有搜索所谓的条件满意度 (COS)。也就是说, 有一些公开的状态, 我们认为它们的真伪是真实的。"超越理性" 将意味着一个句子的真相条件不清楚而原因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背景。事实上, 如果我们有清晰的 COS (即意义), 但我们就是无法进行观测--这不是没有理由, 而是超出了我们的实现能力, 但如果我们不了解 COS, 那就是哲学 (语言) 的东西 ""听起来需要科学或数学调查, 但只需要澄清使用这种语言的背景", 因为这些都是普通的、没有问题的术语, 只有它们的背景才是令人费解的。

和往常一样, 首先要记住的是 w 的格言, 即哲学上没有新的发现, 也没有解释, 只有对行为 (语言) 的清晰描述。一旦人们明白, 所有的问题都是对语言如何运作的困惑, 我们就和平了, 他们意义上的哲学已经达到了目的。正如 wws 所指出的, 只有一个现实, 所以没有一个版本的思想或生活或世界可以有意义地给予, 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一种公共语言进行交流。不能有私人语言, 任何 "私人内心" 的思想都不能沟通, 也不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任何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解决哲学问题也应该是非常直接的。"现在, 如果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果联系, 那么心灵的活动就会在我们面前敞开" 维特根斯坦 "蓝皮书" 第6页 (1933)

我们只有一组基因, 因此只有一种语言 (心灵), 一种行为 (人性或进化心理学), w 和 s 称之为基石或背景, 并对此进行反思, 我们产生了 s 称之为理性逻辑结构的哲学我把高阶思想 (HOT) 的描述性心理学称为 "热", 或者, 在 w 的启示下, 对描述热的语言的研究。阅读任何人对人类行为的哲学方面的评论 (HOT) 的唯一兴趣是看它是否被翻译

成 w 用例框架给出了一些明确的描述, 阐明了语言的使用。如果没有, 那么展示他们是如何被语言迷住的, 消除了混乱。我重复霍维奇已经注意到在他的精湛的 "维特根斯坦的最后一页隐喻"(见我的评论):" 这是什么样的进步-迷人的奥秘已被删除-但没有深度被挖掘到安慰;没有任何解释、发现或调和。人们会认为多么温顺和不鼓舞人心。但是, 也许,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建议的, 清晰、消除神秘和真理的优点应该足够令人满意。

然而, w s 做了很多解释 (或者正如 w 建议我们应该说 "描述"), s 指出, 理性的逻辑结构构成了各种理论, 其中没有坏处, 前提是人们意识到它们是由一系列的例子组成的, 让我们大致了解语言 (头脑) 是如何工作的, 当他的 "理论" 通过例子来解释时, 它们变得更像 w 的清晰描述。"玫瑰的任何其他名称..." 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必须要回到例子或考虑新的例子。正如 w 所指出的, 语言 (生活) 是无限复杂和上下文敏感的 (w 是不被承认的语境主义之父), 因此它与物理学完全不同, 在物理学中, 人们往往可以推导出一个公式, 并免除对进一步示例的需要。科学主义 (科学语言和因果框架的使用) 使我们在描述 HOT 时误入歧途。

再次: "哲学家们不断地看到科学的方法在他们的眼前, 并被不可抗拒的诱惑, 以科学的方式提问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 并导致哲学家进入完全的黑暗。 (BBB p18)。

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 s 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科学主义, 而且经常被摧毁, 但当他坚持使用描述公共行为 (思考、相信等) 来描述 s1 的 "过程" 时, 就会有一种残余。大脑, 例如,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大脑来理解意识, 他准备放弃因果关系、意志或心灵。w 做了非常清楚的是, 这样的词是较链或基本的语言游戏, 放弃甚至改变它们并不是一个连贯的概念。正如我在其他评论中所指出的, 我认为科学主义的残余来自 s (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哲学家) 哲学生活的重大悲剧--他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后来的 w (w 在 s 去英国学习前几年就去世了), 并制造了认为他比 w 聪明的常见致命错误。

"在这里, 我们遇到了一个显著的和典型的现象, 在哲学调查: 困难-

-我可能会说---不是找到解决方案, 而是承认为如此看起来像如果它只是一个初步的。我们已经说了一切。 --- 不是任何随之而来的, 没有这本身就是解决方案! 我认为, 这与我们错误地期待解释有关, 而困难的解决是一种描述,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考虑中

给予它正确的位置的话。如果我们沉溺于它,不要试图超越它。泽特 p312-314

"我们的方法纯粹是描述性的,我们给出的描述不是解释的暗示。BBB p125

它来自 W 的第三阶段工作和当代心理学,"意志","自我"和"意识"是公理化的真理只真实的元素爬行动物皮质系统一 (S1) 组成的感知,记忆和反射,并没有证明(给自己的谎言)的可能性(可理解性)。正如 W 如此奇妙地表明的那样,它们是判断的基础,因此无法判断。我们心理学的真理唯一公理不是证据。

哲学家们很少清楚他们期望其他学生(即科学家)不愿意做出什么贡献,所以,注意到 W 在科学嫉妒上的上述言论,我将引用 p. m. s 黑客(多年来在 W 方面的著名专家)谁给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反科学家主义。

"传统的认识论家想知道知识是真正的信仰和进一步的条件..... 或者知识是否甚至不意味着信仰..。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澄清的是我们的认知概念网络、各种概念的结合方式、它们的各种形式的兼容性和不兼容性、它们的观点和目的、预设和不同形式的上下文依赖。这种古老的运动在连接分析,科学知识,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封的认知科学可以贡献什么。((通过自然主义的转向:奎因的丘尔-去圣器-p15(2005年))

神器结构或"社交胶"是 S1 产生 S2 缓慢配置的自动快速动作,在个人发展过程中,这被无情地扩展到了一系列由 Searle 很好地描述的自动普遍的文化神性关系中。我想这相当不错抽象社会行为的基本结构。

一些评论值得重复。因此,认识到 S1 只是向上的因果(世界到心灵)和无内容(缺乏表示或信息),而 S2 有内容(即是代表性的),是向下的因果(心灵对世界)(例如,见我对 Hutto 和 Myin 's"激进积极活动"),我会翻译的段落从 S 的 MSW 第339开始"在总和"和结束Pg40以"满意的条件"如下。

总之,感知、记忆和反身的先验意图和行动("将")是由 s2 修改的 S1 仅真实公理化 EP 的自动功能引起的。我们试图将我们希望事物与我们认为的方式相匹配。我们应该看到,信仰,欲望和想象-欲望时间转移和分离的意图-和其他 S2 命题的处置,我们缓慢

的思维后来进化的第二自我,完全依赖(有他们的满意度 (cos) 的条件 (COS) 起源于) 因果自卫 (CSR) 快速自动原始的仅反身 S1。在语言和神经生理学中,有中间或混合的情况,如打算(先前的意图)或记忆,其中 COS 与 S1 的因果联系是时间转移,因为它们代表过去或未来,不像 S1,它总是在目前。S1 和 S2 相互补充,往往是由博学的神文化关系无缝编排的,这样我们的正常经验就是有意识地控制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主宰着巨大的认知幻象,塞尔将其描述为"现象学幻象"(TPI)。

"意图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超出了现象学的范围,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现象学现实.....。因为没有意义的意义的创造是无意识的体验..。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Searle PNC p115-117

处置词(首选词--见上表)至少有两个基本用途。一个指描述我们的直接感知、反射(包括基本语言)和记忆的仅真实句子,即我们天生的公理化 S1 心理学,它们是因果关系自身反身(csr)-(在 W 的 BBB 中称为反身或不及心),S2 的用法为处置词(思考,理解,知道等),可以执行出来,并可能成为真或假('我知道我回家的方式)--即,他们有满意的条件(COS),而不是 CSR(称为可传递在 BBB)。

"关于心理过程和状态以及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第一步是完全逃避通知的步骤。我们谈论过程和状态,让它们的性质还没有决定。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认为。但这正是我们承诺一个特定的方式看着这件事。因为我们对学会更好地了解一个过程意味着什么有了明确的概念。(变戏法中的决定性动作已经做出,正是我们认为相当无辜的动作)。--现在的类比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思想分崩离析。所以,我们必须否认尚未不理解在尚未探索的媒介的过程。而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否认了心理过程。自然我们不想否认他们。 W PI p308

"...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基本故意关系与满足的条件有关。而命题是任何能与世界建立有意关系的东西,因为这些故意的关系总是决定满足的条件,而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东西足够要确定满意的条件,事实证明,所有的意图都是一个命题的问题。Searle PNCp193

"故意状态代表其满足的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一个心理表象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使用的表示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本体论的概念。任何有满

是条件的东西,都可以以一种意图的特点成功或失败,是根据定义 a 它的满意条件的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条件来分析社会现象的意图结构。Searle MSW p 28-32

就像卡拉瑟斯一样科利瓦, S 和其他有时状态 (例如, p66-67 MSW), S1 (即, 记忆, 感知, 反射行为) 有一个命题 (即, 真实的) 结构。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 并在我的评论多次, 它似乎是水晶般清楚, W 是正确的, 它是基本的理解行为, 只有 S2 是命题和 S1 是公理化和真理只。然而, 由于 S 和这里的各种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背景 (S1) 产生 S2, 而又部分由 S2 控制, 因此必须有一种感觉, 即 S1 能够成为命题, 他们和 Searle 注意到, 无意识或有意识但自动化的活动 S1 必须能够成为 S2 的有意识或审议部分。它们都有 COS 和适合方向 (DOF), 因为 S1 的遗传、公理化意图产生 S2, 但如果 S1 是同样意义上的命题, 那就意味着怀疑论是可以理解的, W 之前的哲学混乱就会卷土重来, 事实上, 如果是真的, 生活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真理和虚假以及世界的事实可以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决定。正如 W 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关于确定性》中经常指出的, 并表现得如此出色, 生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自动的快速反应的基础上。总是有怀疑和停顿来反思的生物会死--没有进化, 没有人, 没有哲学。

再次, 我将重复一些重要的概念。S 澄清的另一个想法是《欲望独立的行动理由》(DIRA)。我将把 S 对《城市生活垃圾》第127页的实际原因的总结翻译如下: "我们屈服于我们的欲望 (需要改变大脑化学), 其中通常包括欲望--独立的行动原因 (Dira---即在空间和时间中被取代的欲望), 这些原因产生对肌肉运动中通常迟早会产生的行为进行处置, 这些运动服务于我们的包容性健身 (增加了我们自身和那些密切相关的基因的存活率)。我将重申他在第129页的描述, 即我们如何执行 DIRA2, 因为 "这个悖论的解决是, 无意识的 DIRA1 服务于长期包容性的健身产生有意识的 DIRA2, 这往往会压倒短期的个人直接欲望。代理确实有意识地创建 DIRA2 的近因, 但这些都是无意识 DIRA1 (最终原因) 非常受限制的扩展。奥巴马和教皇希望帮助穷人, 因为这是 "正确的 " ", 但最终的原因是他们大脑化学的改变, 增加了他们远古祖先的包容性健康能力。通过包容性健身进化已经编程了 S1 的无意识快速反身因果作用, 这往往会导致 S2 的有意识的缓慢思维, 从而产生行动的原因, 往往导致 S1 激活身体和/或言语肌肉导致操作。一般的机制是通过神经传递和大脑目标区域的神经调节剂的变化。整体认知错觉 (由 S "现象学幻觉", 由平克 "空白石板" 和图比和科斯米德斯的 "标准社会科学模

型")是, S2 已经产生的行动有意识的原因, 我们完全知道和控制, 但任何熟悉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人都可以看到, 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

句子表示一个思想 (有意义), 当它有明确的 COS, 即公共真相条件。因此, w 的评论是: "当我用语言思考时, 除了口头表达之外, 我的脑海里没有 ' 意义 ': 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而且, 如果我有或没有语言的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我 (说着) 所说的, 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标准 (COS)。因此, w 可爱的格言 (p132 佛-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 "这是在语言希望和实现满足 "和" 像一切形而上学, 思想和现实的和谐是在语言的语法中找到的。在这里,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 w 中的 "语法" 通常可以被翻译为进化心理学 (EP), 尽管他经常警告反对理论和概括, 但这大约是对高阶描述性心理学的广泛描述 (哲学), 因为你可以找到-甚至超越塞尔的 ' 理论 ' (谁经常批评 w 为他著名的反理论立场)。

"每一个标志是能够解释但它的意思不能解释。这是最后的解释 "w BBB p34

"塞尔哲学与中国哲学"(SPCP)(2008年) 是一本极具收藏性和独特性的书, 但完全被忽略, 我2015年的评论是在那个时候唯一的一个!显然, 哲学问题总是关于用来描述我们普遍的先天心理的语言错误, 没有有用的意义可以有一个中国, 法国, 基督教, 女权主义等观点。这样的观点可以存在于广义的哲学中, 但这并不是思想哲学 (或者对 w、s 或我来说, 任何有趣和实质性的哲学是什么)。这可能需要一整本书来讨论这个问题, s 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我只想在这里评论一下。加丁第35页在 SPCP 中, 命题是 S2, 而不是精神状态, 这是 S1 w 表明相当清楚的一个世纪前, 奎因和戴维森对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同样感到困惑 (Searle 和 Hacker 都出色地拆除了 Quine)。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 s 的讨论被他未能将他 w 的 "背景" 的理解带到逻辑结论上而受到损害, 因此他 (正如他经常) 建议他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意志的概念--我发现这个概念 (与 w) 语无伦次。什么? 你在干什么都是 COS (真相事件, 测试或证据), 可以显示真相与虚假的我们没有选择举起我们的手臂?

同样 (第62页) 没有人可以给出背景的论据 (即, 我们的公理化 EP) 作为我们能够在所有的前提是它 (w 经常指出)。"减少" 与 "一元论"、"现实" 等也是事实。是复杂的语言游戏, 他们不携带的意义沿小背包!必须详细剖析一个用法以获得清晰, 然后查看其他

用法(上下文)的不同之处。

哲学家(和未来的哲学家)试图回答没有明确意义的问题,从而制造出想象中的问题。芬克尔斯坦在《整体论与动物思想》中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和铝所以上面引用的《意识的难题》中的阅读内容令人钦佩地总结了这一结论。

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与价值"(1980年出版,但几十年前就出版了),尽管这本书也许是他最不有趣的书,但它有很多是与这次讨论有关,当然也到了现代知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没有宗教教派的形而上学的表达的滥用已负责这么多的罪它有在数学。"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说,哲学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们仍然像希腊人一样被同样的哲学问题所占据。但那些说这话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要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保持不变,不断引诱我们问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有一个动词'是',看起来好像它的功能,就像吃'和喝'的方式一样,只要我们仍然有形容词相同的",肯定的",虚假的',可能的,只要我们继续谈论时间的河流例如,人们会不断地在同样令人费解的困难中跌跌撞撞,发现自己盯着一些似乎无法解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满足了对超越性的渴望,因为只要人们认为他们可以看到'人类理解的极限',他们当然相信他们可以看到超越这些。"

同样,让我们尝试从塞尔最近的两部作品中提取本质。

"仅仅根据原因陈述中报告的事实性质,独立于代理人的愿望、价值观、态度和评价,是否有理由对理性代理人具有约束力?...传统讨论的真正矛盾之处在于,它试图提出休姆的断头台,刚性事实-价值区分,在词汇中,其使用已经预先假定的区别的虚假。Searle PNC p165-171

"...所有的身份功能,因此所有的制度现实,除了语言,都是由具有声明的逻辑形式的言语行为创造的.....。有关地位功能的形式几乎总是神权的问题.....。承认某事是一项权利、义务、义务、要求等,就是承认行动的理由.....。这些神论结构使行动的需要独立的理由成为可能.....。总的观点是非常清楚的:建立基于愿望的行动理由的一般领域的前提是接受一种独立于愿望的行动理由制度"。Searle PNC p34-49

也就是说, 我们的语言系统2的功能以我们的前语言系统1的功能为前提。也我们不可能接受或拒绝 DIRA1相反, 作为 S1 的一部分, 它们是先天的, 拒绝任何 S1 都是语无伦次的。

"意图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超出了现象学的范围, 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现象学现实.....。因为没有意义的意义的创造是无意识的体验..。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Searle PNC p115-117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理功能通常是如此专注于系统 2, 以至于忘记了系统1。

"...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基本故意关系与满足的条件有关。而命题是任何能与世界建立有意关系的东西, 因为这些故意的关系总是决定满足的条件, 而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东西足够要确定满意的条件, 事实证明, 所有的意图都是一个命题的问题。Searle PNCp193

"所以,,地位功能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它们是由集体意图创造的, 它们的功能是携带神性的力量.....。除了语言本身的重要例外, 所有的制度现实, 以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由具有声明的逻辑形式的言语行为创造的.....。所有人类的体制现实都是由 (具有与 "状态函数声明" 相同逻辑形式的陈述) 创建和维护的, 包括非声明形式的言语行为的案例"。

Searle MSW p11-13

"信仰, 像声明一样, 有向下或头脑 (或字)-自 - 适合的世界方向。欲望和意图, 就像命令和承诺一样, 有向上或世界到心灵 (或文字) 适合的方向。信仰或感知, 就像陈述一样, 应该代表世界上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应该适合世界; 他们有适合的思想到世界的方向。欲望、先验的意图和行动中的意图, 如命令和承诺, 都有适合的世界到心灵的方向。它们不应该代表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应该代表我们希望它们是怎样的, 或者我们打算如何使它们成为.....。除了这两个能力之外, 还有第三个想象, 其中命题内容不应该以认知和意志的命题内容适合现实的方式来适应现实。与世界相关的承诺被放弃, 我们有一个命题内容, 它代表任何一个方向的适合。搜索垃圾 第15页

"故意状态代表其满足的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一个心理表象都必须有意识地思

考..。但我使用的表示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本体论的概念。任何有满足条件的东西,都可以以一种意图的特点成功或失败,是根据定义 a 它的满意条件的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条件来分析社会现象的意图结构。Searle MSW p 28-32

"但声明没有语言前的类比。无意的蓄意状态不能通过代表已经存在的事实来创造世界上的事实。这一了不起的壮举需要一种语言 "MSW p69

"...一旦你有了语言,你就不可避免地拥有义务,因为如果不创造承诺,就不可能按照语言的惯例做出明确的言语行为。这不仅适用于陈述,也适用于所有言语行为 "

S 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 "满意的条件" (Cos), 它是我们思想上的条件 (S2 命题), w 称之为倾向或配置, 仍然被不恰当的术语 "命题" 所称为 "命题" 态度 '由许多。COS 在许多地方被解释为 s, 例如在 PNC 的 p169 上: "因此, 说一些东西和意义涉及到两个满足的条件。第一, 满意的条件, 话语将产生, 第二, 话语本身应有满意的条件。正如 S 在刚果国家警察中所说, "一个命题是任何可以决定满意条件的命题....."。和一个满意的条件..。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或者, 需要补充的是, 这可能是、或者可能是或者可能被想象为这种情况, 正如他在《城市生活垃圾》中所表明的那样。关于意图, "为了得到满足, 意图本身必须在行动的产生中发挥因果关系"。(MSWp34)。

"扬声器的意思是..。是在抵偿条件上强加的抵偿条件。这样做的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它需要能够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思考, 其方式对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在一个层面上, 说话者故意产生身体上的话语,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 话语代表着某种东西。而同样的二元性也感染了符号本身。在一个层面上, 它和其他物体一样是一个物理对象。在另一个层面上, 它有一个意义: 它代表了一种状态 "

一种看待这一点的方法是, 无意识的自动系统1激活了系统2更高的皮质意识人格, 带来喉咙肌肉收缩, 告知别人, 它以某些方式看待世界, 使其成为潜在的目标行动。在语言前或前语言上取得的巨大进步-语言互动, 其中总肌肉运动能够传达非常有限的意图信息。

大多数人将大大受益于阅读 W 的 "在确定性" 或 "RPP1 和 2" 或 DMS 的两本书关于 OC

(见我的评论),因为他们清楚地表明了只真实的句子描述 S1 和真实或虚假命题描述 S2 之间的区别。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远远优越的方法, Searle 的 S1 的看法作为命题 (至少在他的工作中的一些地方),因为他们只能成为 T 或 F (方面 s 叫他们在 MSW) 后,一个人开始考虑他们在 S2。

Searle 经常描述的关键需要注意到一个事件的不同级别的描述,因此对于 "行动中的意图" (IA) "我们有不同级别的描述,其中一个级别由较低级别的行为组成..。除了通过关系的构成,我们也有通过关系的因果 "(第37页 MSW)。

"我们需要区分先前意图和行动意图的关键证据是,这两种情况下的满足条件截然不同。(第35页 MSW)。PI 的 COS 需要一个完整的动作,而 IA 只是部分的。他明确表示 (例如,第34页),先前的意图 (PI) 是精神状态 (即无意识的 S1),而它们导致意图在行动 (ia) 是有意识的行为 (即 S2),但两者都是因果上的自我反身 (CSR)。两者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论点是 (不同于信仰和欲望),他们必须在实现他们的 COS 的基础上。表 2.1 (第38 MSW) 总结了这些对认知和意志的描述, Searle 已经使用了多年,是我在这里和我的许多文章中介绍的内容的基础。在我看来,它极大地帮助将其与现代心理学研究联系起来,使用我的 S1, S2 术语和 W 的仅真实与命题 (沉积) 描述。因此,CSR 指的是 S1 只真实的感知、记忆和意图,而 S2 指的是信仰和欲望等配置。

它以一种非常直接和不可阻挡的方式出现,无论是 W 的第3阶段作品还是当代心理学的观察,"意志"、"自我"和"意识"都是系统1的公理化的只真实元素,就像视觉、听觉等一样,而且不可能 (清晰) 地证明 (给人理解) 他们的谎言。由于 W 多次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是判断的基础,因此无法判断。我们心理学的真理唯一公理不是证据。

理解这里相关的 "函数" 概念至关重要。"函数是一个有目的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函数是意图相关的,因此依赖于心灵..。状态函数..。需要。。。集体强制和承认 status"(p59 城市生活垃圾)。

我建议,翻译的 "意图语言是由人类内在或独立的思想意图创造 "(p66 MSW) 为" 语言,有意识处置 S2 是由 S1 的无意识公理化反射函数产生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记住,行为是由生物学编程的。

Searle 再次指出 (例如, p66-67 MSW) S1 (即, 记忆、感知、反射行为) 具有命题 (即真假) 结构。正如我在上面和其他评论中多次提到的, W 是正确的似乎是非常清楚的, 它是理解行为的基础, 只有 S2 是命题, S1 是公理化的, 只有真理。它们都有 COS 和拟合方向 (DOF), 因为 S1 的遗传、公理化意图产生 S2 的意图, 但如果 S1 是同样意义上的命题, 那就意味着怀疑论是可以理解的, 那就是混乱。哲学之前 w 会返回, 事实上, 如果是真的, 生活将是是不可能的。正如 W 无数次展示和生物学如此清晰地显示的那样, 生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自动无意识反应的基础上。总是有怀疑和停顿来反思的生物会死于进化, 没有人, 没有哲学。

语言和文字是特殊的, 因为声音肌肉振动的短波长使更高的带宽信息传输比其他肌肉的收缩, 这s 平均几个订单视觉信息的幅度更高。

S1 和 S2 是人类 EP 的关键部分, 分别是通过包容性健身进行数十亿年和数亿年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们促进了欧洲经济区 (进化适应环境) 的生存和繁殖。关于我们的一切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在遗传学上崩溃了。S 的 MSW (例如, 第114页) 中关于 "语言外惯例" 和 "额外语义" 的所有模糊讨论实际上都是指 EP, 特别是 S1 的无意识自动化是所有行为的基础。正如 W 多次说过的, 最熟悉的是因为这个原因看不见。

这里再次是我的总结 (以下简称 S 在 MSW) 如何实际的原因运作: 我们屈服于我们的欲望 (需要改变大脑化学), 其中通常包括欲望-独立的行动原因 (DIRA-即, 欲望在空间和时间中偏移, 往往是互惠的利他主义-ra), 产生的行为, 通常会产生在肌肉运动, 服务于我们的包容性健身-IF (增加生存的基因在我们自己和那些密切相关)。

我认为, 如果适当的定义, DIRA 是普遍的在更高的动物, 并不是在所有独特的人类 (认为母亲母鸡捍卫她的巢从狐狸), 如果我们包括 S1 (即, DIRA1) 的自动前语言反射, 但肯定是 S2 (DIRA2) 的高阶 DRIRA (DIRA2)需要语言的人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如何自愿执行 DIRA2 (即 S2 行为及其独立的文化延伸) 的矛盾之处在于, 无意识的 DIRA1, 服务于长期的包容性健身, 产生有意识的 DIRA2, 往往推翻短期个人的直接欲望。代理确实有意识地创建 DIRA2 的近因, 但这些都是无意识的非常受限制的延伸, 或者仅仅是自动 DIRA1 (最终原因)。

在 W 之后,很明显,选择是我们公理化的 S1 只真实反身行动的一部分,不能毫无矛盾地质疑,因为 S1 是基础进行询问。你不能怀疑你正在阅读这一页,因为你对它的认识是怀疑的基础。

不可避免的是, W 的著名的示范的无用的内省和不可能一个真正的私人语言反复出现 ("..。内省永远不会导致一个定义... "第8页)。这个论点的基础非常简单--没有测试,没有语言,测试只能是公开的。如果我一个人在荒岛上长大,没有书,有一天我决定把圆的东西叫到树"椰子",第二天我看到一个,说'椰子';好像我已经开始使用一种语言了。但假设我说的(因为没有人或字典来纠正我)是'古柯',甚至是'苹果',第二天还有别的东西吗?记忆是出了名的容易犯即使别人不断地纠正,媒体不断的投入,我们也很难保持事情的正常。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它是整个内在和外在问题的核心--即我们对我们的经验的只有真实和不可检验的陈述与关于世界上一切的真实或虚假的可检验的陈述,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尽管 W 用一个世纪前开始的许多例子来解释这一点,但它很少被理解,除非有人这样做,否则不可能在任何关于行为的讨论中走得很远。正如 W、S、Htto、Budd、黑客、DMS、Johnston 等人所解释的,任何认为 W 与 Skinner、Quine、Dennett、功能主义有亲和力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为主义者的排泄物,否认我们的内心生活,需要回到开始。

巴德的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1991)是一个更好的工作获得见解,所以我详细讨论它(见我的评论更多)。

在第21部分,他开始讨论一些似乎是指精神状态(即 S1 自动机)的处置(即 S2 能力,如思考、认知、相信),这也是 w 首先指出的另一个主要混乱。因此,在 p28 "阅读" 必须被理解为另一种处置能力,它不是一种精神状态,没有明确的时间,如思考、理解、相信等。

很少通知(布德 p29-32,斯特恩,约翰斯顿和莫亚尔-sharroch 是例外) w 预先(数十年前混乱和复杂科学诞生) 建议有些精神现象可能起源于混乱过程在头脑中-例如,没有任何对应于记忆踪影。他还多次建议,因果链有一个结束,这可能意味着,它只是不可能(无论科学的状态)进一步追踪它或"事业"的概念不再适用于某一点以上(第34页)。随后,许多人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却不知道 W 在几十年前就能预见这些建议(事实上,在几个例子中,现在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在第32页,"反事实条件"再次指的是诸如 "

可能下雨"之类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是可能出现在混乱中的事态(或潜在的行动--塞尔的满足条件)。将此与 Searle 的3个意图差距联系起来可能是有用的,他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巴德指出 w 对第333的著名评论--"错误的是说,有什么东西意味着什么东西包含在其中。虽然 w 是正确的,没有精神状态构成意义, s 指出(如上文所述),有一个一般的方式来描述的意义行为--"扬声器的意思..。是在抵偿条件上强加满足条件",这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正如巴德在第35页上所指出的,这可以被看作是另一个陈述,他反对私人语言的论点(个人解释与公开测试的)。同样,以规则跟随和解释在 p36-41—they 只能是公开的可检查的行动-没有私有规则或私有解释。人们必须注意到,许多(最著名的Kripke)错过了这里的船,被 w 频繁推荐到社区实践中误导,认为这只是任意的公共实践,是语言和社会习俗的基础。w 多次明确表示,只有在他经常称之为背景的先天共同心理的情况下,这样的惯例才有可能实现。Budd 多次正确地拒绝这种误解(例如,第58页)。

在巴德的下一章中,他谈到的感觉,用我的话(和现代心理学)是 S1,用 w 的话说,只有真实的毫无疑问和不可测试的背景。他的评论(第47页)..."我们对我们现在感觉的信念建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基础上--'给定的神话'是维特根斯坦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很容易被误解。首先,他犯了一个普遍的错误,称这些'信仰'为"信念",但最好把这个词保留为 s 2 的真假处置。正如 w 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S1 的感觉、记忆和反身行为是不言而喻的,不受通常意义上的信仰的约束,而是更好地称为理解(我的 U1)。不像我们的 S2 信仰(包括那些关于其他人的信仰)'s s 1 经验),没有怀疑的机制。Budd 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就像在第252页上,他指出,没有可能的理由说一个人是痛苦的。也就是说,证明手段测试是可能的与 S2 处置缓慢意识思维,而不是 S1 反身快速无意识处理。他在 p52-56 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好,但在我看来,就像每个讨论 w 上规则,私人语言和内部,所有他需要做的是说,在 S1 中没有可能的测试,这就是 w 著名的"内在过程"的含义,即需要外在标准'。也就是说,内省是空洞的。

Budd 的脚注21混淆了 S1 的仅真实因果经验和 S2 的合理处置。

关于"内部对象"(痛苦、信仰、思想等)名称的下几页的重点是,它们再次有其用途(意思),并且是指定的处置作为行动,或在 Searle 的条款,"满意的条件"的规范,使话语

真实。

同样,巴德对"感觉和因果关系"的讨论是错误的,他说我们'自逊'或'相信'我们的感觉,或者'站着'(丹内特)说我们有痛苦或看到一匹马,但相反,我们没有 choice—S1 只是真实的,错误是罕见的,错误是罕见的,错误的奇怪的发生和完全不同的一种比在 S2 的错误。而 s1 是因果的,而 s2 与 s2 有关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看到马或感受到超速汽车的痛苦或跳出来的原因,不会受到判断或错误的影响。但他得到了我再次正确—"因此,疼痛的非推理自我归因的无懈可击与这样的论点是一致的,即真正的自我归因的痛苦必须是由主体身体中的身体发生的身体事件引起的,这与他所经历痛苦是一致的(第67页)。我不接受他下面的说法, w 不会接受这基于一个或两个意见,在他的整个语料库,因为在他后来的工作(特别是 OC),他花了数百页描述的因果自动化性质的 S1,以及它如何输入(原因) s2,然后反馈回 S1,以导致肌肉运动(包括讲话)。动物之所以生存,只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完全是由周围高度可预测的现象所引导的(狗可能会跳,但它们永远不会飞)。

下一章"看方面"描述了 W 对 S1 和 S2 如何交互以及我们的语言在"看到"的含义中的模糊之处的广泛评论。在一般情况下,很明显,"视为"或观光是缓慢的 S2 大脑行动的一部分,而只是看到的是只有真实的 S1 自动化,但他们是如此良好的集成,它往往是可能的描述一个情况,在多个方式解释 W 对 p97 的评论。他指出, W 对其他地方的图像完全感兴趣,它们被称为 "Seeing2" 或 "Concepts2"—i.e、方面或 S2 更高阶的图像处理。

在这里,就像在这本书中,实际上在任何关于 W 或行为的讨论中,提到约翰斯顿的《维特根斯坦:重新思考内心》(1993)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他对语言的不确定性的讨论。

在巴德的第5章中,我们再次讨论了 W 后来工作的一个主要问题--s1 和 S2 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在其他评论中所指出的,很少有人完全理解后来的 W,如果没有 S1, S2 框架,这并不奇怪。因此,巴德关于视觉(自动 S1)与可视化(有意识的 S2 服从意愿)的讨论受到了严重阻碍。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无法想象一个物体是 S1 (p110) 对 S2 的支配。而在第115页,这是一个熟悉的问题,没有测试我的内心经验,所以无论我说什么,我想到当我想象杰克的脸色计数作为杰克的形象。同样,阅读和计算,可以参考 S1,

S2 或组合, 并有不断的诱惑, 适用于 S1 过程, 如果缺乏任何测试, 使他们不适用。见贝内特和黑客的神经哲学', DMS 等进行讨论。布德提到了 W 的两个著名例子, 它们是用来对抗这种诱惑的--没有球打网球 ("S1 网球"), 还有一个部落只有 S2 计算, 所以在 t 中计算他的头 ("S1 计算") 是不可能的。"玩" 和 "计算" 描述实际或潜在的行为--即它们是性格词, 但有似是而非的 S1 用法, 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确实应该通过写 "玩" 和 "玩" 等来保持它们的直白。但我们没有被教导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要么把 ' 计算 ' 斥之为幻想, 要么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让它的性质直到以后才决定。因此 w 的著名评论 (第120页)--"变戏法中的决定性动作已经做出, 正是我们认为相当无辜的动作"

第6章解释了 W 的另一个常见主题--w 发言时, 演讲本身就是我们的思想, 没有其他一些先前的心理过程, 这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版本的私人言论点--没有 ' 内在标准 ' 这样的东西这使我们能够在行动 (说话) 之前说出我们的想法。

W 评论 (第125页) 关于其他可以想象的使用动词 "意愿" 的方法的意义在于, 它们不会与其他可以想象的使用动词 "意愿" 相同我们"意愿"--即潜在事件 (PE) 的名称, 事实上还不清楚它的含义。"我打算吃" 有 cos 吃, 但如果它的意思是 (COS) 吃, 那么它不会描述一个意图, 但一个行动, 如果它意味着说的话 (COS 是讲话), 那么它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 COS, 它如何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发挥作用?

对于第2127上关于句子何时表达思想 (有意义) 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 ' 当它有明确的 COS 时 ', 这种方法有公开的真理条件。因此, 报价 m W: "当我在语言中思考时, 除了语言表达之外, 我的脑海里没有 ' 意义 ': 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 "而且, 如果我有或没有语言的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我 (说着) 所说的, 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标准 (COS)。因此, W 可爱的格言 (第132页) "这是在语言, 希望和实现满足 "和" 像一切形而上学, 思想和现实的和谐是在语言的语法中找到的。

在这里,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 W 中的 "语法" 通常可以被翻译为 "EP", 并且尽管他经常警告反对理论和概括, 这大约是哲学的广泛的描述和更高阶的描述性心理学, 你可以找到。再次, 这就平息经常批评 W 是反理论的--这一切都取决于泛化的性质。

在 Budd 的这一部分中, 它极大地帮助了思想与现实的和谐 (即如何像期待、思考、想象工作这样的配置--说出它们意味着什么), 以 s 的 cos 来陈述它们, 而 s 的 cos (可能的

事件) 使它们成为现实的 PE。如果我说我希望杰克来, 那么使它成为现实的 COS (PE) 是, 杰克的精神状态或身体行为 (节奏的房间, 想象杰克) 是不相关的。思想和现实的和谐是, 杰克来了, 不管我以前或以后的行为或任何精神状态, 我可能有和 Budd 是混乱的, 或至少是混乱的, 当他说 (第132底部), 必须有一个精神状态的内部描述, 可以n同意现实, 这是一个思想的内容, 因为这些术语应该仅限于 S1 的自动化, 从来没有用于 S2 的有意识的功能。杰克将来的思想的内容 (意思) 是他来的外部 (公共) 事件, 而不是任何内心的心理事件或状态, 私人语言的论点表明, 这是不可能连接到外部事件。我们有非常明确的验证外事件, 但没有在所有的 "内部事件"。而 w 和 S 有美丽的展示了很多次, 说出一句话 "我期待杰克来" 的讲话行为只是思想(句子)杰克会来COS 也是一样的杰克确实来了因此, 关于第133页的两个问题的答案和 w 对第135页的评论的含义现在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 "我的期望确实有这样的内容是什么?" 和 "现在中空空间和相应的固体变成了什么?" 以及 "....."。句子和现实之间阴影的插值失去了所有的点。就目前而言, 这句话本身就可以作为这样的阴影。因此,, 它也应该相当清楚, 巴德指的是什么, 是什么让 "有可能与现实实现必要的和谐 (或缺乏和谐)"。

同样, 接下来的部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对杰克的形象成为他的形象? 想象是另一种倾向, COS 是我在脑海里的形象是杰克,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是', 如果显示他的照片和 "否", 如果显示别人之一。这里的测试不是照片与我的模糊形象相匹配, 而是我打算让它 (有 COS) 成为他的形象。因此, 从 w 著名的引用: "如果上帝看着我们的头脑, 他将无法看到那里, 我们说的是谁 (PI p217)" 和他的评论, 整个代表的问题包含在 "那是他" 和 "...。是什么给图像它的解释是它说谎的路径。因此 w 的总结 (第140页) 说, "它最终总是会遇到的, 他把发生的事情称为应该发生的愿望。 ...在实现我的愿望之前, 我是否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出现。而一些事件停止了愿望, 并不意味着它实现了它。也许我不应该已经满足, 如果我的愿望已经满足 " ... 假设有人问它, '在我得到它之前, 我知道我渴望什么吗? 如果我学会了说话, 那么我确实知道。处置词是指我接受的满足 COS 和我的精神状态、情绪、兴趣变化等对处置功能没有影响的 pe。

正如巴德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我希望、希望、期待、思考、打算、渴望等取决于我自己所处的状态--我所表达的 cos。思考和意图是 S2 的配置, 只能通过反身的 S1 肌肉收缩来表达, 特别是言语收缩。

W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情绪上,所以第7章的实质内容就少了。他指出,对象和原因通常是相同的--即它们是因果关系的自我参照(或因果自我反身以搜索现在更喜欢)--s进一步发展的概念。如果看我的桌子,很明显,情绪与S1的快速、只真实的自动化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与S2的缓慢、真实或错误的思维有更多的共同点,但当然S1也会反过来反馈S2S1自动机通常会被修改通过S2和S2"想法"可以自动化(S2A)。

巴德的总结是这本书(第165页)的恰当结局。"否定日常心理词汇的'对象和指定'模式--否认内在过程的画面能正确地表达这些词的语法,并不是维特根斯坦对使用的敌意的唯一原因"心理学哲学中的内省。但它是其最终基础。

现在让我们再来一剂塞尔。

"但是,你 cannot 通过识别它与计算模拟相同的模式来解释像打字机或大脑这样的物理系统,因为这种模式的存在并不能解释系统实际上是如何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工作的。...总之,语法的归属没有确定进一步的因果权力,这对程序提供认知因果解释的说法是致命的...只有一个物理机制,大脑,其各种真实的物理和物理因果水平的描述。新世纪的搜索哲学(PNC) 101-103

"简而言之,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处理'意识过于高,无法捕捉到内在意图的具体生物现实.....。我们对这一差异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同一个句子'我看到一辆汽车向我驶来',可以用来记录视觉意图和视觉的计算模型的输出..。在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意义上,说大脑是信息处理设备是完全错误的"Searle PNC p104-105

"故意状态代表其满足的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一个心理表象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使用的表示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本体论的概念。任何有满足条件的东西,都可以以一种意图的特点成功或失败,是根据定义a它的满意条件的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条件来分析社会现象的意图结构。Searle MSW p 28-32

又是维特根斯坦的照片。

"哲学只是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断任何东西..。一个人可能会给出这个名字

"哲学" 是什么是可能的所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之前。PI 126

"我们越狭隘地研究实际语言,它与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越尖锐。(因为逻辑的水晶纯洁性,当然不是调查的结果:这是一个要求。PI 107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哲学调查中一个显著而有特色的现象:困难---我可以说不---是不是找到解决方案,而是承认为如此看起来像如果它只是一个初步的。我们已经说了一切。---不是随之而来的,没有这本身就是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与我们错误地期待解释有关,而困难的解决是一种描述,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考虑中给予它正确的位置的话。如果我们沉溺于它,不要试图超越它。泽特尔p312-314

在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讨论中,一个主要主题是需要将基因编程的自动化与文化的影响分开。所有对高阶行为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区分快速的 S1 和缓慢的 S2 思维 (例如,感知和其他自动化与配置),而且是 S2 的逻辑扩展到文化中。

塞尔的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一个惊人的描述更高层次的 S2 社会行为由于到最近的处置心理学基因的进化,而后来的 W 显示了它是如何建立在 S1 的真实--只有无意识的公理--进化为 S2 的有意识的处置命题思维的基础上的。

有一点要记住,哲学除了澄清关于语言如何使用的困惑外,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在特殊情况下.就像各种 "物理理论",但与其他漫画中的人生观 (宗教、政治、心理、社会学、人类学) 不同,它太大脑和深奥,不能被一个很小的边缘所掌握,甚至是不现实的,连它的追随者都是如此的不现实完全忽视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与其他学术 "生命理论",如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广泛分享社会学,人类学,流行心理学,历史和文学。然而,大大小小的宗教、政治运动,有时还有经济运动,往往产生或接受已经存在的漫画,这些漫画忽视了物理学和生物学 (人性),它们的力量来自于地面或宇宙,强化了我们的迷信 (EP 默认),并帮助向地球浪费废物 (几乎每一个社会实践和机构的真正目的,这些实践和机构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基因的复制和资源的消耗)。关键是要认识到,这些是在一个连续的哲学漫画,并有相同的来源 (我们进化的心理学)。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年轻的时候就吸收了各种各样的卡通生活观,只有少数人从这些观点中

成长出来。

还要注意的,正如 W 早就说过的,前缀 "meta" 是不必要的,在大多数 (也许是所有) 的上下文中, "元认知"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取代 "认知" 或 "思考", 因为思考我们或他人所相信或知道的东西是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思考, 不必被视为 "薄荷" (对机构的理解或在我的术语中也是 UA)。用 S 的话说, COS 是对正在被思考的东西的考验, 他们是相同的, 因为 '下雨了', '我相信下雨了', '他相信下雨了' (同样是因为 '知道'、愿望、法官、理解等), 即它是 "下雨。这是在 "元认知" 和 "无休止" 的配置 ("命题态度") 方面要牢记的关键事实。

现在为我回顾卡拉瑟斯的一些摘录 ' (C) ' 不透明的心态 ' (2013), 这是充满了经典的混乱打扮成科学。这是大脑和行为科学 (BBS) 中一个不可错过的戒律的主题。

BBS 中的一个回应是由 Dennett (他分享了 c 的大部分幻想) 做出的, 他似乎觉得这些想法相当不错, 只是 C 应该消除使用 'i', 因为它假定存在一个更高的自我 (目的是将 S2 大幅减少到 S1)。答案是肯定的, 写作、阅读的行为以及任何以自我、意识和意志为前提的所有语言和概念 (正如 S 经常指出的那样), 所以这样的描述将只是一部没有任何价值的生活漫画, 人们最可以说哲学和许多 '科学' 的讨论行为。w 框架早就指出, 第一个-人的观点是不可消除的, 也不能还原到第三人称人的角度, 但这对卡通的人生观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同样, 将大脑功能或行为描述为 "计算"、"信息处理" 等--都被 W/S、Hetto、Read、黑客和其他许多数百血无数次。最糟糕的是关键但完全不清楚的 "代表性", 我认为 S 作为满意条件 (COS) 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也就是说, "我认为下雨了" 的 "代表" 是雨的 COS。

最糟糕的是, C (如 Dennett 和 Searle) 认为他是 W 方面的专家,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对他进行了研究, 并决定将私人语言的论点作为 "行为主义" 拒绝! 我们著名的拒绝行为主义, 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描述为什么它不能作为对行为的描述。"你是不是真的行为主义者乔装打扮? 你不是真的说过, 除了人类的行为之外, 一切都是虚构的吗? 如果我说的小说, 那么它就是一个语法小说 "(PI p307) 而我们可以指出在 c 的现代行为主义计算主义者"形式。坚持第一的不可缺少-人的观点, 而 C 道歉 d 在 BBS 文章中使用 "i" 或 "自我"。

赫托已经显示了 W 和丹内特 (D) 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将起到慈善的作用也要让 C 化, 因为我把 D 和 C (以及丘奇兰和许多其他) 在同一页上。S 是许多在各种情况下解构 D 的人之一著作而这些都可以与 C 的对立中阅读。让我们记住, W 坚持在行动中使用语言的例子, 一旦你得到了这一点, 他大多很容易理解, 而 C 则被 '理论' 迷住了 (即在没有清晰的 COS 的情况下链接着无数的句子), 很少困扰特定的语言游戏, 更喜欢以任何明确的方式解释的实验和观察 (见 BBS 的回应), 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更高层次的行为描述无关 (例如, 它们究竟是如何适应本质的表)。他称赞的一本书 (记忆和计算大脑) 将大脑描述为一个计算信息处理器--一个被 S 和其他人彻底和反复消灭的大二观点, 包括 W 英寸 20 世纪 30 年代。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已经读了成千上万页的 w 和关于 W, 很明显, C 没有一个线索。在这一点上, 他加入了一长串杰出的哲学家, 他们的 w 的阅读是徒劳的-罗素, 奎因, 杜米特, Kripke, Dennett、Putnam、Chomsky 等。(虽然普特南后来开始看到光明)。他们只是无法理解大多数哲学是语法笑话和不可能的小插曲--一种卡通的人生观。

像《心灵的不透明》这样试图架起两门桥梁的书科学或两个层次的描述实际上是两本书, 而不是一本。有对我们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描述 (而不是解释, 正如 W 所表明的), 然后是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实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我们有办法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 虽然问题和方法通过彼此。(W)PI p232), C e tal 被科学迷住了, 只是假设它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结婚高水平描述性心理学到神经科学和实验心理学, 但 W\ s 和其他许多人已经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它非但没有使对行为的描述科学和清晰, 反而使其语无伦次。一定是靠上帝的恩典, 骆家辉、康德、尼采、休姆、维特根斯坦、塞尔等人能够在没有任何实验科学的情况下给出这样令人难忘的行为记载。答案是肯定的, 就像政客一样, 哲学家很少承认错误或闭嘴, 所以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原因 W 诊断得很完美。底线必须要是什么是 有用的, 什么是 有意义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认为疾控中心 (卡拉瑟斯、丹内特、丘奇兰) 的哲学观点与 w s 的哲学观点相比, 是没有用的, 他们的最终结论是, 将、自我和意识是毫无意义的幻象--也就是说, 它们毫无意义, 没有清晰的 COS。疾控中心对认知科学的评论是否有启发式价值还有待确定。

这本书 (就像一个巨大的其他作品体) 试图低估其他动物的 HOT, 并减少行为对大脑功能 (吸收心理学进入生理学)。哲学是一场灾难, 但是, 只要人们首先阅读 BBS 中的许多批评, 对最近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评论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就像丹内特、丘奇

兰和其他很多人经常做的那样, C 并没有透露他真正的宝石直到结束, 当我们被告知自我, 意志, 意识是幻想 (据称在这个词的正常意义上)。丹内特不得不被 S、Hadto 等人揭开面纱, 因为他解释了这些 "迷信" (即做了通常的哲学动作, 根本不解释, 事实上甚至没有描述), 但令人惊讶的是, c 在一开始就承认了这一点, 尽管他当然认为他是在表现我们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想法, 他的卡通用法是有效的。

人们还应该看到 Bennett 和黑客在《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2003年) 中对认知科学的批评, 以及他们在《神经科学与哲学》(2009年----不要错过丹尼尔·罗宾逊的最后一篇文章) 中与 S 和 Dennett 的辩论。《黑客》最近关于《人性》的三本书也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探讨。

长期以来, 关于化学物理和物理化学的书籍一直在出版, 但没有迹象表明两者会合并 (也不是一个连贯的想法), 也没有迹象表明化学会吸收生物化学, 也不会反过来吸收生理或遗传学, 生物学也不会消失也不会消除心理学、社会学等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学科的 "青年", 而是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描述, 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数据和解释机制。但物理嫉妒是福富I我们无法抗拒物理、数学、信息和计算的 "精确性" 与更高层次的模糊性。这 ' 必须 ' 是可能的。还原论兴盛尽管量子力学的不可理解性、不确定性、波/粒子、活猫、量子纠缠, 以及数学的不完整性和随机性 (哥德尔/沙伊廷-请参阅我对亚诺夫斯基的 "理性的外部界限" 和这里的节选) 及其不可抗拒的拉力告诉我们, 这是由于 EP 违约造成的。再次, 来自 W 的急需的新鲜空气的气息: "因为逻辑的水晶纯洁性, 当然不是调查的结果: 这是一个要求。PI p107。很难抗拒把大多数关于行为的书都扔了, 重读了 W 和 S。只是从任何试图 ' 解释 ' 的东西跳得更高订单行为, 例如 pi 中的这些引号 http://topologicalmedialab.net/xinwei/classes/readings/Wittgenstein/pi_94-138_239-309.html, 我的时间, 我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看了一万页的哲学后, 很清楚, 试图做更高层次的描述性心理, 普通的语言变成了有意和无意中的特殊用途, 本质上是不可能 (即哲学和其他行为学科的正常情况)。使用特殊的行话词 (例如, 内涵, 现实主义等) 也没有哲学警察来执行一个狭隘的定义, 关于他们的意思的论点是无休止的。黑客是好的, 但他的写作如此珍贵和密集, 它往往是痛苦的。Searle 是非常好的, 但需要一些努力来拥抱他的术语, 并犯了一些惊人的错误, 而 W 是最清晰和最见地的, 一旦你掌握了他正在做什么, 从来

没有人能够效仿他。他的 TLP 仍然是机械还原论人生观的最终陈述,但他后来看到了自己的错误,诊断并治愈了"卡通病",但很少有人明白这一点,最简单的是忽视了他和生物学,所以有数万本书以及数百万篇文章和大多数宗教和政治组织(直到最近大多数的经济学)和几乎所有对生活有卡通看法的人。但世界不是漫画,所以一个巨大的悲剧正在被当作卡通的人生观来上演"(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多元文化)与现实碰撞,普遍的盲目性和自私导致了文明的崩溃。

对我来说,这似乎很明显(就像对 W 一样),机械的思维观的存在与所有基本行为的原因相同--它是我们的 EP 的默认操作,它寻求我们可以刻意思考的东西,而不是在自动 S1,其中我们大多仍然健忘。

然而,大多数行为确实是机械的,现象学的幻觉比 Searle 描述的要广泛得多。当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又回到 s 2 意识的时候,我最震惊地意识到我刚刚开了几分钟,没有意识到驾驶完全。经过反思,这种自动化几乎可以被视为所有的我们的行为,只有最低限度的监督和意识从 S2。我写这一页必须"认为"(即,让一些时间过去)关于该说什么,但后来它就流到了我的手中,它是哪一种类型的,总的来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除非我想到改变一个特定的句子。你读它给你的身体发出命令,让你静坐,看着这部分页面,但这些话只是流入你的血液里某种理解和记忆发生,但除非你专注于一个句子,否则做任何事情都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一名足球运动员跑下球场,踢球,成千上万的神经冲动和肌肉收缩巧妙地协调与眼球运动,并从本体感觉和平衡器官的反馈已经发生,但只有一种模糊的控制感和高-水平的结果意识。s 2 是坐在办公室的警察局长,而 s 1 有数千名警察根据他大多甚至不知道的法律做实际工作。阅读、写作或足球是 a2 的自愿行为。以上,但由从下面看到的数千个自动动作 A1 组成。当代行为科学大多关注这些自动化。

至少阅读 Searle 的 PNC 第6章"现象学幻觉"(TPI)是一个好主意。很明显,TPI 是由于对 S1 的自动化的遗忘,以及将 S2 的缓慢有意识的思维视为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所有的。这是经典的空白石板盲症。同样明显的是,W 显示这大约60年并在我们先天的系统1的只有真实的自动公理化网络的首要位置给出了它的原因,它是内在的源泉。非常粗略地,关于世界的'观察员独立'特征作为 S1 或内部,并且'观察者依赖'特征作为 S2 或外在应该被证明是非常显露。正如 Searle 所指出的,现象学家的本体论完

全向后,但由于其 EP 的默认值,几乎每个人都是如此。

另一部值得仔细研究的 w 方面的优秀作品是约翰斯顿的《维特根斯坦:重新思考内心》(1993年)。他指出,有些人会反对,如果我们的报告和记忆真的不可测试他们将没有价值,但"这种反对忽略了 W 的论点的全部意义,因为它假定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个人所说的发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心理陈述的语法意味着后者构成了前者的标准。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脸上表情集中,想知道'她内心发生了什么',那她就会说你告诉我们她正在努力找出一个复杂的总数的答案,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想知道什么。尽管她很真诚,但她的陈述是否可能是对她正在(或正在)做什么的不准确描述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出现。这里混乱的根源是没有认识到心理概念与用来描述外部事件的概念有不同的语法。让内心显得如此神秘的是,错误地试图用另一个概念来理解一个概念。事实上,我们的内在概念,我们的意思是当我们谈论的'她内心发生的事情'与神秘的内在过程无关,而是与个人提供的她的经历的叙述有关.....。作为过程或事件,个人内部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纯粹的医学或科学利益"(第13-14页)。

"W 对内在过程概念的攻击并不意味着相反,只有外部事项;通过揭示话语的真实本质,他强调了我们不仅仅是对行为感兴趣的事实。我们不只是想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处于这样那样的位置,她的特征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安排的。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她的帐户背后的这种行为..."(p16-17)

在阐述 W 关于不可能有私人规则或私人语言的推理时,他指出,"然而,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她没有制定规则,但原则上她不能这样做.....。关键是,如果没有公开检查的程序,她就无法区分遵循规则和仅仅认为自己在遵循规则"

在第55页,约翰斯顿就愿景提出了一个观点(W和S在这一背景和其他背景下多次提出),对外部的讨论完全取决于它对我们直接第一的不可挑战的性质的非常容易理解-人的经验的内部。系统2怀疑如果没有系统1的真实确定性,如果你现在阅读这些话的确定性是判断的基础,而不是一个本身可以判断的东西,那么对心灵、意志、感官、世界的怀疑就无法站稳脚跟。这个错误是所有哲学中最基本、最常见的错误之一。

在第81页,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检查你关于你的性格的陈述(通常只是被混

淆地称为 "命题态度"), 比如你的想法或感受, 而不是我们心理的缺陷, 正是这些报表的兴趣所在。"我累了" 告诉我们你的感受, 而不是再给我们一点关于外的数据, 比如你的慢动作或者你眼睛下面的阴影。

约翰斯顿随后做了出色的工作, 解释了 W 对意义或理解 (以及所有处置) 是伴随演讲而来的经历的理解。正如 W 所指出的, 只要考虑一下你认为你理解的情况, 然后发现你没有理解, 就会发现任何内心的体验与意义、理解、思考、相信、知道等无关。的经验, 这重要的是我们参与的公共语言游戏的意识。类似的考虑也解决了 "闪电般的思维速度" 的问题。"关键是要认识到, 思维不是一个过程或一连串的经验, 而是有意识的生命生活的一个方面。与思维的闪电般的速度相对应的是, 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解释自己在做什么、在说什么 "(第86页)。正如 W 所说: "或者, 如果人们把句子的开头和结尾称为思想的开始和结束, 那么就不清楚它是应该说思维在这段时间里是统一的, 还是像说句子这样的过程" (RPP2p237)。

再次: "个人对她认为的东西的描述与她对她的意图和她的意思的描述有相同的语法。我们感兴趣的是她倾向于给出的过去的叙述, 她能够给出一个账户的假设是将她视为有意识的部分原因 "(第91页)。也就是说, 所有这些性格动词都是我们有意识的、自愿的 S2 心理学的一部分。

在《内在的复杂性》中, 他指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我们沟通内在的最佳方式是指外但我要说的是, 这既是自然的, 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没有私人语言和心灵感应, 我们只能收缩肌肉, 到目前为止, 最有效和最深入的沟通是通过收缩口腔肌肉 (讲话)。正如 W 在几个上下文中所评论的, 正是在戏剧中 (或现在在电视和电影中), 我们看到了最纯粹形式的语言 (思想)。

处置如打算继续只要我们不会改变或忘记它们, 因此缺乏精确的持续时间以及强度和水平, 内容是一个决定, 因此不是一个精确的精神状态, 所以在所有这些方面, 它们与 S1 的感知、记忆和反身反应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 S1 情绪。

S1 和 S2 的区别 (正如我所说的--这不是 J 或 W 可用的术语) 也可以从性格动词的不对称中看出, 第一个人使用 '我相信' 等, (在真诚表达的情况下) 只真实的句子与第 (4) 愤怒的人使用 '他相信' 等, 是真实的或虚假的循证命题。人们不能说 "我相信下雨了,

但不是", 但其他时态, 如 "我相信是下雨, 它不是" 或第三人 "他相信它是, 它不是" 是好的。正如 J 所说: "这里问题的核心是个人能否观察到自己的性格.....。澄清这一悖论的关键是要注意, 个人对自己精神状态的描述也是间接地描述了一种状态。事务。。换句话说, 有人说她相信 P 因此致力于维护 P 本身.....。因此, 个人不能遵守她的信仰的原因是, 通过采取中立或评估对它的立场, 她破坏它。有人说 "我相信下雨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会从而破坏她自己的断言。正如 W 所指出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等同于第三人称使用动词, 因为一个意思是错误地相信的动词会缺少一个提出指示性的第一人.....。这两个命题不是独立的, 因为 '我内心正在进行这种情况的断言断言: 这在我之外发生的' (RPP1 p490) "(P154-56)。虽然没有被 W 或 J 评论, 但孩子们从不犯这样的错误, "我想要糖果但我不相信我想要它 "等, 表明这样的结构是建立在我们的语法 (到我们的基因), 而不是文化附加。

然后, 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他引用了 W "当我知道我相信什么的时候, 我从自己的话中得出结论对我的行为有什么意义呢? 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什么表现呢? 是不是表现在这正是我不推断我的行为从我的话? 这就是事实。

(RPP1 第744)。另一种说法是, S1 是认知的公理化真理唯一的基础, 作为确定真伪的非命题基板, 不能被明智地判断。

他在这一章的结尾对 LG (在我们的心理范围内) 内的变异性作了重要评论, 我建议仔细阅读。

约翰斯顿继续在《内在的外在图片》中的讨论, 其中大部分总结在他引用 w. "内心是隐藏的, 对我们意味着它是隐藏的, 在某种意义上, 它不是隐藏的对它。从主人的表达的意义上说, 这并不是对主人隐瞒的, 我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信他的表情和存在, 错误没有位置。而这种游戏中的不对称表现在一句话中, 内心是对别人隐藏的 "(LWPP2 第36页)。J 接着说: "问题不在于内心是隐藏的, 而是它所涉及的语言游戏与我们平时谈论知识的游戏有很大的不同"然后他进入W 一生的主要主题之一--人和机器的区别。"但对一个人来说, 假设是不可能深入了解这个机制。因此, 不确定性是假设的..。我相信不可预测性必须是内在的本质特征。表达的无限多样性也是一样。(RPP2p645 和 LWPP2 P645 第665页)。再次, 我们探讨动物和计算机之间的区别。

J 指出, LG 中的不确定性不是缺陷,而是对我们的人性至关重要。w: "(重要的是) 证据并不是让感觉 (以及内心) 仅仅是可能的,而是我们把这当作重要证据的证据,我们把这作为这种证据的依据,这样这种证据就有了特殊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并由一个概念突出。(Z p554)。

J 认为这种不确定性的三个方面是缺乏固定的标准或细微的含义,缺乏对内在状态后果的严格确定,以及我们的概念和经验之间缺乏固定的关系。w: "一不能说一个内在状态的基本可观察的后果是什么。比如,当他真的高兴的时候,那么对他的期待是什么,又有什么不呢?当然也有这样的典型后果,但不能用描述物理物体状态的反应来形容"(LWPP2 第90页)。J "在这里,她的内在状态不是我们无法知道的,因为我们无法穿透外面纱。相反,没有什么确定的要知道。(195 页)。

在他的最后一章,他指出,无论科学进步如何,我们的 LG 都不可能改变。"虽然可以想象,对大脑活动的研究可能会成为人类行为更可靠的预测指标,但它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与语言游戏中涉及的意图并不一样。不管科学家的价值是什么'它的发现,它不能说已经揭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意图。(第213页)。

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大脑状态与配置的相关性似乎不太可能。"这里的困难在于,一个思想的概念是一个高度人为的概念。有多少想法在特特拉克斯塔斯?而当它的基本想法击中 w 时,是一种想法还是他们的皮疹?意图的概念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这些后续语句可以所有被视为对最初思想的放大或解释,但我们如何假设这与大脑状态有关?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它也将包含关于思想的每一个可能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允许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与相同的大脑状态相关.....。词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互换,在另一个意义上则不能互换。这就给试图将大脑状态和思想联系起来尝试造成了问题..。两个想法可能是在一个意义上是一样的,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不同的.....。因此,一种思想的概念是脆弱和人为的,因此很难理解谈论一个到一个与大脑状态的相关性会有什么意义"(p218-219)。也就是说,同样的想法 (COS) "下雨" 表达了无限数量的大脑状态,在一个或多个人。同样,"相同" 的大脑状态可能会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表达不同的思想 (COS)。

同样, w 否认记忆是由神经系统中的痕迹组成的。"在这里,假设的轨迹就像内时钟,因为我们没有比咨询内时钟来猜测时间更能从跟踪中推断发生了什么。然后,他注意

到一个人在阅读时在阅读时,在 **w** (RPP1 p908) 中的一个例子,他不能在没有阅读的情况下重复文本。标志着但他们不相关的文本规则 ... "文本将不会存储在 **jottings** 中。为什么要把它存放起来呢?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也"..。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人们总有一天会得出明确的观点更可信的了,即生理或神经系统中没有与特定思想或特定记忆思想相对应的副本 "(LWPP1 P504)。这意味着可以有没有生理规律的心理规律性;正如 **w** 挑衅地补充说的那样,"如果这破坏了我们的因果关系概念,那么现在是他们感到不安的时候了。(RPP1 第905页) '为什么一个系统的初始状态和终端状态不应该由不涵盖中介状态的自然法连接?(RPP1 第909页) ... [很有可能] 大脑中没有与联想或思维相关的过程,因此不可能从大脑过程中读出思维过程.....。可以说,为什么这个秩序不应该从混乱中进行? ...因为它是,无可救药地;这没有理由不真正支持我们的思想,从而不支持我们的谈话和写作。'(RPP1 第903页)。但这里一定有生理上的解释吗?我们为什么不单独解释呢? -但如果你在检查机器的行为,你永远不会这样说话!-谁说,一个生物,动物的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这个意义上?"(RPP1 p918) (第220-21页)。

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可以不同地接受这些评论,但一种方法是 **w** 预测混沌理论的兴起,体现了心灵和自我-生物组织。既然不确定性、混沌和不可预测性现在是标准的理论,从亚原子到分子尺度,在行星动力学(天气等)和宇宙学中,为什么大脑应该是一个例外?我看到的对这些言论的唯一详细评论是在 **Daniele** 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莫亚尔-夏洛克(DMS)。

这是相当惊人的,虽然 **w** 的观察是所有研究的基础行为--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历史、人类学、政治、社会学和艺术,他甚至没有在大多数书籍和文章中被提及,甚至只有没有什么可说的例外,而且大多数扭曲或平淡无奇的错误。最近有一连串的兴趣,至少是对哲学的兴趣,这种荒谬的情况可能会改变,但可能不会太多。

在黑客最近的一本《人性》(2011年)第7章(特别是第222-6-32)第7章中,讨论 **S1** 原因与 **S2** 原因之间的逻辑(心理)差异,对任何行为的学生都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几乎普遍的错觉,"原因"是一个精确的逻辑上准确的术语,而"原因"是不但 **w** 暴露了很多次答案是肯定的,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所有的科学和数学概念当然,一个人必须保持不断记住,'行动','条件','满意',甚至"和","或","以前","真实"等都是复杂的语言游戏,能够绊倒我们如此美丽的 **BBB** 在30年代。

塞尔在他最近的一本书《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中发表了许多有趣的言论)(2013),and 我似乎写了唯一的评论,所以我将在这里详细讨论。

在 TARW 的第21页,我们再次遇到了我认为 s 的工作中明显的缺陷,如果他只更仔细地阅读后来的 W 和他的评论员,这个缺陷早就应该被排除在外。他把自由意志称为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的 "假设"!从 W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志、自我、世界和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是判断的基础--是我们行为的公理的基石,不可能判断它们。我们能不能 "假设" 我们有两只手或者生活在地球表面,或者麦当娜是歌手等?也许这个巨大的错误连接在他的混合真正只有 S1 和命题 S2,我已经注意到。令人惊讶的是,他几乎能把其他的事情都做好,在这个问题上跌跌撞撞!

在第22期和其他地方,他使用了无意识的意图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菲尔问题论文中首次讨论了这一概念,并指出,这些都是可能变得有意识的东西(例如梦)。我认为我是第一个评论这个问题的人,指出如果你不能谈论无意识的想法,你也不能说有意识的想法(BBB)。在这里和整个他的工作过程中,这是不可阻挡的承认他不使用 s1/S2 概念,因为它使它更容易保持事情的直,他仍然发现有必要沉溺于非常不。维特根斯泰尼安术语。例如,"一旦你有可操作的句法元素,你可以分离意图从其直接的原因,以感知和记忆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使分遣队不加句结构化表示元素。(第31页)只是说,随着语言的出现,S2 的处置意图也随之出现,有意识的思想和理性(即可能以语言表达的公共行动)成为可能。

关于原因和欲望(第39页),请看这里的其他地方和我对他其他作品的评论。

s 的持续引用作为精神状态的处置,和他的r参考精神状态表示(实际上'介绍'这里)与 COS,是(在我看来)适得其反。例如,在第25页,他似乎想说,我们看到的苹果是 CSR 的 COS--(合理地自反射-即,起因被修造)对苹果的悟性和瘙痒的反身无意识划痕有同样的状态(即 COS)作为手臂的故意计划的运动。因此,S1 的精神状态将包括在 S2 作为 COS 的作用中。虽然我接受 S 的大部分本体论和认识论,但我看不到这一点的好处,但我对他最尊重,所以我会努力的。我注意到他倾向于将 S1 和 S2 混合在一起(对其他人来说很正常,但在 searle 中却有一个缺陷),他在第29页上这样做,他似乎将信仰称为精神状态。在我看来,这是很基本的,也是很清楚的,因为在 30年代, w 的 BBB, S2 不

是精神状态,在任何意义上 S1。我们需要始终保持明确 S1 和 S2 的语言游戏之间的差异,因此,如果他坚持使用的信念游戏引用 S1,那么它是更清楚的,如果我们提到 B1 和 B2,其中 B2 是一个词,用于引用系统2的公开语言行为。

p25 上开头的 "因为" 这一段讨论的是 S1—i.e 的只有真实的无意识感知、记忆和反身行为,这是我们的公理。我们进化心理学 (EP) 的自动功能.正如所指出的,人们可以读到 Hhto 和 Myin 's 书 ' 激进化积极活动: 基本思维无内容 ' (2012) 和他们的续集对于 S1 的非代表性或活跃性质的一个非常不同的最近描述。

p26 上的意图表更新了他几十年来使用的一个,我把它作为我上面扩展表的基础。

近半个世纪前, S 写道: "如何从中受益就是", 这是我们对行为理解的革命性进步(虽然不太明白 W). 他继续发展对行为的自然主义描述, 并在第339页上展示了伦理是如何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社会行为的和语言。一个基本概念是欲望独立的行动理由 (DIRA), 这在他的各种书中得到了解释。有关大纲, 请参阅我对他的城市生活垃圾和其他作品的评论。他倾向于使用 S2 的近因 (即处置心理学和文化) 来定义他的分析, 但与所有行为一样, 我认为它是肤浅的, 除非它包括 S1 中的最终原因, 所以我把他的 IRA 分解成 DIRA1 和 DIRA2。这使得在对等利他主义和包容性健身的无意识机制方面能够描述。因此, 我会重述第39页的最后一句话 "...。人们被要求推翻他们的自然倾向, 使道德考虑占主导地位 "作为"...。人们被迫超越他们的直接个人利益, 通过互惠利他主义和包容性的健身来获得长期的遗传利益。

S 对现代两种制度的遗忘 (他与大多数哲学家分享) 框架, 正如 W 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关于确定性》中最戏剧性地指出的那样, W 的 "激进" 认识论的全部含义是最不幸的 (正如我在许多评论中所指出的)。是 W 在描述这两个系统方面做得第一、最好 (尽管没有其他人注意到), oc 是知识史上的一件大事。S 不仅没有意识到他的框架是 W 的直接延续, 其他人也是如此, 这也是没有任何重要参考的原因。W 英寸这本书。像往常一样, 人们也注意到没有明显的熟悉 EP, 它可以启发所有的讨论行为提供真正的最终进化和生物解释, 而不是表面的近在咫尺的文化。

因此, 我认为, 如果人们意识到看到红色或感觉疼痛是自动的只真实的 S1, s 对描述 p 202 上的感觉 ("体验") 的两种方式的讨论就会清楚得多, 但只要我们有意识地注意它 (

大约500种)毫秒或更多)它成为'看见作为'和命题(真实或假) S2 功能,可以公开地表达在语言(和其他身体肌肉收缩并且)。因此,与红色或疼痛相对于红色或疼痛相同的 S1 "体验",一旦我们开始反思它,通常会混合成一个"体验"。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地方,以获得这些问题的理解是 s直到在 W 的著作开始在 BBB 和与 OC 结束. 没有其他人曾经如此清晰地描述过语言游戏的微妙之处。人们必须时刻牢记"错误"、"真实"、"经验"、"理解"、"了解"、"看"、"相同"等的模糊和多重含义,但只有 W 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是 S 经常跌跌撞撞。而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除非一个人可以清楚地重申所有的 p202 将只有真实的不可判断的 S1 与命题 S2 分开,那么关于行为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说没有混淆。当然,,非常经常(即,通常)词的使用没有明确的含义--一必须要指定如何在这种上下文中使用"true"或"跟随"或"see", W 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谁始终正确地获得了这一权利。

再次在 p203-206, 本质上有意自动因果的讨论迪波斯理想性只有有意义的我,因为我把它看作是另一种方式来描述 S1 状态,为有意识的 S2 提供原料处置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还有什么可能的),必须是这样。因此,他对 p212 的评论是正确的,对金钱是正确的--最终的解释(或者正如 W 坚持描述的那样)只能是一种归化的解释,它描述了心灵、意志、自我和意图是如何工作的,不能有意义地消除它们作为"真实"现象。回忆 s 对丹内特的"意识解释"的著名评论,题为"意识被解释掉"。这使得它所有更多的奇怪的是, S 应该反复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我们必须'假设'一个自我(p218-219)。

也,我再次认为 S 走错了方向(p214),当他认为混乱是由于哲学中的历史错误,如二元论,理想主义,唯物主义,表象主义等,而不是普遍易受我们的默认心理学 — 他所说的"现象学幻象"(TPI), w 用语言来形容。正如他所指出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和心理现象是相同的事件,在不同的层面上描述"和"有意识的意图如何导致身体运动? ...锤子怎么能凭借坚固的东西移动钉子呢? ...如果你分析什么是稳固..。如果你分析什么是意图在行动是因果关系,你看到类似地没有哲学问题剩余。

我将翻译他的评论(p220)"说话者只有在引用表达式的表达中引入了所指对象满足的条件时,才可以使用表达式进行引用;和参考是通过满足该条件而实现的."意义是通过声明可公开核实的满足条件(真相条件)来实现的。"我想是下雨了",如果下雨了,否则是假的,那就是真的。也,我要指出的是:"我的论点的核心是,我们的语言实践,正

如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预先假定存在的现实独立于我们的表现。(第223页)作为"我们的生活显示了一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的存在,不能被智力的挑战。

是时候多引用一些引文,讨论他最近出版的《新世纪的哲学》(2008年)的书了,和其他地方一样,我将重复一些引文注释,以将它们置于不同的上下文中。

"机器过程会导致思维过程吗?答案是:是的。事实上,只有机器过程才能导致思维过程,而'计算'并不命名机器过程;它命名了一个进程,该进程可以是,而且通常是在计算机上实现的。Searle PNC p73

"...将过程定性为计算是从外部对物理系统的表征;而将过程标识为计算并不能识别物理学的内在特征,它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的相对特征。Searle PNC p95

"汉语房间争论表明,语义不是语法所固有的。我现在提出了一个单独而不同的观点,即语法不是物理学所固有的。Searle PNC p94

"试图通过递归分解消除同因社会的谬误失败,因为获取物理固有语法的唯一方法是在物理学中放置一个同家之本。Searle PNC p97

"但是,你不能通过识别它与计算模拟相同的模式来解释像打字机或大脑这样的物理系统,因为这种模式的存在并不能解释系统实际上是如何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工作的。...总之,语法的归属没有识别进一步的因果权力的事实是致命的说法,程序提供了因果解释的认知..。只有一个物理机制,大脑,其各种真实的物理和物理因果水平的描述。Searle PNC p101-103

"简而言之,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处理'意识过于高,无法捕捉到内在意图的具体生物现实.....。我们对这一差异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同一个句子'我看到一辆汽车向我驶来',可以用来记录视觉意图和视觉的计算模型的输出..。在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意义上,说大脑是信息处理设备是完全错误的"Searle PNC p104-105

"仅仅由于理由陈述中报告的事实性质,是否有理由采取对理性代理人具有约束力的行动,并独立于代理人的愿望、价值观、态度和评估? ...真正的悖论传统的讨论是,它试图提出休姆的断头台,刚性事实价值的区别,在一个词汇,其使用已经预先假定的

错误的区分。 Searle PNC p165-171

"...所有的身份功能, 因此所有的制度现实, 除了语言, 都是由具有声明的逻辑形式的言语行为创造的.....。有关地位功能的形式几乎总是神权的问题.....。承认某事是一项权利、义务、义务、要求等, 就是承认行动的理由.....。这些神论结构使行动的需要独立的理由成为可能.....。总的观点是非常清楚的: 建立基于愿望的行动理由的一般领域的前提是接受一种独立于愿望的行动理由制度"。 Searle PNC p34-49

"意图的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超出了现象学的范围, 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现象学现实.....。因为没有意义的意义的创造是无意识的体验..。它不存在..。这是。。。现象学错觉。 Searle PNC p115-117

"意识在因果关系上可归因于大脑过程..。意识除了潜在神经生物学的因果能力外, 没有自己的因果能力..。但因果可还原性并不导致本体论可还原性..。意识只存在于有经验的..。因此, 它不能简化为有第三人称本体的东西, 即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的东西。 Searle PNC 155-6

"...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基本故意关系与满足的条件有关。而命题是任何能与世界建立有意关系的东西, 因为这些故意的关系总是决定满足的条件, 而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东西足够要确定满足的条件, 事实证明, 所有的意图都是一个命题的问题。 Searle PNC p193

虽然 S 没有说, 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道的, 但他的大部分作品直接来自于 W, 尽管他经常批评他。说塞尔继续 W 的工作并不是说这是 W 研究的直接结果, 而是说因为只有一个人心理 (出于同样的原因, 只有一个人类的心脏病), 任何准确描述行为的人都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 e 变种或扩展 w 说什么 (因为他们必须, 如果他们都对行为的正确描述)。我发现大多数 S 预示着 w, 包括著名的中国房间论点的版本, 反对强 AI 和相关的问题, 这是第3-5 章的主题。顺便说一句, 如果中国厅你感兴趣, 那么你应该读维克多罗迪奇的优秀的, 但几乎未知的, 补充上的 Cr-"搜索释放的每一个缺陷"。罗伊赫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 W 的数学哲学的论文--即实用系统1能力的 EP (进化心理学) 数数到 3, 延伸到无休止的系统 2 SLG 的 (第二语言游戏) 的数学。

W 对数学心理学的洞察为意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我还要指出, 没有人谁促进强

人工智能, 行为主义的多种版本, 计算机功能主义, CTM (思维的计算理论) 和动态系统理论 (DST), 似乎意识到 W 的特拉克塔斯可以被看作是他们的观点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和最有力的陈述 (即行为 (思维) 作为事实的逻辑处理--即信息处理)。答案是肯定的, 后来 (但之前的数字计算机是在图灵的眼睛一线) W 描述非常详细为什么这些都是语无伦次的心灵描述 (思考, 行为) 必须被心理学所取代 (或者你可以说这就是他这辈子所做的一切)。然而, S 很少提到 W 作为机制的先见之明的心态, 以及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对其的破坏。

自从 W, S 已成为主要解析器这些机械的行为观点, 也许是最重要的描述性心理学家 (哲学家), 但没有意识到 W 是多么完全地期待着他, 总的来说, 也没有做其他人 (但看到许多文件和书籍的普劳德福特和科普兰的 W, 图灵和 AI)。S 的工作比 W 的工作要容易得多, 虽然有一些行话, 但如果你从正确的方向去对待它, 它大多是惊人的清晰。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我的文章。

和 W 一样, 塞尔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坚定哲学家, 他的书面作品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扎实, 贯穿始终。然而, 他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后来的 W, 导致了一些错误和困惑。关于刚果国家警察第7页, 他两次指出, 我们对基本事实的确定性是由于支持我们的主张的理由非常多, 但科利瓦DMS 等人指出, W 在《关于确定性》中明确表明, 不可能怀疑我们的系统1的感知、记忆和思想的唯一真实的公理结构, 因为它是判断的基础, 不能自己判断。在 p8 的第一句话中, 他告诉我们确定性是可修改的, 但这种 "确定性", 我们可以称之为确定性 2, 是扩展我们的公理化和结果不可修改确定性 (确定性 1) 通过经验,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它是命题 (真或假)。这当然是 "用语言与我们的智慧的魅力作斗争" 的一个经典例子, W 展示了这一点一遍又一遍. 一个词-两个 (或许多) 不同的用途。

在 p10 中, 他对理论的反感对 W 进行了惩罚, 但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 '理论' 是另一种语言游戏 (LG), 在对行为的一般描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很少有很好的例子, 也没有出现在大量的这样做是不受许多反例的约束。早期的进化论是一个理论, 例子有限, 但很快就成了大量例子和完全不同意义上的理论的总结。同样, 用一个理论, 你可能会做一个总结的一千页 W 的例子和一个产生的十页。

再次在 p12, "意识" 是自动化系统1功能的结果, 这是 '主观' 在几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

, 而不是, 在正常情况下, 一个证据问题, 但一个真正的理解, 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下, 只有真实的感知别人。

当我读到 p13 的时候, 我想: "我能感觉到极度的痛苦, 继续说下去, 好像什么都没有错吗"不! --这不会是同一意义上的"痛苦"。"内在体验需要外在的标准" (W) 和塞尔似乎错过了这一点。见 W 或约翰斯顿。

当我读到接下来的几个页面我觉得 W 对语言的联系有了更好的把握, 因为他认为它们在许多上下文中是同义词, 他的作品是对思想的精彩阐述, 在许多精彩的语言使用例子中就是例证。正如上面所引用的, "现在如果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果联系, 那么心灵的活动就在我们面前是开放的"和, 如上文所述, 我觉得 S 结束第3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从这两个系统的角度来考虑 W 的 OC 来回答的。同样, 关于科学哲学的第6节。罗伊赫做了一篇关于波普对 w 的文章, 我认为在当时非常棒, 但我得重读一下才能确定

最后, 在第25页, 人们可以否认, 对我们的因果关系或自由意志的概念 (语言游戏) 的任何修改都是必要的, 甚至是可能的。你可以阅读几乎任何页面的 w 和大部分的 DMS, 科利瓦, 黑客等的原因。这是一回事用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等例子来表达世界上的奇怪之处, 但说任何与我们正常使用词汇有关的事情都是另一回事。

在第31、36等页上, 我们再次遇到相同的词 (在哲学和生活中) 不断出现的问题, 这些问题掩盖了 lg 在 "信仰"、"看到" 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这适用于 S1, 它是由精神状态只在现在, 和 S2, 而不是。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总结了他的工作 '社会胶', 从 EP, 维特根斯泰尼安是 S1 的自动快速动作产生了 S2 的缓慢配置, 在个人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普遍扩大成一个广泛的自动无意识的神性关系与他人, 并任意成他们的文化变化。

第3至第5章包含了他众所周知的论点, 反对在我看来是确定的机械思维观点。我看过整本关于它们的答复书, 我同意 S 的观点, 即它们都忽略了他提出的非常简单的逻辑 (心理) 观点 (总的来说, 是半个世纪前 w 在计算机出现之前提出的)。用我的话说, S1 是由无意识的、快速的、物理的、因果的、自动的、不真实的、只真实的精神状态组成的, 而缓慢的 S2 只能用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配置的行为的原因来连贯地描述行为 (潜在的行动) 是或可能成为命题 (T 或 F)。计算机和其他自然只有衍生 (归属) 的意图, 这

取决于我们的观点,而较高的动物有基本的意图,是独立的观点。正如 S 和 W 所欣赏的那样,最大的讽刺是,这些唯物主义或机械的心理减少伪装成切割-边缘科学,但事实上,他们是完全反科学。哲学(描述性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摆脱迷信)正在成为手套的手,它是霍夫斯塔德,丹内特,卡拉瑟斯,库兹韦勒等,谁被冷落在寒冷中。

第62页很好地总结了论点之一,但第63部分表明,他仍然没有完全放开空白板,因为他试图解释社会的趋势,从 S2 的文化延伸。正如他在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他给出了行为主义的文化、历史原因,但对我来说,机械的心态似乎很明显(就像对 W 一样),机械的思维观点的存在与几乎所有行为的原因相同--这是我们的 EP 的默认操作它寻求解释,我们可以故意通过缓慢的思考,而不是在自动化的 S1,其中我们大多仍然忘记。如上所述,Searle 将此描述为 TPI。再次,在第65页,我发现 W 的描述,我们的公理遗传心理学和它的在他的 OC 和其他作品的扩展比 S 的(或任何人的)更深,所以我们不'相信'狗是有意识的,而是它是毋庸置疑的。请参阅本条关于 OC 和 DMS 的本条前面一节。

第5章很好地拆除了 CTM、LOT 等,指出"公司","信息","语法"、"算法"、"逻辑"、"程序"等是观察者相对(即心理)术语,没有物理或数学意义(COS)在这种心理意义上,但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它们最近还得到了其他的感受。再次,人们被迷住了通过使用同一个词忽略了它在使用(意思)上的巨大差异。这些评论都是经典维特根斯坦的延伸,在这方面,我也推荐赫托和里德的论文

第六章"现象学幻觉"(TPI)是我最喜欢的,在拆除这一领域的同时,它既显示了他的最高逻辑能力,也显示了他未能掌握后来 w 的全部力量,以及最近心理学的巨大启发式价值对这两个自我的研究。很明显,TPI 是由于对 S1 的自动化的遗忘,以及将 S2 的缓慢有意识的思维视为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所有的。这是经典的空白石板盲症。很明显 w 显示这大约60年并在我们先天的系统1的只有真实的自动公理化网络的首要位置给出了它的原因。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塞尔在周围跳舞,但始终没有完全到达那里。非常粗略地,关于世界的"观察员独立"功能作为 S1 和'观察者依赖'的特点作为 S2 应该被证明是非常发人深省的。正如 S 所指出的,海德格尔和其他人的本体论完全倒退,但当然,由于他们的 EP 的默认值,几乎每个人都是如此。

但是,真的很重要问题是, S 并没有采取下一步的措施来认识到 TPI 不仅仅是少数哲学

家的失败,而是对我们的 EP 的普遍盲目性,而我们的 ep 本身就是建立在 EP 中的。他实际上状态这几乎在这些话中都有,但如果他真的得到了,他怎么可能不指出它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呢?除罕见的例外情况(例如,吉安娜Tiththanaras 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最近还引人注目地奥修,佛陀,耶稣,菩提达摩,大自由约翰等),我们都是肉木偶在我们的基因编程任务的生活中跌跌撞撞地在我们的基因编程的使命,摧毁地球。我们几乎完全专注于使用第二个自我 S2 人格放纵 s1 的婴儿满足正在创造地狱开地球。和所有生物一样,这只是为了繁殖和积累资源。是的,关于全球变暖和工业文明即将崩溃的噪音太大。下一个世纪,但没有什么可能阻止它。S1 写剧本, s 2 表演出来。迪克和简只是想玩房子--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个,这个,这是宝贝。也许有人可以说 TPI 是我们是人类,而不仅仅是另一个灵长类动物。

关于自我本质的第7章是好的,但没有什么能真正让我觉得是新的。关于财产二元论的第8章要有趣得多,尽管大多是对他以前作品的重述。他上面最后一个开头的引语总结了这一点,当然也是对第一的批判性的坚持-人本体论是完全维特根斯泰尼安.我看到的唯一大错误是他的空白石板或(文化)类型的解释对 p 158 的二元论的错误,当在我的视图,这显然是 TPI 的另一个例子--他(以及几乎其他人)多次犯这个错误,并在 p177 等页上重复,在其他极好的第9章中。基因节目 S1 (主要)拉扯肉木偶的串(收缩肌肉)通过 S2。故事结束了。再次,他需要阅读我的评论或 DMS 的 w 的Oc所以他把 p171 底部的"相信的好理由"和 p171 的顶部改为"知道"(在只有真实的意义上)。

在 p169 上再次提出了一个临界点。"因此,,说一些话和意义,它涉及到两个满足的条件。第一,抵偿的条件,即话语的产生,第二,话语本身应有抵偿的条件"一种看待这一的方法是,无意识的自动系统1激活了系统2更高的皮质意识人格,带来喉咙肌肉收缩,告知别人,它以某些方式看待世界,使其成为潜在的目标行动。在语言前或前语言上取得的巨大进步-语言互动,只有粗肌肉运动能够传达非常有限的信息的意图和 S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第10章。基因节目 S1 (主要)拉扯肉木偶的串(收缩肌肉)通过 S2。故事结束了。再次,他需要阅读我和 DMS 的评论科利瓦,安迪汉密尔顿等, w 的 OC,所以他改变了"很好的理由相信"在底部的 p171 和顶部的 p171 "知道"(在只有真实的意义上)。

他的最后一章"命题的统一性"(以前没有出版)也将从阅读 w 的《关于确定性》或

DMS 的各种书籍和论文中获益匪浅, 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只描述 S1 的真实句子与描述 S1 的真假句子之间的区别描述 S2 的命题。这给我的印象是, 对于 S 的 S1 观念, 我把 s 的看法作为命题, 因为它们只有在一个人开始在 S2 中考虑它们之后才会成为 T 或 F。然而, 他的观点, 主张允许陈述真实或潜在的真相和虚假, 过去和未来的谎言, 从而提供一个巨大的进步, 超过前或前-语言社会, 是有说服力的。正如他所说: "一个命题是任何能决定满足条件的东西.....。和一个满意的条件..。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或者, 需要补充的是, 这可能是、或者可能是或者可能是想象中的情况。"

总的来说, PNC 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许多实质性的进展, 在维特根斯坦由于 s 的半个世纪的工作, 但在我看来, W 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一旦你掌握了他在说什么。理想, 他们应该一起阅读: 搜索明确连贯的散文和概括, 用 W 的敏锐的例子和精彩的格言来说明。如果我是很多年轻我会写一本书这样做。

"所以,,地位功能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它们是由集体意图创造的, 它们的功能是携带神性的力量.....。除了语言本身的重要例外, 所有的制度现实, 以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由具有声明的逻辑形式的言语行为创造的.....。所有人类的体制现实都是由 (具有与 "状态函数声明" 相同逻辑形式的陈述) 创建和维护的, 包括非声明形式的言语行为的案例"。

Searle MSWp11-13

"信仰和话语一样, 都有向下或心灵 (或文字) 走向世界的契合。欲望和意图, 就像命令和承诺一样, 有向上或世界到心灵 (或文字) 适合的方向。信仰或感知, 就像陈述一样, 应该代表世界上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应该适合世界; 他们有适合的思想到世界的方向。欲望、先验的意图和行动中的意图, 如命令和承诺, 都有适合的世界到心灵的方向。它们不应该代表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应该代表我们希望它们是怎样的, 或者我们打算如何使它们成为.....。除了这两个能力之外, 还有第三个想象, 其中命题内容不应该以认知和意志的命题内容适合现实的方式来适应现实。与世界相关的承诺被放弃, 我们有一个命题内容, 它代表任何一个方向的适合。Searle MSWp15

"就像在有意状态中一样, 我们可以区分状态的类型....." 他说。和国家的内容..。所以在语言理论中, 我们可以区分言语行为的类型..。和命题的内容..。在故意状态的情况下, 我们有相同的命题内容, 具有不同的心理模式, 在言语行为的情况下, 我们有不同

的语言力量或类型。此外,正如我的信仰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因此有适合的心灵对世界的方向,所以我的陈述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从而有一个字对世界的适合方向。正如我的欲望或意图不能是真实的或虚假的,但可以以各种方式满足或不满足一样,我的命令和承诺也不能是真实的,也不能是虚假的,而是可以以各种方式满足或不满足的--我们可以想到所有故意的状态提出内容和适合的方向作为他们的满意条件的表示。信仰代表它的真理条件,一个欲望代表它的满足条件,一个意图代表它'正在执行的条件'..。故意状态代表它的满足条件..。人们错误地认为每一个心理表象都必须有意识地思考..。但我使用的表示的概念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本体论的概念。任何有满足条件的东西,都可以以一种意图的特点成功或失败,是根据定义 a 它的满意条件的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会现象的满意度条件来分析社会现象的意图结构。 Searle MSW p 28-32

"前四种类型的语音行为在有意状态下具有精确的类似物:对应于断言是信仰,对应于指令是欲望,对应于委托管理人是意图和对应的表达式是整个范围的情绪和其他故意的状态,其中普雷苏普适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声明中没有语言前的类比。无意的蓄意状态不能通过代表已经存在的事实来创造世界上的事实。这一了不起的壮举需要一种语言 "MSW p69

"扬声器的意思是..。是在抵偿条件上强加的抵偿条件。这样做的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它需要能够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思考,其方式对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在一个层面上,说话者故意产生身体上的话语,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话语代表着某种东西。而同样的二元性也感染了符号本身。在一个层面上,它和其他物体一样是一个物理对象。在另一个层面上,它有一个意义:它代表了一种状态 "

"...一旦你有了语言,你就不可避免地拥有义务,因为你不可能根据这个行为做出明确的言论行为一种语言的发明,而不创造承诺。这不仅适用于陈述,也适用于所有言语行为 "

这就提出了另一个在 W 中很突出但被 S 否认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出描述,而不是理论。S 坚持认为他提供的理论,但当然 "理论" 和 "描述" 也是语言游戏,在我看来, S 的理论通常是 W 的描述-玫瑰的任何其他名称..。W 的观点是,通过坚持我们都知道是真实的行为的精明的例子,我们避免了试图解释所有行为 (所有语言游戏)

的理论的流沙,而 S 想要概括,不可避免地误入歧途(他给出)他自己在刚果国家警察中犯错的几个例子)。当 S 和其他人无休止地修改他们的理论,以解释各种语言游戏,他们越来越接近地描述行为的方式,许多的例子 w。

初级语言游戏 (PLG) 是由我们的非自愿,系统 1,快速思维,镜像神经元,只有真实,非命题,精神状态-我们的感知和记忆和反身行为 ('将'),包括系统1的真理和 UA1--对代理 1-和情绪 1-如喜悦,爱,愤怒,这可以被描述为因果关系,而进化后期的第二语言游戏 (SLG 的) 是自愿的表达或描述,系统 2,慢思维,辅导神经元,可测试的真假,命题2和 UA2 和情绪 2-快乐,爱,恨,处置(往往反事实)想象,假设,意图,思考,思考,相信,等等,这只能用术语来描述原因(即,它是一个事实,试图描述系统2在神经化学,原子物理,数学,只是没有感觉-见 W 为许多例子和 Searle 为好的论述)。

不可能用原因来描述系统1的自动化(例如,'我看到它是一个苹果,因为...'),除非你想给出一个理由,在 EP,遗传学,生理学,正如 W 已经反复证明,它是毫无意义的给"解释"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将来会有意义--"没有什么隐藏的"--它们现在是有意义的,也不是永远没有。

一个强有力的启发式是分离行为和经验入意图1和意图 2(例如,认为1和想法 2,情感1和情感2等)和甚而入真正 1 (T 仅公理) 和真理 2 (经验引伸或"定理",它产生于真理 1) 的逻辑扩展。W 认识到 "什么都不是隐藏的"---我们的整个心理和所有哲学问题的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中,困难不是要找到答案,而是像在我们面前一样永远地认识到答案--我们只需要去别再想看得更深了

这里的想法已经公布,对于那些跟上塞尔作品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会让他们感到意外。

我觉得 W 有一个更好的把握的心态/语言的连接,因为他认为他们作为在许多情况下的同义词,他的工作是一个辉煌的阐述心态,在许多敏锐的例子语言使用的示例。正如上面所引用的,"现在如果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果联系,那么心灵的活动就在我们面前是开放的"人们可以否认,对我们的因果关系或自由意志的概念(语言游戏)的任何修正都是必要的,甚至是可能的。你可以阅读几乎任何页面的 w 的原因。用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等例子来谈论世界上的怪事是一回事,但说任何与我们正常使用词汇有关

的事情都是另一回事。

神论结构或 "社会胶" 是 S1 的自动快速动作, 产生了 S2 的缓慢配置, 在个人发展过程中, S2 被无情地扩展为一系列自动无意识的普遍文化神性关系。其他 (S3)。虽然这是我的行为报告, 但我希望它能公平地描述 S 的工作。

对我来说, (就像 W 一样), 机械的心灵观是存在的, 这似乎是很明显的出于同样的原因, 几乎所有行为--它是我们的 EP 的默认操作, 它寻求解释, 我们可以通过缓慢的方式, 而不是在自动化 S1, 其中我们大多仍然健忘 (TPI)。我发现 W 对我们公理化遗传心理学的描述及其在他的 OC 和其他第三阶段的扩展工作比 S 的 (或任何人的) 更深入, 所以我们不 '相信' 狗是有意识的, 而是它不开放 (不可能) 怀疑。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 Searle 多年来在他的《创造社会世界》(2010年) 所提出的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 '社会粘合剂' 的逻辑结构方面所做的精彩总结。

S 多年前引入的一个重要概念是 "满足条件" (COS) 在我们的思想 (命题 S2), W 所谓的倾向或处置的立场-仍然被所谓的不恰当的术语 "命题态度" 被许多人。COS 在许多地方被解释为 s, 例如在 PNC 的 p169 上: "因此, 说一些东西和意义涉及到两个满足的条件。第一, 抵偿的条件, 即话语的产生, 第二, 话语本身应有抵偿的条件" 正如 S 在刚果国家警察中所说, "一个命题是任何可以决定满意条件的命题....."。和一个满意的条件..。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或者, 需要补充的是, 这可能是、或者可能是或者可能被想象为这种情况, 正如他在《城市生活垃圾》中所表明的那样。关于意图, "为了得到满足, 意图本身必须在行动的产生中发挥因果关系"。(MSWp34)。

大多数人将大大受益于阅读 W 的 "在确定性" 或 "RPP1 和 2" 或 DMS 的两本书关于 OC (见我的评论), 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描述 S1 的仅真实的句子与描述 S2 的真实或虚假命题之间的区别。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远远优越的方法 s 的 S1 的看法作为命题 (至少在他的工作中的一些地方), 因为他们只能成为 T 或 F (方面 S 叫他们在这里) 后, 一个人开始思考他们在 S2。然而, 他在刚果国家警察中的观点是, 提案允许陈述实际或潜在的真相和谎言、过去和未来以及幻想, 从而比之前或未来提供了巨大的进步-语言社会, 是有说服力的。

S 通常描述了注意一个事件的不同级别描述的关键需要,因此对于 IA (行动中的意图) "我们有不同级别的描述, 其中一个级别是由较低级别的行为构成的..。除了通过关系的构成, 我们也有通过关系的因果 " (第37页)。

因此, 认识 S1 只是向上的因果和无内容 (缺乏“表示”或“信息”), 而 S2 已“内容”和下降的因果 (例如, 见赫托和Myin ' s"激进积极活动) 我会改变段落从第39页开始 "在总和" 和结束Pg40以 "满意的条件" 如下。

总之, 感知、记忆和反身的意图和行动 ("意志") 是由我们的 S1 只真实的公理化 EP 的自动功能引起的。通过事先的意图和行动中的意图, 我们试图将我们希望事物与我们认为的方式相匹配。我们应该看到, 信仰, 欲望 (和想象-欲望时间转移, 所以与意图分离) 和其他 S2 命题的处置, 我们缓慢的思维后来进化第二自我, 完全依赖 (有他们的 COS in) CSR(合理的自我反省)快速自动原始的真正只有反身 S1。在语言中, 也许在神经生理学中, 有中间或混合的情况, 如有意 (先前的意图) 或记忆, 与 COS (即与 S1) 的因果联系是时间转移的, 因为它们代表过去或未来, 而不是 S1。总是在现在。这两个系统相互供给, 经常精心策划的博学的神文化关系无缝, 使我们的正常经验是我们有意识地控制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主导我们生活的巨大认知幻象领域被描述为 "现象学幻象"。

他在结束这一惊人的篇章时, 可能第1 0次重复他认为几乎与每个人一样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错误--"自由意志" 的体验可能是 "虚幻的"。它以一种非常直接和不可阻挡的方式出现, 无论是 W 的第3阶段作品还是当代心理学的观察, "意志"、"自我" 和 "意识" 都是系统1的公理化的只真实元素, 就像视觉、听觉等一样, 而且不可能 (清晰) 地证明 (给人理解) 他们的谎言。由于 W 多次非常清楚地表明, 它们是判断的基础, 因此无法判断。S 理解并在其他上下文中使用了基本相同的论点 (如怀疑论、独断策), 因此他看不到这种类比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当他说我们有 "很好的证据" 证明我们的狗是这样的事情时, 他经常犯这个错误意识等。我们心理学的真理唯一公理不是证据。在这里, 你有其中一个最好的描述性心理学家s因为 W, 所以这不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他的总结德翁学在 p50 需要翻译。因此, "你必须有一种前语言形式的集体意图, 语言形式是建立在这种形式的基础上的, 你必须要有谈话的集体意图, 才能做出承诺", 如果辅以 "S1 的前语言公理是 S2 (即我们的 EP) 的语言倾向的基础, 在我们成熟的过程中,

s2 的语言倾向演变为其文化表现形式。

由于状态函数声明在德翁学理解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解释了这里相关的'函数'的概念。"函数是一个有目的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函数是意图相关的,因此依赖于心灵..。状态函数..。需要。。。集体强加和承认地位"(第59页)。

再次,我建议翻译"语言的意图是由人的内在或思想独立的意图"(p66)为"语言,有意识处置S2是由S1"(p68)的无意识公理化反射函数产生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记住,行为是由生物学编程的。

然而,我强烈反对他在p66-67和他的著作中的其他地方的发言,即S1(即记忆、感知、反射行为)有一个命题(即真实的)结构。正如我在上面和其他评论中多次提到的,W是正确的似乎是非常清楚的,它是理解行为的基础,只有S2是命题,S1是公理化的,只有真理。它们都有COS和拟合方向(DOF),因为S1的遗传、公理化意图产生S2的遗传意图,但是,如果S1是同样意义上的命题,这意味着怀疑论是可以理解的,那么W之前的哲学就会卷土重来,事实上,社会生活(也许所有的动物生命都取决于人们认为什么是"命题")是不可能的正如W无数次展示和生物学如此清晰地显示的那样,生命必须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自动无意识的快速反应。总是有疑问和停顿要反思的生物会死亡(无法进化)。

与他的评论(p70)相反,我无法想象一种语言对物质物体缺乏文字,就像我无法想象一个视觉系统看不见它们一样,因为将世界分割成物体是视觉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因此语言的语言也是如此。描述他们。同样,我看不出物体在有意识的领域中很突出,也看不到句子被分割成单词的任何问题。对于我们进化史的存有来说,这怎么可能这样呢?

在p72和其他地方,它将有助于记住表达式是S1的原始反身PLG,而表示是S2的处置SLG。

另一个翻译来自哲学在第79页的第二段中,需要将英语译成英语,以"到目前为止为止"和结尾"以前听到"。"我们通过使用带有句法的句子中的单词组成的公共语言来传达意义。

对于他关于语言和写作特殊性质的问题4和 5, 我会回答: "它们很特别, 因为声带振动的短波长使声音肌肉的振动变得更高"带宽信息传输比其他肌肉的收缩, 这是平均几个数量级更高的视觉信息。

在 p106 上, 对问题 2 (我们如何摆脱它--即为什么? 它的工作原理) 是 EP 和 S1, 他的声明, "我的主要阐述策略在这本书中试图使家庭阿尔似乎奇怪和惊人的"当然是经典的维特根斯坦。他在下一页上声称, 对于人们为什么接受机构, 没有普遍的答案, 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他们的原因与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原因相同--他们的 EP 是包容性健身的结果。它促进了欧洲经济区 (进化适应环境) 的生存和繁殖。关于我们的一切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在遗传学上崩溃了。这里所有关于 "语言外惯例" 和 "额外语义语义" 的模糊讨论 (例如, 第114页) 实际上都是指 EP, 特别是 S1 的无意识自动化是所有行为的基础。是的, 正如 W 多次说过的, 最熟悉的是因为这个原因看不见。

S 关于语言对游戏至关重要的建议 (第115页) 肯定是错误的。完全不识字的聋哑人可以打牌, 足球, 甚至下棋, 但当然, 最低限度的计数能力将是必要的。我同意 (第121页), 假装和想象的能力 (例如, 时间和空间变化所涉及的概念, 即反事实或好像的概念), 是完全形式的人类能力, 对更高层次的思想至关重要。但即使在这里也有许多动物的前兆 (必须有), 比如仪式上的战斗和交配舞蹈的姿态, 保龄球鸟对交配地点的装饰, 母鸟的断翼伪装, 猴子的假警报, "更干净" 的鱼, 采取咬掉它们的猎物, 模拟许多动物的鹰和鸽子策略 (骗子)。

他对理性的讨论需要更多的翻译 (第126页及其后)。说思维是命题, 处理真实或虚假的 "主体" 意味着它是一个典型的 S2 性格, 可以测试, 而不是 S1 的只真实的自动认知功能。

在《自由意志、理性和制度事实》中, 他更新了他的经典著作《行动中的理性》的部分内容, 并创造了一些新的术语来描述我认为不恰当的实际原因的正式机构。"派系实体似乎与处置和 '动机' (欲望或义务)、'执行者' (身体肌肉)、'构成者' (言语肌肉) 和 '总原因' (所有相关的配置) 没有区别, 至少在这里似乎增加了清晰度 (第126-132 页))。

我们应该在这里做一些很少发生在人类行为讨论中的事情, 并提醒自己它的生物学。

通过包容性健身的进化已经编程S1 的无意识快速反身因果作用, 往往会导致 S2 的有意识的缓慢思维 (通常由 S3 的文化延伸修改), 这就产生了行动的原因, 往往导致 S1 激活身体和/或言语肌肉导致操作。一般的机制是通过神经传递和大脑目标区域的各种神经调节剂的变化。这似乎是不恰当的好吧, 但是有一种优点, 那就是它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 考虑到我们更高层次思想的复杂性, 我认为一般的描述不会简单得多。整体认知错觉 (被 s' 现象学幻觉' 称为) 是, S2 有意识地产生了行动, 我们完全意识到并控制了这些行为, 但任何熟悉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这种观点不是可信。

再次, 我将重复一些重要的概念。S 澄清的另一个想法是《欲望独立的行动理由》(DIRA)。我想把 S 对《城市生活垃圾》第127页的实际理由的总结翻译如下: "我们屈服于我们的愿望 (基因编程需要改变大脑化学), 其中通常包括欲望-独立的行动原因 (Dira-即, 欲望在空间和时间上被取代), 它产生对行为的倾向, 这些行为迟早会导致肌肉运动, 为我们的包容性健身服务 (增加我们自身和那些密切相关的基因的生存能力)。我将重申他对第129页的描述, 即我们如何执行 DIRA2(即系统2中的 DIRA 语言游戏) 作为 "悖论的解决是, 无意识的 DIRA1 服务长期包容性健身产生有意识的 DIRA2, 这往往会压倒短期的个人直接欲望。代理确实有意识地创建 DIRA2 的近因, 但这些都是无意识 DIRA1 (最终原因) 非常受限制的扩展。奥巴马和教皇希望帮助穷人, 因为这是 "正确的""但最终的原因是他们大脑化学的变化, 增加了他们远古祖先的包容性健康(此外, 还有例如, Neomarxist 第三世界至上主义摧毁美国和世界)。

通过包容性健身进化已经编程了 S1 的无意识快速反身因果作用, 这往往会引起 S2 的有意识的缓慢思维, 这产生的行动原因, 往往导致激活身体和/或言语肌肉的 S1 引起的行动。一般的机制是通过神经传递和大脑目标区域的神经调节剂的变化。整体认知错觉 (由 s "现象学幻觉", 由平克 "空白石板" 和图比和科斯米德斯的 "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是, S2 已经产生的行动有意识的原因, 我们完全知道和控制, 但任何人熟悉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可以看出, 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

因此, 我将把他对 p127 的实际原因的总结翻译如下: "我们屈服于我们的欲望 (需要改变大脑化学), 其中通常包括欲望--行动的独立原因 (DIRA), 即在空间和时间上被取代的欲望, 最常见的是互惠的欲望利他主义), 它产生的行为, 通常会产生的行为, 迟早会导

致肌肉运动服务于我们的包容性健身 (增加生存的基因在我们自己和那些密切相关)。
。

与 S 对 p128 的评论相反, 我认为如果有适当的定义, DIRA 在更高的动物中是普遍的, 而不是人类独有的 (认为母鸡妈妈保护她的幼崽不受狐狸的影响), 如果我们包括 S1 的自动语言前反射 (即 DIRA1), 但肯定是需要语言的 S2 或 DIRA2 的高阶 DIRA 是唯一的人类。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替代和更清晰的描述, 他的 "解释" (w 暗示这些是更好地称为 '描述') 在第129页的底部的悖论, 我们可以自愿进行 DIRA2 (即, S2 的愿望和他们的文化扩展)。也就是说, "解决这一悖论的办法是, 承认独立于愿望的理由可以使欲望成为基础, 从而引起欲望, 尽管它们这样做在逻辑上并非不可避免, 也不是经验上普遍存在的", 可以翻译为 "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是, 无意识的 DIRA1 服务长期包容性的健身产生有意识的 DIRA2, 这往往会压倒短期的个人直接欲望。同样, 他 p130-31—it 讨论这个问题的是 EP, RA, IF, S1 (进化心理学), 对等利他主义, 包容性健身, 系统 1), 它的基础的处置和随后的行动 S2。

在 p140, 他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德翁学从生物学, 但当然, 我们必须得到他们从生物学, 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 上面的描述显示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与他的声明相反, 最强烈的倾向总是占主导地位 (顾名思义, 否则它不是最强的), 但德翁学工作, 因为固有的编程 ra 和 IF 覆盖立即个人短期欲望。他对 s 1 和 s 2 的自然和培养的困惑, 延伸到关于第143页的结论2和3。代理确实创建了 DIRA2 的近因, 但这些不仅仅是任何东西, 但除了少数 (如果有的话), DIRA1 (最终原因) 的非常受限制的扩展。如果他真的想把德翁学仅对我们有意识的决定, 那么他是 "现象学幻象" (TPI) 的猎物, 他在他的经典论文中如此美丽地摧毁了这个名字 (见我对 PNC 的评论)。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 最近有大量的研究关于内隐认知 暴露中。认知错觉, 这包括我们的个性。TPI 不仅是一个无害的哲学错误, 而且是对我们生物学的普遍遗忘, 它产生了我们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错觉, 其后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在未来150年中, 工业文明将崩溃。

他正确地指出, 没有 "差距", 人类理性就没有意义 (实际上3差距, 他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自由意志 (即选择), 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他正确地指出, 进化可以创造和维持一个不必要的基因和能量昂贵的骗局是不可想象的。但是, 和几乎所有人一样, 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因此他再次暗示 (第133页), 选择可能是一种幻

想。相反,在 **w** 之后,很明显,选择是我们公理化 **S1** 只真实反身行动的一部分,不能毫无矛盾地质疑,因为 **S1** 是质疑的基础。你不能在正常情况下怀疑你正在阅读这一页,因为你对它的认识是怀疑的基础。

现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Searle 最近的一本书《看东西》作为它们是 ' (STATA-2015) 。关于进一步的评论,见全面审查。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从任何哲学,我们是在深刻的麻烦立即,因为在第4页,我们有术语 "感知" 和 '对象',就好像他们被使用了我n一些正常的感觉,但我们在做哲学,所以我们要在语言游戏之间来回波动与没有机会让我们的日常游戏与各种哲学游戏不同。再次,你可以阅读一些贝内特和哈克的 "神经科学和哲学" 或 "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 来感受这一点。可悲,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 Searle (S) 仍然没有采用这两种制度框架,所以要保持事情的正常要比需要的要困难得多。

在第6页,相信和断言是系统2的一部分,它是语言的、审议的、缓慢的,没有确切的发生时间,而 "下雨" 是他们的公共满意度 (COS2) (维特根斯坦的传递)--也就是说,它是命题和代表性,而不是精神状态,我们只能用理由来理解它,而视觉体验 (维塞普) 是系统 1, 所以要求 (为了清晰度,为了理智),它是下雨 (它的 COS1), 并有一个确定的发生时间,是快速的 (通常低于500毫秒),不可测试(维特根斯坦的只真实或不可传递的), 和非公共的,自动的,而不是语言的,即不是命题和陈述,只能用精神状态的原因来描述。尽管的这在 p7 粉碎可怕的 (但仍然相当流行) 术语 "命题态度" 后,他说,感知有命题内容,但我同意 **w**, **S1** 是真实的,因此不能是命题的任何意义,如 **S2**命题是公共的(COS)), 是真实的或假。

在 p12 上,请记住,他描述的是系统 1 (**S1**) 的自动化,然后他指出,为了描述世界,我们只能重复这种描述,**w** 指出这显示了语言的局限性。 p13 段落中间的最后一句需要翻译 (像大多数哲学一样!), 因此 "主观体验有一个内容,哲学家称之为有意的内容,而有意内容的规范与故意内容呈现给你的情况的描述等。我想说的是, '感知是系统1的精神状态,只能用系统2的公共语言来描述'"当他在结束时再次指出,相信的描述与对我们感知的描述是等价的,他正在重复 **w** 很久以前注意到的内容,这是由于 **S1** 是非语言的,描述、相信、知道、期待等都是不同的心理或故意模式或语言游戏玩相同的词。

在第23页,他提到私人的"经验",但文字是 S2,并描述公共事件,所以什么证明我们使用的词为'私人经验'(即 S1)只能是他们的公共表现(S2)--即语言,我们都使用来描述公共行为,即使对我自己来说,我也没有任何办法把语言附加到内部的东西上。这当然是 W 反对私人语言可能性的论点。他还多次提到, X 的幻觉和看到 X 是一样的,但除了我们倾向于使用同样的词之外,对此的考验又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根据定义是相同的,所以这个论点听起来是空洞的。

在 p35 顶部,他再次正确地攻击使用"命题态度",这不是对一个句子的态度,而是对其公共 COS 的态度(处置),即,对事实或真相制造者。然后他说:"比如,如果我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内容就是我面前有一个人。对象是该男子本人。如果我有相应的幻觉,感知体验有内容,但没有对象。内容可以是完全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但内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象的存在。我所看到的是,'物体'通常在这个世界上,并创造了精神状态(S1),如果我们用语言来表达,它就变成了 S2 与 COS2(即,公众真相制造者),这确实需要公共对象,但对于幻觉(或直接大脑刺激等)来说,"物体"只是大脑激活所产生的类似的精神状态。

正如 W 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最大的错误不是理解感知,而是理解语言--哲学本身的所有问题都是完全一样-没有仔细研究语言在特定上下文中的工作原理,以便产生清晰的 COS。

在第61页的中间,我们看到了当我们未能将 S1 和 S2 分开时,在这里和任何地方出现的混乱。要么我们不能在 S1 中提及陈述,要么我们至少必须称它们为 R1,并意识到它们没有公共 COS,即没有 COS2。

在 p63 上,不可分离性只意味着它是 S1 的一个导致自动功能,而不是 S2 的一个推理的、自愿的功能。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下一页,但当然与整本书和所有的哲学有关,非常不幸的是,Searle,以及几乎所有的行为科学,都无法进入 21 世纪,使用这两个系统术语,呈现如此多的不透明问题非常刺耳。同样,未能把握,它总是只是一个问题,是否它是一个科学问题或一个哲学一个,如果哲学然后哪个语言游戏将被演奏和 cos 是什么在上下文中在有关。

在第64页,他说,"经验"在他的脑海里,但这只是问题--因为 W 明确表示没有私人语言

, 而且贝内特和哈克对整个神经科学界进行了指责, 在正常使用中, "经验" 只能是一种公共现象, 我们对此感到震惊标准, 但对我头脑中的经验有什么考验? 至少是, 这里有一个模糊的地方会导致别人。许多认为这些都不重要, 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重要。大脑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这是一个科学的神经生理问题, 当然也是通过 '经验' 或者 '我看到兔子', 你永远不会意味着神经生理。显然, 这不是一个问题科学调查, 但使用文字的智能。

在 p65 索引、不可拆卸和表示性上, 只是没有采用这两种系统的人使用的更有哲理的术语, 而不是系统1框架用于描述行为 (即几乎每个人)。同样, 对于下面的页面, 如果我们意识到 '对象和状态的事情', '视觉体验', '完全确定' 等, 只是语言游戏, 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是 COS, 如果我们只是记住 S1 和 S2 的属性,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退出 e 明确和塞尔和其他人可以停止 '挣扎快件 "它。因此 (p69) "现实是确定的" 只意味着感知是 S1 等精神状态, 在这里和现在, 自动的、因果的、不可检验的 (只存在真实的状态), 即, 没有公共测试) 等, 因为所有的配置都是 S2, 所以不是精神状态, 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有原因, 没有原因, 是可测试的 cos 等。

关于 p70, 他指出, 感知行动中的意图 (用我的话说, IA1) 是 S1 (用我的话说是 a1) 的反身行为的一部分, 这些行为可能源于已经反身的 S2 行为 (用我的术语说是 S2A)。

在 p74 的底部到 75, 500毫秒通常被认为是看到 (S1) 和视为 (S2) 之间的近似分界线, 这意味着 S1 将感知传递到 S2 较高的皮质中心, 在那里可以用语言进行思考和表达。

在 p100-101 上, "主观视野" 是 S2, "客观视野" 是 S1, "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意味着我们不玩与 S1 和哲学相同意义上的语言游戏, 以及大量的科学 (例如。), 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在玩语言游戏, 而不是在做科学, 物理就会不一样。

在 p107 上, "感知是透明的", 因为语言是 S2, S1 没有语言, 因为它是自动的和反身的, 所以当说出我所看到的, 或者描述我所看到的, 我只能说 "我看见了一只猫"。W 再次指出, 很久以前, 这显示了语言的局限性。

P110 中间需要从搜索语音到两个系统的说话因此, "因为表现视觉意图是一种亚种的表示, 因为所有的表现都在方面, 视觉表现总是会呈现他们的满足条件在某些方面, 而

不是其他方面。"因为 S1 的感知将他们的数据呈现给 S2, 其中有公共 COS, 我们可以谈论 S1, 就好像它也有公共 COS"。在 p111 上, "条件" 是指 S2 的公共 COS, 即使陈述为真或假、"更低阶" 的事件是指 S1 和 S2。

在 p112 上, 基本的动作和基本的感知是同构的, 因为 S1 将数据反馈给 S2, 而 S2 只能通过反馈到 S1 来收缩肌肉和较低的感知来产生动作(P1)和更高的水平感知(P2)只能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 因为只有一种语言来描述 S1 和 S2。在 p117 底部, 如果他采用这两种系统, 就不那么神秘了框架, 因此, 而不是 "内部连接" 与满意的条件 (我的 COS1), 一个感知将只是被注意到作为 S1 的自动化会导致精神状态。

在第120分的问题上, "因果链" 没有解释力, 因为语言游戏的因为"仅在 S1 或其他非心理现象的性质, 而语义学是 S2, 我们只能聪明地讲更高的理由人类的行为。一种方式这体现是 '意义不在头脑中', 它让我们陷入了其他语言游戏中。

在第121页上说, 它对感知 (S1)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它只是描述了感知语言游戏的条件--它是一种自动的因果精神状态(P1) 当我们谈到系统1.

在第122页, 我认为 "首先, 在本体论客观的世界里, 有些东西是红色的, 因为它能够造成这样的本体论主观视觉体验", 这是不一致的, 因为没有有什么可以这样指 '这个 ' "它应该被表述为 "首先, 对于一些红色的东西, 它只是让它倾向于我叫它 '红色 ' "--和往常一样, 行话一点帮助都没有, 段落的其余部分也是不必要的。

在 p123 上, "背景处置" 是 S1 的自动、因果、精神状态, 正如我, 在与 W 的协议, DMS 和其他人已经说了很多次, 这些不能被智能地称为 "预设", 因为它们是无意识地激活的 "铰链", 是预设的基础。

第七节和第八节 (或整本书或大多数高阶行为或大多数狭义的哲学) 可以标题为 "描述 S1 的因果, 自动, 非语言瞬态心理状态与理性的相互作用的语言游戏, 有意识的, 持久的 S2 语言思维 "和背景不是假设, 也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所有假设的基础是我们公理化的只真实心理学 (w ' 关于确定性 ' 的 "铰链" 或 "行动方式")。从我的评论中可以明显看出, 我认为整个部分缺乏这两个系统框架, w 在 OC 中的见解混淆了, 假设它提供了一种感知的 "解释", 在这种解释中, 它最多只能描述感知语言在各种中的工作

方式上下文。我们只能描述 "红色" 一词是如何使用的, 这就是它的结尾, 对于本节的最后一句, 我们可以说, 作为一个 "红苹果" 的东西, 通常只会导致每个人使用相同的词。

说到较链, 这是可悲的, 有点奇怪, 塞尔没有纳入什么许多((例如, DMS(丹妮尔莫亚尔-夏洛克)一位杰出的当代哲学家和著名的 w 专家))w 在他的《论确定性》中对认识论的革命性变革是现代哲学中最伟大的发现。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哲学或心理学在旧的方式了, 而不看过时和困惑。尽管塞尔几乎完全忽视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但在 2009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前 6年), 他在英国维特根斯坦协会举办并由 DMS 主办的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 所以他当然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化的主题, 他是在这里讨论。我认为这次会议没有发表, 但他的讲座可以从维米奥下载。这似乎是一只老狗学不会新把戏的案例。尽管自从维特根斯坦之后, 他在高阶行为的描述性心理学中开辟了更多的新领域(也许除了彼得哈克的著作相当密集和他的3卷关于人性最近), 一旦他学会了路径他倾向于像我们一样坚持下去。和每个人一样, 他也用法语词 *剧目* 当 t 这里是一个更容易发音并拼写英语单词 "剧目" 和尴尬的 "她" 或扭转性别歧视", 当一个人总是可以使用 "他们" 或 "他们"。尽管他们的智力和教育水平都很高, 学者也是羊。他们几乎都遵循较低的一类半文字不仅进入坏英语, 但成 Neomarxist 第三世界至上主义法西斯主义。

第九节到本章末尾再次显示了一个非常不透明和尴尬的语言游戏, 当试图描述 (没有解释 w 明确) S1 的属性 (即, 玩用来描述 '主要品质' 的语言游戏), 以及这些如何将数据输入 S2 (即, 二级质量'), 然后必须反馈到 S1 才能生成操作。它还显示了一个人在《关于确定性》中没有把握维特根斯坦对 "较链认识论" 的独特看法所犯下的错误。为了说明这一点在双重系统术语中的清晰程度, 我必须改写整个章节 (以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由于我已经在这里重写了好几次章节, 而且在我对 Searle 其他书籍的评论中, 我只给出了几个简短的例子。

第129节的句子 "现实不依赖于经验, 而是相反。有关现实的概念已经涉及产生某种经验的因果能力。所以, 这些经验呈现红色物体的原因是作为一个红色物体的事实本身就涉及到产生这种体验的能力。作为一条直线, 需要产生其他一种体验的能力。其结果是, 如果生物不觉得他们看到的是红色物体或直线, 生物就不可能有这些体验, 而 "在他们看来" 标志着感知体验的内在意图。可以呈现为 "S1 提供 S2 的输入, 我们使用 "红色" 一词的方式在每个上下文中都授权它是 COS, 因此以特定方式使用这些词是看

到红色的含义。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红色,只是看到红色,我们用'似乎'来形容我们有疑问的情况",这并不'似乎'。

关于 p130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世界上事物的性质和我们经验的性质之间是否有重要联系?"可以翻译为"我们的公共语言游戏 (S2) 在感知 (S1) 的描述中有什么用 (一致) 吗?"

第十节 "后向路" 的第一段也许是书中最重要的一段,因为所有的哲学都必须明白,由于在 lang 中描述的方式很多, S2 之间不可能有精确的1:1 连接或减少到 S1 将某一特定事件 (精神状态,即感知、记忆等)。因此,显然不可能捕捉到行为(语言、思维)完美在算法 ('强 AI' 的绝望) 或从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模式推断到众多的行为 (语言游戏-即,无限环境中的单词) 我们用它来形容它。"后向路" 是用于描述 S1 的 S2 语言 (COS)。再次,我认为他未能使用这两个系统框架使这一问题变得相当混乱,如果不是不透明的话。答案是肯定的,他和几乎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失败。Searle 以前对此发表过评论,其他人也发表了评论 (例如,黑客, W 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但似乎没有逃脱大多数哲学家和几乎所有的科学家。

再次,Searle 忽略了《十一节》和 X12 中的观点--我们没有也不可能 "似乎看到" 红色 "或" 似乎 "有记忆或" 假设 "经验和单词之间的关系,而是与构成先天的公理化只有真实的精神状态的所有感知和记忆一样系统 1,我们只是有经验和 "它" 只成为 '红色' 等,当描述在公共语言与这个词在这个上下文中由系统2。我们知道它是红色的,因为它是一个枢纽--这是我们心理学的一条公理,是我们的自动行动,是假设或判断或预设的基础,无法被明智地判断、测试或改变。A 个 w 指出了那么多次 S1 中的错误与 S2 中的错误完全不同。没有解释是可能的--我们只能描述它是如何工作的,所以不可能得到我们的 "解释" 更高的顺序心理学。和往常一样,塞尔犯了一个常见而致命的错误,认为他比维特根斯坦更了解行为 (语言)。读了十年后,我发现 W 的 "精巧的例子"、格言和三例通常比沃西提供更大的照明对其他人的质疑。

"我们可以没有提出任何一种理论, t 这里不能是任何假设在我们的考虑。我们必须消除所有的解释,和描述单独必须采取它地方。(PI 109)。

在 p135 上,描述感知的一种方法是,事件或物体导致神经元激活 (精神状态) 的模式,其自我反身的 COS1 是我们在我们面前看到一朵红玫瑰,在一个正常的讲英语的人的

适当情况下,这导致我们激活肌肉收缩,产生"我看到一朵红玫瑰",其 COS2 是有一朵红玫瑰。或者简单地说, S1 在适当的上下文中生成 S2。所以,在 p136 上,我们可以说 S1 导致 S2,我们在这方面表达的词'顺利',描述(但从来没有'解释')如何语言游戏的工作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翻译"基本的行动和基本的感知故意的内容是 i 与满意的条件无关,即使它的特点是非有意地,因为 f 感知的特征在于产生这种类型的体验的能力。而在行动的情况下, e 这种类型的经验包括在他们的能力导致这种身体运动."作为"基本的看法 (S1) 可以自动 (内部) 导致基本的反射行动 (A1) (即, 燃烧手指导致撤回手臂), 只有这样才能进入意识, 以便它可以反映并用语言 (S2) 描述。

在第150页上,问题的关键是,推断,如知道,判断,思考,是一种 S2 处置表示与公共 COS 是信息(真或假),而感知是非信息(见我的评论 Hatto 和 Myin 's 第一书) S1 的自动响应,没有有意义的方式来玩在 S1 中推断的语言游戏。树和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几百棵的 S1 毫秒等,然后通常进入 S2,在那里他们得到的语言连接(形形或看)。

关于第151等地,令人难过的是, Searle 作为他对后来的 W 的不重视的一部分,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 w 中最深刻的颜色词分析'备注颜色',这是在几乎每一个讨论的主题,我看到了缺失。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用颜色词和'相同'、'不同'来玩游戏"的经验',等在这种公共语言上下文中(真或假 statements—COS2),因为在私人语言中没有语言和意义 (S1)。所以,在 S1 的精神状态中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神经科学家除外),但只有当他们进入 S2 时,我们才会对它们说什么。它清楚的天,所有 7. 8 地球上的十亿都有一个稍有不同的神经激活模式每时间他们看到红色, S1 和 S2 之间不可能有完美的相关性。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它是绝对关键让每一个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

关于大桶中的大脑(第157页),只要我们破坏或消除 S1 和 S2 的正常关系,我们就失去了意图的语言游戏。这同样适用于智能机器, W 在 80 多年前明确描述了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活着的人,什么类似(行为像)一个活着的人可以一个说:它有感觉;它看见;是盲目的;盲目的。听见;听见。是聋子;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PI 281)

第6章:是分离主义(几乎和所有哲学论文一样) 语无伦次,这和其他荒谬在他自己的部门里蓬勃发展,甚至在他以前的一些学生中,他在心灵哲学课程中获得了最高分,这或许表明,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停了下来很快在他的维特根斯坦研究。

在 p188 上, 是真实的观察和 '知道' (即 K1) 是相同的, 因为 S1 是真实的-也就是说, 它是快速, 公理化, 因果自我反射, 自动心理状态, 只能用缓慢, 审议公共语言游戏 S2 来描述。

在204-5 页, 表示总是在一个方面, 因为, 像思考, 知道等, 它是一个处置的 S2 与公共 COS, 这是无限可变的。

再来一次, 我认为这两个系统的使用框架极大地简化了讨论。如果你坚持用 "表示" 的 S1 的 '表示'; 那么人们应该说, R1 有 COS1, 这是短暂的神经生理状态, 所以完全不同于 R2, 有 COS2 (方面的智力形状), 是公共的, 语言可表达的状态, 无意识的精神状态的概念是非合法的, 因为这样的语言游戏缺乏任何明确的意义。

遗憾的是, 在 p211 Searle 上, 也许是第十次在他的作品 (并无休止地在他的讲座), 说 '自由意志' 可能是虚幻的, 但正如30年代所指出的, 我们不能连贯地否认或判断我们有选择这样的 '较链', 也不能看到、听到、睡觉、有手等, 因为这些话表达了我们唯一真实的公理心理学, 我们的自动行为, 是行动的基础。

在第219页底部和222返回页首--正是 W 在他的作品中, 最终在《关于确定性》中指出, 行为不可能有证据依据, 其基础是我们的动物确定性或行为方式, 是怀疑和确定性的基础, 是不容怀疑的 (S1 的较链)。他还多次指出, 我们的基本认知 (S1) 中的一个 "错误" 没有公共 COS, 也无法测试 (与 S2 不同), 如果是重大的或持续存在的, 不会导致进一步的测试, 而是导致精神错乱。

现象主义第227篇: 在我对《新世纪的哲学》的评论中, 看到我对塞尔的优秀文章《现象学的幻觉》的广泛评论。甚至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私人经历称为 "现象"、"看到" 或其他任何东西。正如 W 向我们所表明的那样, 语言只能是一种公共可测试的活动 (没有私人语言)。而在 p230 上, 问题不在于 "理论" 似乎是不够的, 而在于 (和大多数 (如果不是所有的话) 哲学理论一样, 它是语无伦次的。它使用的语言没有明确的 COS。正如 W 坚持认为我们能做的就是描述--是科学家们能够提出理论。

说到底, 这是经典的 Searle--它非常出色, 至少和其他人一样出色, 但对后来的维特根

斯坦的基本见解缺乏了解,对这两种思维框架系统也没有把握,这可能有使它辉煌。

I再次指出, W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些 "难题",建议一些 "心理现象" (即导致公共行为的处置词) 可能源于大脑中的混乱过程,没有任何相应的到内存跟踪,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大脑过程可识别为一个单一的意图或行动-因果链结束没有痕迹,因为 '、"事件" 和 "时间" 不再适用 (有用--具有清晰的 COS)。随后,许多人根据物理学和复杂性和混沌性科学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人们必须记住,现代意义上的 "混乱" 意味着由法律决定,但不可预测,混乱的科学直到他死后很久才存在。和再次让我注意到,混沌理论已被证明是不可判定和不完整的 (在戈德尔的感)。

我们所有的行为 (或大脑功能,如果你愿意) 有它的起源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所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文学、宗教等的 "人文科学",和"硬物理、数学和生物科学学是一个混合的语言游戏问题,我在这里讨论过,与真正的科学方面的经验事实是什么。科学主义永远是目前和我重复一遍维特根斯坦很久以前告诉我们的

"哲学家们不断地看到科学的方法在他们的眼前,并不可抗拒地诱惑以科学的方式提问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并导致哲学家进入完全的黑暗。
(BBB p18)

我的论点是,这里突出的意图 (理性、思想、思想、语言、个性等) 表或多或少准确地描述了我们如何思考和行为,因此它不包括只是哲学和心理学,但其他一切 (历史,文学,数学,政治等)。

的关键是社会是生物学,它是遗忘,它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支持自杀乌托邦的理想,导致不可阻挡地对地球上的地狱。我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点 "在21自杀乌托邦的错觉^译世纪' 4ed. (2019年) 和 '自杀由民主:一个美国和世界诤告2^{恩德}(2019年)。